

別緻 時代

演繹跨世代
性別聲響

2020

20

劉芷妤〈嫦娥應悔〉

19

劉芷妤〈火車做夢〉

18

顧德莎〈他和她〉

張亦綯〈性意思史〉

17

楊双子《花開時節》

14

林新惠〈佑佑〉

10

10

林佑軒〈女兒命〉

98

郝譽翔〈萎縮的夜〉

97

李昂〈彩妝血祭〉

92

陳玉慧《徵婚啟事》

80

80

袁瓊瓊〈自己的天空〉

71

張李德和〈畫菊自序〉

61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

61

陳若曦〈最後夜戲〉

37

翁鬧〈夜明け前の戀物語〉

36

葉陶〈愛の結晶〉

30

黃金川〈女學生〉

1930

別緻 時代

演繹跨世代
性別聲響

第一屆文學劇本
改編工作坊劇作集

改編是文學跨到表演的彩虹橋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 蘇碩斌

這本《別緻時代》劇本選集，原件都是來自文學作品，透過改編進到劇場，更能展現多元的動能，彷彿一座彩虹橋。

文學是作家的一人創作，一支筆一張紙就有千軍萬馬般的世界，累積為臺灣留下龐大的精神資產；然而即使耐得住時代沖洗的經典，一旦置身視覺媒介強支配的當今，恐怕也必須順應情勢、換裝上陣。

因此，地緣親近的臺文館和衛武營這兩個臺灣最優秀藝文機構（雖然害臊自己稱讚但確實是真的）之攜手合作，就是希望文學可以進到集體表演的戲劇圈——而改編劇本正是串連二館的因緣。雙方展開縝密規畫課程、揪團學界業界名師、徵選熱情的教育現場人才，在二〇二一年八月兩個周末的歡樂氣氛與苦惱討論中終於具體落實，進而經過數月的修潤、調校，終於成為一本電子書。

這是臺文館近年拓展改編能量的重要一環，其他如參與文策院的IP開發、徵選文學數位遊戲腳本、開發桌遊、舉辦少年說書人營隊，都是各種努力的痕跡。我們相信文學必須是活的，被閱讀的所有文學，都可以載著眾人飄在獨特的想像世界裡。

因為改編劇本，一個人的黑白文字展開成為一群人的七彩表演，想像力於是撬動了社會！

曾經離散的好友，再相聚時雖然激動，
但還是需要一些時間熟悉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藝術總監 簡文彬

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在二〇二一年夏日初試啼聲，經過一年的發酵，在二〇二二夏日的此刻產出這本劇作集。感謝陪伴著我們一路相挺的學員們，感謝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夥伴們，也感謝在後方推動這個計畫前進的老師們。衛武營有藝文教育推廣的使命，我們試著連結大家的力量，拼起青少年藝文教育的永續拼圖。

如果我們打開經典文學的書單，會看見上個世紀的許多「劇本」名列在其中。劇本一直有「閱讀」和「演出」兩種可能的使用方法，當一個創作者閱讀劇本時，也許會本能地想像轉化為演出時的模樣；而當我們看向一般讀者時，劇本在現代是否還能在文學的分類中生存？

「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將文學與劇本編織起來，讓兩個有些疏離的朋友相聚，喝個幾杯，聊聊這些年來各自的變化。對於文學來說，閱讀的方式變得越來越超乎想像，可以在影像中閱

讀，也可以在音樂中閱讀。

這不是一個跨界的合作，劇本與文學本來就是一家子。關鍵是我們為何創作？又為誰創作？這次的計畫中我們將目標放在青少年，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可以被閱讀或以簡易形式演出的劇本更適合臺灣的教育現場。

從二〇二一年八月中在臺南與高雄的文學改編工作坊開始，之後學員經過四個月在導師陪伴機制下的創作發展，再藉由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六號在衛武營表演廳的進階讀劇呈現，並以這個公開讀劇作為意見回饋給予作者們修改，最後在二〇二二年八月由臺灣文學館編輯出版了這本名為《別緻時代》的劇作選，這中間剛好經歷一年的時光。

整個劇本集的創作過程，採用了當代美國劇場界流行的劇本精煉 (play development) 程序。劇本精煉是把劇場當作是一個集體合作的現場表演活動，而劇本終究是要先被演員使用，然後才能呈現在觀眾面前，所以嘗試把劇本創作納入劇場排練過程當中。如同導演可以透過整排來檢視表演是否可行，劇作家也可以透過讀劇過程，來窺探台詞在真正表演時的可能效果，理解演員透過這些台詞進入角色時的感想與困難。這是一個收集回饋想法的程序，透過陪伴的對話與讀劇的具體化，來給予創作者刺激與反饋。

相信經過這一年的精鍊，《別緻時代》裡的劇本片段，對於不論是校園戲劇教學的課堂或是劇場的表演訓練，都會是非常實用的教材，因為這是改編自我們的故事，用的是我們的語言。

前言

改編是文學跨到表演的彩虹橋 蘇碩斌
曾經離散的好友，再相聚時雖然激動，
但還是需要一些時間熟悉 簡文彬
我們的故事，我們的語言 耿一偉

0 0 0
0 0 0
6 0 4
2 6 2

1930
— 黃金川〈女學生〉

— 女性求知追夢的想望

命底 蘇柏棻

0 1 7

1936
— 葉陶〈愛の結晶〉

— 女性自覺的社會實踐

毋是一个人 黃煜安

愛的結晶 謝采芳

0 2 5

1937
— 翁鬧〈夜明け前の戀物語〉

— 男性情慾的獨白書寫

天亮前の戀愛故事 李品萱

天亮前的戀愛相談所 廖弘欣

0 3 7

1961
— 陳若曦〈最後夜戲〉

— 戲棚人生的兩性處境

媽咪 梁家綺

最後夜戲 顏千惠

0 0 0
6 5 5
2 4 3

1961 —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

——少年幽微的同志情事

寂寞的人 陳聖文

那天，在新公園 蔡仔婷

0

6

7

0

6

8

0

7

9

1971 — 張李德和〈畫菊自序〉

——家職女性的自我實現

我的娃娃 黃琦勝

下課 顏千惠

0

8

9

0

9

0

0

9

5

1981 — 袁瓊瓊〈自己的天空〉

——失婚女子的自主人生

自己的天空 陳聖文

女人的日常相談 矯宇菁

1

0

3

1

0

4

1

0

8

1992 — 陳玉慧《徵婚啟事》

——婚姻的群眾想像與盲點

徵選啟事 王毓茹

1

1

7

1

1

8

1997 — 李昂〈彩妝血祭〉

——歷史遺囑中的跨性別討論

夜的新人 張釋分

剃度 廖弘欣

1

2

5

1

2

6

1

3

2

1998
——郝譽翔〈萎縮的夜〉

——兩性本質與心理探討
昨日重現 程皖瑄
致詞 蔡仔婷

1

4

1

2010
——林佑軒〈女兒命〉

——父與子的跨性別理想
水水把拔 黃琦勝
婚紗 蘇柏棻

1

5

7

2014
——林新惠〈佑佑〉

——職業婦女的分身困境

1

1

6

5

1

7

1

2017
——楊双子《花開時節》

——女性命運的歷史叩問
誰才需要吃鮭魚 林佳穎
永不放棄 張伊維
能不能永遠是少女？ 陳佳君

1

8

9

2018
——張亦綯〈性意思史〉

——少女性事的集體失語
知己 張幼玫
路易的性意思史：關於自慰 曾馨霽

1

9

9

2

0

2

0

0

1

7

8

7

2

1

9

0

0

2018

——顧德莎〈他和她〉

——親情背叛的愛恨掙扎

他和她 謝采芳

防颱準備 張釋分

2

1

7

2

1

8

2

2

3

2019

——劉芷好〈火車做夢〉

——如夢似幻的親情憶舊

秘境 張伊維

2

3

1

2

3

2

2020

——劉芷好〈嫦娥應悔〉

——穿越時空的平權叩問

達爾文的進化論全是bullshit 陳佳君

嫦娥 ONLINE 梁家綺

2

4

1

2

4

2

2

5

1

劇作家介紹

後記——文選本事 陳昱成

與文學親近之地——國立臺灣文學館

眾人的藝術中心——眾人的藝術中心

2

6

0

2

7

1

2

7

3

1930

〈女學生〉

黃金川

〈女學生〉為一首七言律詩，收錄於黃金川詩集《金川詩草》之中。詩中表達女子想踏出閨閣，至海外求學的慾望，然而一面擔心己身學問不夠，不似男性能遠遊增廣見聞，一面也勉勵自己能扎實的累積學識，期待女性出頭的來日。《金川詩草》是第一本臺灣女性作家詩集，為黃金川18至23歲婚前的少女時期作品，共有詩作240首，1930年由上海中華書局聚珍版刊行。

改編構想

黃金川在〈女學生〉一作中呈現出一個傳統時代的女性在父權體制下，縱使滿懷熱情與夢想，也無法一展長才，最後留下無奈的哀嘆。筆者想到自己的外祖母出生於戰後不久，思想雖然有其前衛之處，也非常聰明，但迫於生活壓力，最後也只能過上自己不想要的生活。筆者藉由秀霞與鄰居阿嬤婆的對話，展現女人的種種身不由己，悲苦最後也只淪為閒話家常，甚至新時代的秀霞女兒，似乎也有一樣的瓶頸。展現時代中女人的不平與認命。

劇本內容

場景：秀霞客廳

人物：秀霞、阿嬤婆

阿嬤婆：（按門鈴）阿霞開門喔！

秀霞：麥喊！來了啦！

秀霞：阿嬤婆，你來得正好，我才想要去找你，下禮拜我阿母做忌日啦，想要跟你買一隻雞。

阿嬤婆：是喔，時間過那麼快喔，清明才剛過沒多久你阿母又要做忌日囉！好啦好啦，我等等回

去挑一隻好的雞給你。

秀霞：多謝喔！是說你來有什麼事？

阿嬤婆：沒有啦！無聊找你開講而已。啊你剛剛在做啥？

秀霞：你沒看我手上還拿著掃帚！剛剛在邊看電視邊掃地啦。你甘知道最近那個鄧麗君，就是那個很有名那個歌星啊！唱《小城故事》的那個。往生啦！

阿嬪婆：有喔我有看到新聞，那麼可惜，算一算也是很年輕。真薄命！一輩子這樣沒嫁沒娶，死了也沒人捧斗，真可憐。

秀霞：不會啦！有嫁有娶的哪有比較好命。查某郎不用顧家，還可以專心拚事業，多好！

阿嬪婆：對齣，你頭仔以前也沒對你多好，現在還住在安養中心一動不動的，讓你多煩惱齣！剛剛郵差不是來發帳單，阿你錢有夠嗎？你不是還要付你頭仔的住院費？

秀霞：（停頓）有啦！我後院那些回收賣一賣，加上這一波西瓜收成都夠啦！我女兒上個月才給我匯一萬元過來而已，我都沒花去，都存起來，她給我的錢我都沒花掉，自己有夠用就好，反正那些以後也是可以留給他們。啊你兒子平常會給你生活費嗎？

阿嬪婆：（略顯尷尬）沒啦……他就，啊是說，你女兒清明節不回來，這次她阿嬪忌日，她還是不回來喔！

秀霞：不會吧！她們那一輩又沒在要緊這個，而且一趟飛機遠得要死，她也還要上班，回來多麻煩！

阿嬪婆：（大聲）所以我就說了啊！養女兒有什麼用，長大來還不是別人家的！你倒好，送人家，還送到國外去！女人家出國讀書讀到不回家過節，成何體統！還讀到研究有什麼用處。不是我在為你打抱不平，你這樣養一個女兒養到十八歲，之後也沒見她怎麼回來孝順你，就這樣待在國外不回家，這樣真的不好啦！啊她老公又是做什麼呢？

秀霞：聽說是做電腦的啦！詳細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不過三天兩頭也會打電話來給我關心捏！我年輕雖然沒讀什麼書，好歹也考過現在的省南女，女人家還是多讀點書比較好啦，比較有出息！像你之前還不是也讀到大學，那年代女人都可以讀書讀這麼高，何況現在呢？

阿嬪婆：啊你看我，讀到大學現在還不是在這裡賣雞，有什麼用啊！

秀霞：賣雞哪有什麼不好？至少接你阿爸的事業，也養得活自己啊！

阿嬪婆：那是他兒子都不想接他的工作，才叫我嫁回來村庄頭，順便幫他養雞，我那兩個哥哥現在當台商，生意做那麼大，結果從來不回家，兩個老的都丟給我照顧，錢也是我在出。
（停頓）啊你那時冊怎麼沒繼續讀上去啊！

秀霞：你還記得以前小時候，在村中住最大間厝那家嗎？姓林的那家，她女兒考不上高中，她爸爸多生氣啊！生氣歸生氣也不敢打，怕被人聽聽去見笑，她家還是跟日本人做生意的，禁不起在日本人面前漏氣，只好跑來我家跟我買學歷。

阿嬪婆：有這種事？我們都沒人知道！結果咧，你應該很有面子的齣？

秀霞：結果喔，結果就是那個貪財的媽媽，嫌人家錢拿不夠，在那邊唱秋、開條件，姓林的哪禁得起，轉頭就說要走，不得已，我媽媽就叫我給人家跪，跪到他們答應才能起來。後來姓林的氣消了，酸了兩句，還是有多給我媽一筆錢。

兩人沉默。

秀霞：一輩子什麼都被我阿母賣去，學歷也是，婚姻也是。

阿嬤婆：（沉默）好啦，我要去餵雞了，我回去了蛤！

秀霞：（關門）記得我的雞哈！

秀霞：（對著阿嬤婆離去的方向說）在那邊講什麼五四三，講我女兒不回來過清明，還不是咧忌妒，哪像她兒子整天在村裡浪流連，也不去找一份正經工作，連幫她養個雞也不想。自己命好讀到大學，不好好把握有什麼用？（拿起牆邊的掃把繼續掃地）哪像我，中學就沒再讀上去了，讀的還是日本冊，現在的國字根本都看不懂，跟個瞎子沒兩樣。出社會攔嫁一個要死了還要來討債的，現在連我女兒都這樣，栽培到這麼大，嫁這個老公，也不知道對她好不好。生女兒是父母比較好命，不然女兒有什麼用？再怎麼厲害，以後還是要顧家顧孩子，不是嗎？做女人，就是一輩子命差。

（攤開雙手看著掌心）十二歲那年，阿母帶著我來廟埕，去找一個擺攤的算命師，村子裡都說他很會算。阿母拉著我來到算命師的攤前，她說，你幫我看一下這個女孩可以旺財旺厝嗎。算命師看了看我的臉，看了看我的手心，對我阿母說，（看向觀眾）這個查某囡仔很倔強、很聰明，這如果將來好好栽培，以後要不是女醫生，就是讀工程師的命。阿母說，要那些有什麼用，她不能賺錢比較重要。那時算命師嘆了一口氣，說，有好底沒好命。我以前不懂那是什麼意思，現在我懂了。

表演導引

全劇因為只有兩個角色的對話，加上秀霞的個人獨白，可以嘗試讓不同人一起演同一個角色，在對話中，也可以加入一些關於對話內容的情境小劇場，增加戲的活潑感。本劇最大挑戰為台語部分，可以讓學生嘗試以少量台語方式演出，增加其鄉土感，也有助於學生對台語的學習。

1936

〈愛の結晶〉

葉陶

1936年，葉陶於《臺灣新文學》雜誌上發表極短篇小說〈愛の結晶〉，內容以二位出身懸殊的女性之人生境遇為對比，表達出無論背景、無論婚由，女性受困於家庭的犧牲、各自承受的精神煎熬是毫無二致的。

改編構想

〈愛の結晶〉是葉陶在一九三六年所發表的極短篇小說，故事藉由主角素英與以前公學校的同事寶珠偶然重逢的對話，彼此述說生命中的困境與悲哀，展現當時代女性無法孕生子女的悲情及自身的價值衝突。然而，在這樣的女性議題中，男性明明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卻總是被區隔開來。因此，希望透過在素英的生命困境中加入丈夫瑞昌的角色，具體呈現素英的生命困境有一部分是因為瑞昌的疾病、政治壓迫，那麼瑞昌如何應對他們整個家庭的困難，而素英在這樣的困境中如何看待瑞昌，兩夫妻又該如何面對這樣的難關。以此托陳在混沌的時代布幕下，不同女性雖有相同的處境，但在加入個人意念與「隊友」的扶持下，也許會有不同的可能性。

劇本內容

素英對外面轉去，遠遠就看著個困阿龍佇埕埕要玲瓏鼓。

素英：阿龍，阿母轉來矣。你哪會家已佇遮迤迤？阿爸咧？

瑞昌：素英你轉來矣。咳……咳……你去揣頭路敢有順利？咳……咳……

素英：哎喲，你嗽甲按呢哪著起來啦！你小等咧，我燃一寡燒水予你淋。

瑞昌：你免無聞啦，來，這椅子予你小坐一下……咳……

素英：無要緊啦，我坐規下晝矣，你坐啦。

瑞昌：好啦，阿你去揣頭路敢有順利？

素英恬恬毋出聲，繼續添柴燃茶，想欲假做無聽著。

瑞昌：素英……你哪會毋講話？

素英：你免煩惱啦，彼兩間攏相爭欲請我。錢的代誌你毋免煩惱，我處理就好。

瑞昌：敢按呢？是啥物款的工課？愛幾點去上班？敢會足忝？咳……你哪會毋講話？咳……你

是毋是咧騙我？咳……

素英：好啦，你莫遐激動。我只是希望你好好照顧你的身體，賭的我處理就好。

瑞昌：失禮啦，攏是我的病拖累著你佢囡仔……咳……咳……若是我……

素英：哎喲，講啥失禮啦，你的身體上要緊啊。你放心啦，頭拄仔佇路裡搪著月英，伊講會替我
門注意啦。

素英拍拍瑞昌的背，轉身整理東西。

素英：厝稅你就免操煩阿，先去加搭一領衫，咱今仔日已經和陳醫師約好矣！這幾日仔，嗽敢若
加嚴重，咱緊來予陳醫師看一下。阿龍我丟去月英個兜，伊講會使先替咱顧一下。

瑞昌：素英，莫去矣。拄才阿卻姨仔來……咳……咳……咱無錢。

素英：有啦，我答應月英，明仔載欲去個學校鬥煮晝，伊已經有予我工錢矣。

瑞昌：攏是我無路用，只不過予人掠去關十工就帶著這病，拖累你佢阿龍。我是猶有啥物面皮提
你的艱苦錢去看病？……咳……

素英：你是咧講啥拉！咱毋是講好矣，為著阿龍，咱愛振作起來阿。

瑞昌：毋閣，阿卻姨頭仔講三工後若是閣無交厝稅，伊就欲叫人來共咱趕出去。咳……咳……你
共彼錢提去予阿卻姨仔，上無恁母仔囡猶有所在通躑。

素英：哎喲，阿卻姨的心肝哪會遮雄啦，三工，咱是欲去佢從遮濟錢？哎喲，彼當時為著欲醫阿
龍的目矙，會當當的攏提去當了了矣，今是欲去佢從遮濟錢？

素英焦急地走來走去。

素英：（小聲碎語）哎喲，今害矣啦，抑是轉去求阿母……。

瑞昌：你將時講阮阿母欲創啥。咳……莫戀啊啦，阮阿母一定袂白白共咱鬥相共的，伊的性你敢
猶無了解？彼个家就只賭錢佢虛華的外殼爾爾……咳……

素英：知，我哪會毋知。毋閣阿母彼工來講個足想阿龍……

瑞昌：啥？阮阿母當時來的？你哪會無共我講……咳……伊敢有對你講啥物歹聽話？你共我講，
我轉去替你討公道……咳……咳……

素英：好拉，你莫遮激動啦，阿母無講啥，只是個兩個老的思想孫啦。

瑞昌：素英，我的病袂好阿，你千萬毋通為著錢轉去揣阮阿母，我無愛你為著我轉去予個鬪洗，
甚至愛和伊交換啥物，我無值得你按呢……咳……咳……我無值得你按呢。

素英：你莫閣講你的病袂好，我答應你，我袂去揣恁阿母予家已受委屈，你放心，錢的代誌我來
想辦法，你的身體上要緊。

瑞昌：素英：失禮啦……我……咳……我對不起恁母仔囡……無予恁過好日子……咳……

素英：講哈失禮拉，咱雖然無錢，毋閣一家伙仔做伙所有的快樂是無地比的。

素英拿起桌上唯一一張一家三口的合照，邊用衣袖擦拭。

素英：你敢知影下晝轉來的時，我佇公園拄著寶珠，就是彼當時和我做伙無頭路的寶珠。幾若冬無看，伊的面模仔全無仝，規個人消瘦落肉。

瑞昌：寶珠喔，毋是講個翁是大頭家，盍會 (Kala) 按呢？

素英：就是講啊，聽伊講個結婚了後，想欲生一个囡仔，一直攏無消息，過無佹久繼發現身體出問題。原來個翁生理愈做愈大，嘛愈來愈風流，一直去外口揣查某，閣帶病轉來穢予伊。就算後來有身，囡仔也留未牢。

瑞昌：哈……咳……我猶會記得彼當時你的工課出問題，欲予人辭頭路的時，閣是寶珠敲電話共我通知的。伊盍會拄著這款代誌……

素英：就是講啊，而且個大官閣逐工對伊倒剛正削，將無囡仔的代誌攏怪佇伊的頭殼頂，我看伊規個人失神失神。無錢、無勢閣無快樂，就算痛苦也無法度離開，真正足可憐矣。

瑞昌：想袂到伊竟然過了遮呢辛苦。真正是一人一家代……咳……

素英：所擺，就算較艱苦，我恰阿龍有你做伙的日子就是好日子矣。

瑞昌打開抽屜，小心翼翼的拿出一個紅布包。

瑞昌：素英，我無法度予你食好穿好，毋過我未放你一个人煩惱。這支鋼筆恰金幣應該會使換寡

錢，你提去……咳……

素英：袂使！這是你佇《日日新報》做記者的時西川 (にしかわ) さん送你的，咱講好欲留落來做傳家寶，我才無愛提。

瑞昌：你提去拉，這是我這馬唯一會使替這个家做的代誌矣。

素英：你聽我講，錢的代誌你免煩惱，拄才寶珠有問我敢願意予阿龍做伊的契囡，假使阿龍做伊的契囡，按呢咱欲共借錢就較好開喙矣。

瑞昌：寶珠當初遐照顧你，假使阿龍做伊的契囡會使予伊度過生活的痛苦，當然是好，咳……毋閣，阿龍毋是物件，咱袂使用這做條件來借錢。我無愛恰阮阿母仝款。咳……鋼筆恰金幣你提去拉。

素英：毋閣……這是咱初初結婚的時快樂的見證啊……

瑞昌：是啊，彼陣足歡喜、足奢颺的。毋閣，你會記得我捌奢颺過，按呢就有夠矣。素英，咱的生活會得過較要緊，你提去，愛會記得咱攏毋是一个人。

素英：你講了著，咱攏毋是一个人。阿龍，入來搭一領衫，阿母恁你去月英姨仔個兜坦迤。

1. 為符合時代背景，宜全程使用台語演出。
2. 素英為了這個家的經濟必須四處奔波，其實很疲憊但一句「累」都沒說，更展現一肩扛起家計的堅毅，因此勿將其形象解讀為為家庭犧牲奉獻，應聚焦其對家庭困境的態度及對瑞昌的情意。
3. 瑞昌在病中，對家庭經濟狀況無能為力，有些絕望卻又想為家庭付出心力，因此宜展現他有點挫敗、有點懊惱又保有與素英對等的關係。兩人之所以能共渡過危機的關鍵在於：他們都不是用「自己」的處境在思考，而是將自己放入家庭，用「一起」在面對難題。

愛的結晶

謝采芳

改編構想

在此改編場景中，兩個在時代不同權威壓迫下的女子，經歷了各自跌宕起伏、充滿悲歡的人生。經過多年，她們在明媚春光的公園久別重逢。兩人最初以為對方應該早已坐擁幸福，沒想到在對話中，才慢慢撕開彼此的創傷與疤痕，她們雖無法改變過去，但努力以彼此心中仍存的溫柔支持對方。

劇本內容

寶珠：你是素英嗎？

素英：（驚嚇、謹慎地）寶珠嗎？你還是像以前一樣時髦漂亮。

寶珠啾泣。

素英：你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還好嗎？

寶珠：我想有個小孩，但就算生得出來也可能是白癡，不然就是先天性梅毒。

素英：為什麼？

寶珠：我多桑當初安排我結婚，嫁給公務員，結果對方只是長得老實，婚後天天應酬……

素英：怎麼會這樣。（沉默）

素英：今天的公園很舒服，春天很暖和。

寶珠：妳呢？妳都還好嗎？妳後來有結婚或生孩子嗎？

素英：有結婚，也有小孩。

寶珠：幾個？

素英：一個。

寶珠：你的小孩一定很健康。

素英：不是……

寶珠：啊？怎麼了？

素英：（沉默）

寶珠：你的臉色不是不好。

素英：（沉默）

寶珠：到底發生什麼事？

素英：我的孩子的眼睛瞎了。

寶珠：瞎了？為什麼？

素英：醫生說缺乏維他命。

寶珠：天啊，怎麼會這樣。

素英：我當初發現孩子眼睛有點問題，跑去拜託地方福利委員借施療券，也找了醫生，醫生說要給他吃營養的魚肝雞肝。但因為瑞昌搞社會運動，我的工作丟了。沒有工作就沒有錢。家裡連米都買不起了，哪能買得起什麼魚肝雞肝。等到有錢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1937

〈夜明け前の戀物語〉

翁鬧

全篇是一位對來自北海道少女的愛慕者的獨白。極盡刻劃敘事者對情慾的衝動與對肉體結合的渴望。自少年時期曾目睹雞隻交配和己身初戀的失敗，最終懇求少女能同意追求。此篇小說為翁鬧發表於1937年1月31日《臺灣新文學》的作品，其文中所展現出的獨白書寫技巧可謂臺灣文學現代主義的開創者，其小說亦是臺灣現代文學作家中，將情慾入骨於小說中的第一人。

表演導引

寶珠：這個時代，大家都不好過。

素英：實在不好過。（沉默）

寶珠：今天天氣真的很好，春天很暖和。

場景開頭，兩人在最初問起對方安好時，皆懷著舊時印象，預設對方過得很好，而後的轉折才是全劇重點。因此，此劇本的表演關鍵在於，角色聽到不幸時，如何藉由適當沉默來表達其震懾、無助、慈悲等複雜情緒，後方故作輕鬆地談及天氣，與其是無話可說，實則是一種彼此相知相惜的敦厚與溫柔：素英第一次說春天暖和那句，是藉此轉移寶珠注意力不要放在不幸的事；而寶珠最後說春天暖和那句，含有彼此勉勵往好處看之意。

天亮前の戀愛故事

李品萱

改編構想

《天亮前の戀愛故事》改編自日治時期翁鬧的短篇小說〈夜明け前の戀物語〉，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單身三十年卻依然渴望真愛的男性（魯蛇）愛情觀，這是一齣私密的獨白劇，我將原著的日治時期拉回現代，延續臺灣作家翁鬧使用日文創作的想法，在中文文本中穿插日文台詞，並將場景融入日式風格，場景日式泡泡浴的設定也帶出原作本身描繪主角對情慾的聯想和狂放。

劇本內容

翁：僕は生存には全く不適當な人間です。恋の発端はいつも悲慘なものでした。戀愛的開端，總是悲慘的。

翁手裡拿著蓮蓬頭，坐在泡泡浴的「特殊」椅子，像是對著大家演講，說明他失戀的過去。翁會隨著他正在聊的對象改變他的坐姿。

翁：（大方豪邁地坐著）小梅，她是我的青梅竹馬，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我們沒有曖昧也沒有互相喜歡，我跟她……小梅總是留著一頭男生的頭髮，每天放學在那邊打籃球，我告訴你，就算她的內衣透出制服，我一、點、感、覺、都、沒、有（頓）好，我承認，頂多就在背後偷偷多看兩眼好嗎？但那是男生的「天性」，不是受小梅本身的魅力吸引。有一天我去她家還書，就在那天，我遇見了一個女孩，她是小梅的班同學，她的氣場很……不一樣，飄逸的黑長髮、迷人的酒窩，還有她的笑聲、眉毛、甚至是她的指甲……簡直無、懈、可、擊，我第一次清楚知道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什麼，沒錯，我要跟這個女孩在一起，於是我上

前搭訕她，場景大概是長這樣的。

翁：（調整坐姿，端莊且緊繃）「對，我家就住隔壁（吱吱唔唔）妳……平常都在聽什麼音樂？
喔……是喔……那妳都怎麼去學校？喔……很辛苦耶……嗯？我嗎？（看著對方入迷）我平常……都看漫畫、小說，因為很好笑啊，也很漂亮……蛤？喔不是，我是說漫畫很好笑，對，很有趣，還有當然，妳的眼睛……很漂亮……」

翁：然後對方笑了，她笑了，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個臉龐、酒窩，好美，好像因為這張臉蛋而完整了我的十八歲……

翁：在那之後，我每天想著她，想到我連漫畫都看不下去，幸好，當時我從小梅那邊有拿到她的地址，我決定像所有浪漫的愛情故事一樣，主動出擊去她家，當時幫我開門的是她的媽媽，也就是我未來的岳母大人，她請我喝茶，詢問我來找她女兒有什麼事情嗎，我一時之間想不到什麼理由，所以我就說……

大聲並且有氣勢地。

翁：「阿姨，請把您的女兒許配給我吧！大好きです！」

日本樂團 Green 《キセキ》的前奏下，翁開始唱起深情歌曲來表達他的愛意。

翁：「阿姨，我未來的岳母大人，這首歌，獻給您的寶貝女兒。」

泡泡從天而降，漂浮在這個空間中。

在浴室馬賽克上投影出一位穿著婚紗的女子的畫面。

《歌詞》

明日 今日よりも好きになれる

明天會比今天更加愛妳

溢れる想いがとまらない

無法控制滿溢的思念

今もこんなに好きでいるのに言葉にできない

明明這麼愛妳卻無法用言語表達

君のくれた日々が積み重なり

堆積妳給予我的每一天

過ぎ去った日々 二人歩いたキセキ

一起走過的日子 印證我們二人的奇蹟

僕等の出会いがもし偶然ならば運命ならば

如果相遇只是偶然 只是命中的注定

君に巡り逢えたそれってキセキ

能遇到妳就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奇蹟

2人寄りそって歩いて永久の愛の形にして

二人相擁的背影 印證著永恆的愛

いつまでも君の横で笑っていたくて

只是想微笑著陪在妳身邊

「ありがとう」や Ah「愛してる」じゃまだ

說多少次「謝謝妳」ah ah 說多少次「我愛妳」仍然

足りないけどせめて言わせて「幸せです」と

不能夠表達只想告訴妳有妳在 我真的「好幸福」

翁帥氣的 ENDING，投影畫面消失，翁回頭發現投影中的女子不見。

翁：「老婆？妳在哪裡？老婆？？」

翁從浴缸找到一個剛往生的死者的牌位。

頓。

翁：「阿姨……您是說……您先生最近過世了是嗎？……那您女兒一定很難過吧！這種失去爸

爸的痛苦，讓我一起陪伴她好嗎？（頓）啊？她……有男朋友了啊……是從小到大的青梅竹

馬？喔……嗯？妳們再過兩個禮拜要搬回老家？……阿姨，請您節哀順變……」

翁抱著死者的牌位開始啜泣。

翁：「……我沒事，我只是覺得，阿姨的老公過世，我很難過而已……是沒錯，我沒見過他，但……我特別對死人的話題比較敏感一點，就會這樣哭出來……」

表演導引

憑著直覺和感性在走的這號人物「翁」，以喜劇的方式陳述他悲劇的遭遇，黑色幽默加上日式喜劇的無厘頭，因此觀感上完全是令人摸不著頭緒的文本節奏，既然摸不著，那就不用想太多，建議表演直接從文本中感受人物的情感奔放，隨著奔放而出的線條延伸……再延伸！人類的七情六慾就是這麼簡單啦。

天亮前的戀愛相談所

廖弘欣

改編構想

本篇延伸自翁鬧的短篇小說〈天亮前的戀愛故事〉：發表於一九三七年的原作，以第一人稱「我」對著某位女孩訴說對戀愛的渴望與失落，對照作者宛如謎團般的人生，可視作日治時代臺灣文壇對小說的初探。黎明前的曖昧天光下，翁鬧傾吐著自己對戀愛的想像，可是他究竟是對誰說這些話的呢？人有時候是這樣的——面對陌生人，反而可以毫不掩飾地說出內心藏得最深的话。故事就從這裡開始：面對要跳樓自殺的傢伙，一個帶著尖叫雞的神祕男子努力推銷著自己的「戀愛無用論」，可是他究竟為何會出現在這裡？

除了同樣為情所苦外，這齣改編想呼應的是原著「認真的胡鬧」此一精神。日本戰後興起所謂「無賴派」（新戲作派）的文學風潮，但渴望加入日本文壇的翁鬧卻足足早了他們十年，單單

寫了一隻雞騎上另一隻雞就笑嘻嘻地把假道學摔了下去。唐吉軻德舉劍迎向風車，我們用尖叫雞。

劇本內容

本篇為獨白戲，自殺男子未在舞台上亦沒有對白。

黎明前，一名年約三十、身著黑衣黑褲的男子阿闌，悄悄來到天臺靠近馬路的那一側，手裡還拿著一隻尖叫雞。他試探性地朝一名背坐大樓外牆上、貌似同齡的男子搭話——

阿闌：這位朋友？你……（害怕地自言自語／台語）站在牆外也不知道是人還是鬼……（壯著膽子繼續搭話）我只是上來呼吸新鮮空氣的。空氣好新鮮啊！

阿闌以拙劣的演技表演伸懶腰並深呼吸，可是卻噎到了。他打開手機確認空氣品質指數——

阿闌：咳咳……紫爆……

阿闌似乎是瞥見了眼前男人狐疑的眼光，於是他一手舉起尖叫雞、一手指著雞，開始插科打諢了起來。

阿闌：嗯……我，是個脫口秀演員，這是我的 partner，春嬌！是我前女友的名字，跟她一樣，起瘡（Khi-siau）起來氣很長，尤其是在打電動的時候。

阿闌按了一下手中的尖叫雞，雞立刻發出一聲低沉的慘叫。阿闌一臉痞笑，但馬上他就笑不出來了。

阿闌：很像吧（瞬間正經起來）啊啊啊你該不會是要跳樓吧？別衝動！有事好商量。（聽著對方告解，表情漸漸微妙）……你說今天是你三十歲生日天亮即將成為魔法師生涯第八十七次失戀成就解鎖還被法院認證跟蹤狂？喔！

阿闌的驚嘆聲似乎被視為挑釁，對方進一步的動作逼得阿闌連忙安撫。

阿闌：冷靜！Peace！看樣子是戀愛問題……（嘆氣）戀愛本身就是問題。

阿闍一臉便秘地與手中的尖叫雞對視，再與尖叫雞一同轉頭看著男人——

阿闍：你知道「大白熊效應」嗎？就是……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心理學實驗，跟接受測驗的人說，等一下千萬不能想起大白熊，包管接下來這個人滿腦子都是大白熊！……這說明了什麼？你就是沒談過戀愛才會滿腦子戀愛戀愛戀愛！（將尖叫雞往前遞）就像我現在把這隻尖叫雞給你，然後跟你說不要去按它，你一定會想按它想按得不得了！是吧！？

阿闍一臉「被我料中了吧」的樣子，擺出一副前輩的姿態揮舞著尖叫雞。

阿闍：你這根本就是腦內小劇場版的《等待果陀》嘛！果陀要是出現了這戲還能演嗎？戀愛這種事，有什麼必要性？一切都是你自己想像出來的，你自己想要得不得了，要不到就覺得快要死掉了，但是你真的會死掉嗎？……談談談，你下來你下來，我收回剛剛那句話……聽我把話說完。

對方突如其來的舉動讓阿闍冷汗直冒，只得換了個口氣繼續開釋，不想越說越來勁，似乎忘了自己的立場。

阿闍……人是真的會死掉的，可是有時候那種要死掉了的感覺，並不是因為對你來說那個人有多重要，而是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來，跟我說一遍：「對於我這樣的廢材來說，本來就沒有所謂理想或者希望那種體面的東西。」對，你太想要談戀愛了，以至於你的大腦騙了你，你是愛上了沉浸在戀愛中那種神魂顛倒、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所以你會一直單戀嘛！你需要有人「激活」你腦內的多巴胺，讓你快樂讓你感覺活著，你這個叫做「我自戀中」。

阿闍站著三七步一副「聽我的準沒錯」的表情聽著對方解釋。可是對方似乎沒說兩句，阿闍便忍不住挪揄道——

阿闍：你說單戀苦得不得了？哈！單戀呢，就像宿便，你再怎麼感覺要屎掉了，莎啞哪啦出來的瞬間，一切就重新來過了……當然啦，有時候還會有點肛裂兼出血。

阿闍說到「肛裂」，不自覺地雙腳併攏提肛，還下意識地喬了一下「該邊」（鼠蹊部），好像自己的痔瘡被說中般。可是現場情況似乎不是搞笑的時候。阿闍看對方盯著自己，感覺有些尷尬，便故作沒事般把剛剛的話題繼續下去。

阿闍……說到這裡，我不得不跟你說——我們，就是野獸！愛情只是生理作用。你知道我第一次感受到宇宙繼起之生命是什麼時候嗎？這就要從童年三合院的那隻雞開始說起。（開

始以尖叫雞演了起來）那是一隻大紅雞冠、雄赳赳氣昂昂的公雞。牠，看上了一隻母雞，生物性的本能驅使著牠。牠，沒有半分猶豫地衝到母雞身上，嚇得正在啄米的母雞馬上跳起來，把這冒失鬼摔了個狗吃屎。……但是牠沒有放棄！紳士是不會放棄的，畜生更不會！牠不斷地跳對方不斷地甩、不斷地跳不斷地甩、跳、甩、跳、甩。終於，牠成功了！啊！看得我熱血沸騰。

阿闌吞了口水，一切彷彿歷歷在目。他以直銷人員的口吻深情地說道——

阿闌：我說這個要幹什麼？對不起啊我一不小心就開始寫段子了。不過我繞了這麼大一圈是要告訴你，你從一開始就失錯戀跳錯樓了。愛情——究竟是生理狀態還是心理活動？……戀愛的對象重要嗎？如果你單戀的對象在你面前挖鼻孔你還是會愛她嗎？哼！原來你的愛居然會被一塊鼻屎給摧毀！醒醒吧阿宅！

阿闌對著尖叫雞情緒激揚地佈道，彷彿這隻塑膠雞是他最忠實的選民。

阿闌：你以為自己在談戀愛？不，你只是剛好站在一個斜坡上，被自己的賀爾蒙與鞏固推了一把！「滑坡謬誤」知道吧？一切都是錯覺那只是你的內分泌作祟啊！如果你能理解戀愛不過是你的身體拉著你去做蠢事，那麼你應該要選擇對戀愛說不！這才是我們自由意志

的最高表現——我們不是情緒的俘虜！我們是自己的賀爾蒙的主人！失戀就要跳樓？公雞都百折不撓了，你難道還不如一隻雞？

阿闌眼神越過尖叫雞，神情激越地看著男人。但男人的話似乎讓阿闌不知如何作答，他的眼神漸漸閃爍了起來，下意識地想裝死蒙混過關。

阿闌……你說我為什麼三更半夜帶著尖叫雞來到頂樓？……我、我準備了一袋尖叫雞，用真空袋抽光空氣，打算丟到十八樓的陽台……對，那我前女友家。

空氣瞬間安靜。

年齡給予人最好的贈禮，就是你終於明白很多事根本沒什麼大不了……才怪！這齣短篇獨白從頭到尾都在口是心非、都在裝逼，說著沒什麼大不了但其實介意得要死！看看九把刀所說的：「即使跌倒了，姿勢也會非常豪邁！」——姿勢豪邁有什麼用？滿街上都是那種帥氣跌倒而閃到腰的大人，就是那種「長大了你就知道了」的敷衍態度，才會戀愛也談不好、人也沒長大。你心中不乾不脆、表裡不一的大人是什麼模樣？就隨你想象的去演吧！

至於那隻尖叫雞，你可以當它是道具，也可以當它是跟你演對手戲的傢伙，或者當場面很乾的時候，捏它永遠是最好的選擇。

1961

〈最後夜戲〉

陳若曦

藉由戲班中兩性處境的差異，對照出女性團員於女人與母職間，角色扮演的轉換與掙扎，及其面對困境時所呈現出的「失聲／失身」之狀態。1961年首度發表的〈最後夜戲〉為陳若曦探討歌仔戲文化與性別政治的經典作品，分別收錄於1976年聯經出版的《陳若曦自選集》和2001年女書文化所出版的《日據以來臺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

改編構想

阿寶是陳若曦〈最後夜戲〉裡無法發言的嬰孩，在改編的劇本中，他已長成可以說話的大孩子了。長大後的他，會想跟媽媽說什麼呢？真正的媽媽或許早已不知去向，但我總是揣想著，在阿寶的成長歷程中，會如何反覆追問一些關於自我身世、關於親緣臍帶所連結的未解的謎。「空椅子」是輔導諮商的一種方法，空椅代表某位重要他人，透過角色扮演與换位思考的模擬對話過程中促成和解與察覺。在劇本中借用空椅作為讓阿寶在舞台上與自己、與想像的母親對話的形式與媒介，阿寶有時候會退化為嬰孩，有時扮演想像的母親，而有時他是此時此刻的自己，透過空椅子想像的對話與扮演，去重新理解自己與母親的關係。

劇本內容

燈亮。

舞台上擺放一張椅子，阿寶坐在上面。

阿寶：為什麼還要來？

頓。

阿寶：沒有不行，不到勉強啦。就，就這樣。

頓。

阿寶：嗯，好。

舞台上擺上另一張椅子，面對阿寶。

阿寶：媽咪，我跟你說，我常夢到你。夢到你在笑。

但你在笑什麼？

我想說，一定有什麼好笑的，我就跟著笑。

哈，笑到醒來都流眼淚。

超好笑。

媽咪，那是你的聲音嗎？好像很遠。

你在唱什麼？

台下沒有人，你在唱什麼？

妳怎麼不唱給我聽？

唱給我聽。不然，我唱也可以。

「蝴蝶蝴蝶生得真美麗，頭戴著金絲，身穿花花衣。」

阿寶唱著，身體漸漸滑下椅子到地面，面對椅子，或坐或爬，幼兒化。

阿寶：媽咪，蝴蝶跟你一樣，穿亮亮，你跟蝴蝶一樣，飛啊飛。

媽咪，我唱給你聽，妳不要唱給台下的叔叔聽。

那個叔叔在看妳。

媽咪，他在笑，我好怕。

他的手，為什麼在你身上？

媽咪，他拉妳，要去哪裡？

媽咪，妳不要走。

阿寶：媽咪，抱抱。

媽咪，妳過來，我要喝ㄋㄋㄋ。

媽咪，妳陪我玩，我要飛高高。

媽咪，妳在哪裡？

媽咪，妳回來。

媽咪，妳在哪裡？

媽咪，媽——咪——，媽——咪——。

阿寶起身，坐到另一張椅子上。

阿寶：來了，媽咪來了。

妳餓，媽咪知道妳餓。

但媽咪好忙。

好累，好乾，好渴，好暈。

我有聽到，但好暈，我看不見。

不哭，不要哭了。

說了不要哭了，妳為什麼哭？妳哭什麼？哭就會飽嗎？

為什麼不懂事？為什麼不體諒媽咪？為什麼哭不停？

妳閉上嘴，閉嘴！我叫妳閉嘴！

頓。

阿寶：噓——安靜喔，不哭喔。妳乖。乖喔，寶貝。

媽咪唱，媽咪唱給妳聽：寶寶睡——寶寶睡——寶寶快快快睡——

噓——妳看，老闆在看我們。

再哭，會被趕走，噓——

老闆叫媽咪要笑，要開心，說大家喜歡看笑臉。

可是媽咪唱哭調，也有很多人喜歡。

以前，台下好多人。

媽咪什麼都不會，只會唱戲。

摸一下，就可以唱一曲，多好。

媽咪唱，只唱給妳聽：寶寶睡——寶寶睡——。

阿寶站起，坐到另一張椅子。

阿寶：媽咪——媽咪——我只是想叫妳。看看妳在不在。

頓。

阿寶：媽咪，妳為什麼讓阿姨把我抱走？是不是因為我太吵？

好，打勾勾，餓的時候不哭，想的時候也不哭。

我長大了，不可以哭。

媽咪，妳為什麼要加白粉到奶粉裡？
是不是因為妳愛我？

媽咪，我常夢到妳。

媽咪，我跟著妳笑的時候，妳怎麼哭了？

媽咪，是不是因為，妳太愛我？

阿寶坐到另一張椅子。

阿寶：寶貝，妳不可以像媽咪，隨便笑。

妳笑起來，那麼美。

妳笑了，妳那樣笑，媽咪就沒辦法叫人把妳帶走。

妳喝奶之後，就會笑，笑得那麼媚，那麼勾人。

妳笑起來，好像我，那麼淫蕩、那麼犯賤。

妳不能笑，知道嗎？

阿寶坐到另一張椅子。

阿寶：媽咪，別人都說：「妳就是像妳媽才會這樣。」

「這樣」，是哪樣？

媽咪，妳是哪樣？

阿寶開始微笑、各式各樣妖嬈的、有聲無聲的笑。

阿寶：媽咪，妳是不是，像我這樣。

燈暗。

表演導引

阿寶的年齡設定為十三—十七歲，脫離兒童，但也尚未成為真正的大人，所以他向內在尋找母親的過程可能不是理性的，而是充滿情緒的。改編的劇本可以視為阿寶個人的長獨白，也可以視為阿寶在自己、嬰兒時期的自己、想像的母親這三個角色穿梭的扮演，故演員可辨別扮演時的角色狀態為何。

最後夜戲

顏千惠

改編構想

戲台上，歌仔戲旦金喜仔的最後一場戲已落幕，戲散人散，但是，還有一場沒有觀眾的獨角戲在散戲後的戲台，悄然搬演——清潔女工梅仔的內心戲。梅仔為一虛構角色，年輕、單純且涉世未深，擔任戲院的清潔女工多年，她看著金喜仔從輝煌的唱戲時期，走向落寞、沉寂的散戲人生。而本篇改編藉由梅仔旁觀金喜仔唱完最後一場戲後的抒發，道出金喜仔戲子的命運，作為一名女人跟母親，與娛樂文化的改變、社會變遷的動盪，相伴相生，梅仔那充滿憐惜、仰慕的口吻，更傳達出對歌仔戲的憐愛與不捨。歌仔戲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梅仔見證了這一切，當她欲追隨金喜仔的腳步，卻發現一樁更為驚人的事件，她又該何去何從？

劇本內容

戲院裡，空無一人。清潔女工梅仔拿著大紅紙進。

梅仔：（對觀眾）今晚的觀眾真是無情兼現實，金喜仔姐在這唱的最後一場，也不捧場一下，連張賞金都沒有，有夠沒意思。尤其是那些聽好幾年的戲迷，難道聽不出來，金喜仔姐是因為身體不舒服，今晚才會失常、唱不出來。只有我，（從口袋掏出紙鈔）只有我了解金喜仔姐跟她的厲害。我十三歲開始來戲院打掃，第一次聽到金喜仔姐的聲音，我就被她迷住了。以前，只要她來唱戲，整個戲院就會被擠得滿滿滿，站票賣不夠，那些進不來的觀眾全趴在窗戶旁邊，大家都來聽她的〈雪梅思君〉，光聽到第一句，台下就有人開始掉眼淚。不過，這也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在金喜仔姐還沒生小寶、還沒吃藥之前，假如金喜仔姐不要……算了，反正現在的觀眾也不是有心來看戲，還是隔壁那種外國人抱來抱去、親來親去的電影（模仿），比較適合他們（笑）。他們根本就不懂，一個戲旦帶一個小孩，是多麼辛苦，多麼不簡單。而且，小寶不好養飼，剛出生時常生病，一天吃好幾頓，睡醒就哭著找媽媽，哭聲跟打雷有得比。大家都勸金喜仔姐把小寶留給那個男人，叫她多為

自己的未來著想。她卻說，查人菜籽命，好歹天註定。唱戲敢若一場夢，小寶來做我的子，至少人生不是一場空。只有金喜仔姐這麼堅強、勇敢的人，才有辦法。（唱）只有雪梅心沉重，犧牲青春好花機，為君立誓不嫁奩，守節一世——不對，金喜仔姐不是這樣唱的。（再唱）為君立誓不嫁奩，守節一世——誰？誰在裡面？（轉身）我梅仔啦。這麼晚了，金喜仔姐妳怎麼又來了？我幫妳把電燈打開。不用嗎？我知道，我會掃乾淨，你唱得這麼好、這麼辛苦，這我應該做的。不會啦，我不會進去亂翻戲班的東西，戲班的東西碰不得。等等打掃完我就回家了。（再轉身）金喜仔姐今晚是怎麼了？說話這麼急又這麼大聲嗽。一定是那個又發作，回來找藥。啊！（對觀眾）還是，她剛才聽到我唱戲，聽到我在學她，她不高興？怎麼辦？她一定會笑我鴨仔聲、不知道自己幾兩重。金喜仔姐才不是那種雞仔腸鳥仔肚的人。還是，她在難過？今天是最後一夜，小寶吵吵鬧鬧，觀眾又那麼難伺候。如果是這樣，我要去跟金喜仔姐說，還是有觀眾喜歡她、支持她。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永遠有人聽她唱戲。金喜仔姐，等我！

梅仔拿著紅紙進入後台，消失在舞台上。

後台傳出箱子碰撞聲。

梅仔：（從後台傳來）好痛。誰亂放箱子，害我撞掉。好痛。糟了，箱子倒的亂七八糟。這個是……小寶？你怎麼躺在這？小寶，快起來啦，你——（尖叫）。

梅仔再次走進舞台，看向前方，思考著。
燈暗。

表演導引

梅仔是一個盡忠職守、手腳靈巧的女孩。演員可以藉由梅仔戲謔觀眾、梅仔模仿金喜仔說話、梅仔學唱歌仔戲，嘗試不同身體姿態與聲調，豐富角色的性格。以及，當金喜仔出現在後台，梅仔轉身後對金喜仔說話的態度，皆可拉大角色的反差——面對自我和他人。梅仔的角色語言可以混雜國語、台語。當梅仔進到後台，發生了什麼事？看到了什麼？小寶到底怎麼了？梅仔再次出現在舞台上，所呈現的狀態，演員皆可自行設定。

1961

〈寂寞的十七歲〉

白先勇

〈寂寞的十七歲〉為白先勇早期創作的短篇小說，以第一人稱之筆書寫抑鬱於父權之下的少年的寂寞的十七歲，在學業無成、百無聊賴的日子裡，幽微滋長出的同志情事。文章最早發表於1961年《現代文學》第十一期，後收錄於1976年遠景出版社出版的《寂寞的十七歲》小說集裡。

因歌仔戲的特性，梅仔唱歌仔戲的片段，演員可以參考江蕙的〈雪梅思君〉，或者以所能觸及的影音資料，學習其旋律，不需拘泥。

改編構想

改編的方向著重於「寂寞」這個核心主題上，個人認為〈寂寞的十七歲〉最掙扎的情緒並非同性之情，而是寂寞之痛。在仔細觀察書中所有角色後，發現每角色都有屬於自己的「困境」，在青春時期，不是所有人都善於溝通及表達情緒，且有許多人的困境是隱性地難以被察覺，也容易主動尋求幫助，一旦這些困境沒被理解或得到幫助，就會產生被拋棄的「寂寞」感，就跟書中的主人公一樣，努力地在寂寞中求同存異，只為尋找一個避風港。

書中最寂寞的人除主角之外，莫過於因跛腳只能在體育課中顧東西的謝西寧了。行動不便的他只能默默地觀察著其他人，可從來沒有人關注過他。直到一個球突然打著了他，究竟他的寂寞該如何排解呢？

劇本內容

謝西寧身旁放滿了班上其他同學的外套與物品。

魏伯颺：抱歉抱歉，你沒事吧！

謝西寧：沒事。

魏伯颺：真的沒事嗎？剛剛好像打到你，你的腳沒有受傷吧？

謝西寧：沒事。

魏伯颺：那就好。那個……

謝西寧：怎麼了嗎？

魏伯颺：球。

謝西寧：喔。

魏伯颺：（對著球場大喊）等一下啦！（回頭對謝西寧說）不好意思啦，我們不是故意的，所以你可不可以把球還給我。

謝西寧：你幹嘛跟我道歉？你大可向其他人一樣，直接把球拿走啊。

魏伯颺：不是啦，我沒那麼壞。

謝西寧：但你可以這樣做啊。

魏伯颺：不是，如果我們打到你我跟你道歉啦，對不起，我們真的不是故意的。

謝西寧：又不是你丟的，幹嘛跟我道歉。

魏伯颺：不是嘛。

謝西寧：不然這樣，我跟你們一起打球。

魏伯颺：蛤？

謝西寧：我跟你們一起打球，不可以嗎？

魏伯颺：不是不行。但，不好吧，我是說……（被打斷）

謝西寧：為什麼不行？

魏伯颺：也沒有不行啦。

謝西寧：我鬧你的啦。走吧，不用管我。

魏伯颺：謝啦。（跑向操場，一會又跑回來）欸，你還好嗎？

謝西寧：幹嘛不打？

魏伯颺：沒有啊，累了嘛。我扶你。

謝西寧：不用了。你不是累了，不坐下嗎？

魏伯颺：喔，好。你體育課都在這裡顧東西不會無聊喔？我的意思是，這樣不會無聊嗎？

謝西寧：不會啊，在這裡看其他人在幹嘛也滿有趣的。

魏伯颺：是喔。

謝西寧：你不用跟我聊天，不用同情我，想打球就去啊，我剛剛是開玩笑的。

魏伯颺：不是啦，平常也沒有跟你聊天過天，想說可以聊一下。如果你想打球的話，我可以跟你

打。

謝西寧：不用了。

魏伯颺：真的啦，你可以投球，我幫你撿。

謝西寧：就說了不用了！

魏伯颺：喔，抱歉。

謝西寧：你幹嘛道歉。你真的是好好先生欸，對每個人都很好。

魏伯颺：是嗎？

謝西寧：我知道我能做到什麼，不能做到什麼，像我這樣的人能來上學就很好了，打球？不必了。

魏伯颺：是喔。你為什麼會跛腳啊？

謝西寧：不為什麼。

魏伯颺：受傷嗎？

謝西寧：有些人天生就長得比較高，有些人比較會跑，比較會跳，我出生時就這樣了。沒為什麼，不為什麼。

魏伯颺：是嗎，這樣會很不方便吧？

謝西寧：你是指哪方面？生活上嗎？

魏伯颺：不然還有哪方面？

謝西寧：也是，你不會懂的。

魏伯颺：蛤？你說什麼？

謝西寧：生活上就是這樣啊，自己一人一拐一拐的往前走，習慣了。這樣也沒什麼不好，像現在大太陽的，就可以在這裡看著其他人。

魏伯颺：看別人有什麼好玩的？

謝西寧：我很會觀察人。

魏伯颺：觀察人？

謝西寧：就是很會看別人心裡在想什麼。你看杜志新，他表面上是個小混混，花心愛玩的樣子，實際上是個需要靠證明自己，才能得到認同感的人。你看旁邊的高強，跟杜志新很好，可實際上他也會在背地裡說杜志新的壞話，家裡沒有杜志新家有錢，我想跟在杜志新旁

邊也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很厲害吧。

魏伯颺：這你都看得出來？

謝西寧：像李明律那種資優生也一樣，你看大家都會巴結他、討好他，是因為想抄他的作業，他自己也知道，他就是喜歡那種被大家討好的感覺，他也沒有什麼朋友，但他應該不在意吧，等考上好大學後，就會把我們忘了。

魏伯颺：你這樣說太過分了吧。

謝西寧：事情就是這樣啊，如果你像我一樣，只能待在角落，什麼都做不了，也會看得出來的。

魏伯颺：是嗎？

謝西寧：一個人顧東西很無聊啊，就只能在角落觀察別人。

魏伯颺：下次無聊的時候跟我說，我來找你聊天。

謝西寧：不用了。你知道班上的呂依萍喜歡你嗎？就是那個跟唐愛麗混在一起的人，班上的人都

叫她是魏太太。

魏伯颺：女生都這樣啦。

謝西寧：我勸你不要離她太近，她跟唐愛麗一樣，都喜歡看別人笑話跟捉弄別人，都不是什麼好

東西。

魏伯颺：是嗎？

謝西寧：我說太多了，你去打球吧。

魏伯颺：那我呢？我是什麼人？

謝西寧：你喔。

魏伯颺：說啦。

謝西寧：你是個好人。

魏伯颺：是嗎。好啦，下次如果你無聊的話再跟我說。如果班上的人有欺負你也跟我說，我幫你打回去。

謝西寧：是嗎？

魏伯颺：真的啦，因為我們是朋友啊。不然你總是一個人，難怪班上的人都叫你角落的謝西寧，怪可憐的。

謝西寧：你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魏伯颺：蛤？

謝西寧：你跟我聊天只是同情我嗎？

魏伯颺：我不是這個意思。

謝西寧：你覺得跟我聊個天，我們就是朋友了嗎？還是我跟你說這些，是因為我想討好你得到你的幫助？

魏伯颺：不是，我是指……（被打斷）

謝西寧：那是什麼？在這之前你有扶過我嗎？上樓梯的時候、放學的時候有扶過我嗎？有跟我說過話嗎？

魏伯颺：你會不會想太多了，只是想跟你當個朋友。

謝西寧：你當然想跟我當朋友了，因為你是個好人，怎麼可能懂我在想什麼。

魏伯颺：你這是什麼意思？

謝西寧：你跟杜志新他們是朋友嗎？你跟高強、李明律是朋友嗎？

魏伯颺：是啊。

謝西寧：是嗎？你真的跟他們算是朋友嗎？

魏伯颺：你想要說什麼？

謝西寧：你會跟杜志新那一群人說話，但不要好，不會跟他們廝混、去舞廳泡妞。你會幫李明律整理聯絡簿，可私下也不會聯絡。

魏伯颺：你到底想要說什麼？

謝西寧：你就是個好好先生，不輕易表現出自己的情緒，跟所有人都很好，但說穿了也根本沒有人了解你，實際上你沒有半個朋友。

魏伯颺：你有病吧！那你呢，你有朋友嗎？

謝西寧：有啊。

魏伯颺：誰？

謝西寧：楊雲峰。

魏伯颺：怎麼可能，我沒聽他說過你，也沒看過你們在一起。

謝西寧：他跟我很好啊，一樣孤僻，一樣沒朋友。但他成績比我差，又一事無成，未來肯定會被退學。

魏伯颺：你不要亂說話喔！

謝西寧：幹嘛，說到楊雲峰就生氣了，怎麼了，你跟他是什麼關係？

魏伯颺：不關你的事，我們就是普通朋友。

謝西寧：是喔，原來你有朋友啊。

魏伯颺：我不想理你了。

謝西寧：我勸你不要跟他走太近，你知道班上的人把你們傳得多難聽嗎？都說他是你的姨太太、小白臉，它們都叫他兔子。

魏伯颺：你夠了沒。

謝西寧：我是好心才提醒你的。你在跟他走在一起，只會讓他更慘。他那樣不正常，沒有能力當一個男人，自然沒有女人要跟他說話，說穿了他只是寂寞而已，你只是他排解寂寞的玩

具罷了。

魏伯颺：你說夠了沒！

謝西寧：打啊，打啊！我賭你不敢，因為你不能打一個跛腳的人，太殘忍了。跛腳也不是我願意的，但楊雲峰的孤僻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我才看不起他。我勸你離楊雲峰遠一點，你不可能一直幫他，就看他還會不會賴著你。

下課鐘聲響，同學們紛紛經過謝西寧身旁，把放在一旁的東西拿走後直接離開。
只留下身旁空無一物的謝西寧。

謝西寧：下課了，你不走嗎？

魏伯颺：那你不走嗎？

謝西寧：你知道跛腳最不方便的是什麼嗎？

就是別人會覺得你是個累贅所以不願意跟你交朋友。

魏伯颺：我想你誤會了，真正的朋友才不會在意你的缺點。你只是把別人說得很糟來讓自己好過點，這點楊雲峰比你善良太多了，因為他從來不會說別人的壞話。我看你才是這個班上最寂寞的人吧。

謝西寧：是嗎？

待續……

表演導引

閱讀劇本時可以思考寂寞會對人造成什麼影響？你是否因自身的困境而感到寂寞過？你又是如何面對這些困境與情緒的？以及若把跛腳換成其他困境，如：身材、身高、智識、性向、家庭狀況……等，這些對話是否成立？

演出時兩位角色不限性別皆可扮演。建議在操場周圍進行演出，能更加貼近劇中情境。飾演謝西寧的同學可以在腳上綁上棍棒，營造行動不便、孤立無援的感覺，藉此體驗謝西寧的心境。

最後大家可以討論如果你是編劇，要寫一場兩人和解的戲，要怎麼寫？謝西寧渴望被理解的困境是什麼？如何化解謝西寧的寂寞？以及怎樣才算是「朋友」？

那天，在新公園

蔡仔婷

改編構想

本劇發生在高一學生楊雲峰身上，因為家庭、校園、學業等諸多不順利，楊雲峰在結業式一早又回到新公園，試圖整理這幾天發生的種種，沒想到遇到一名做清掃工作的陌生男子，也許因為是陌生人，又因為是沒什麼人的早晨，加上年齡的懸殊，楊雲峰和這名男子進行了不同的「親子」對話，揭露出「父」與「子」之間平時沉默的猜測、誤解，與釋懷。

劇本內容

燈亮。

楊雲峰坐在新公園的石椅上，拿著幾張信紙在寫。

雲峰：雲峰同學，你好嗎？（思考）我想告訴你，我昨天在新公園發生的事情，（頓）可是我

整夜沒睡到現在，頭腦還好混亂——

一名穿著清潔隊服裝的男子，掃地掃到雲峰面前。

男子：同學，腳。

雲峰看著男子有點驚訝。

雲峰：啊？

男子：怎麼了？

雲峰：沒……沒事。我忘記我要寫什麼了。

男子：啊？抱歉，是被我打斷的吧。在寫很重要的東西嗎？

雲峰：還好。算了，沒關係啦。

男子：那你只好重新想了。

雲峰：可是我重新來，想講的又不一樣了。

男子：真抱歉。

雲峰：啊，叔叔。

男子：嗯？

雲峰：樹葉都……飛走了。

沉默。

男子：唉，那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掃好了。

男子放下手上的掃把，坐到雲峰旁邊。

雲峰：（不自在）叔叔，你坐得太近了。

男子：我們都男的，不會怎麼樣啦。

雲峰：（激動）都男的，也可能會怎樣。

男子：（疑惑）會怎樣？

停頓。

雲峰：會……會吵架？

男子：吵架？

雲峰：嗯……像我跟我爸都是男的，我們只要一見面，就會吵架。

男子：還有人可以吵架，你要覺得很幸福啦，哪像我，連個吵架的……（打斷）

雲峰：等一下，叔叔現在幾點了，我沒有錶。

男子：嗯？九點十五。

雲峰：九點十五！再三十分鐘結業式就要結束了，可惡，校長現在一定在跟全校的老師和同學講我。

男子：講你？講你怎樣？

雲峰：講我翹課、不去考試，連結業式也不去參加，我爸知道了一定超生氣。

男子：如果我是你爸，我就不會生氣。

雲峰：啊？

男子：我會說，身體健康最重要，很多事情不用放在心上，等到人死了，這一切都不重要了，不

想去就不要去，不要想要討好全世界的人，這世界的人很多都是垃圾，應該要被掃起來

丟掉。

雲峰：那完蛋了，我爸一定覺得我是垃圾，哈哈。

尷尬。沉默。

男子：不會啦，他不會這樣想啦，哪有爸爸這樣說自己的小孩。

雲峰：我爸就會。

男子：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他只是關心你啦。

沉默。

雲峰：你也有小孩嗎？

男子：我有一個兒子。

雲峰：他多大了？

男子：比你再大一點，他昨天二十歲了。

雲峰：你們在家裡慶生喔？

男子：（頓）沒有，他昨天沒有回家。

雲峰：他應該是玩太晚了，今天就會回家了。

男子：他已經很久沒有回家了。

沉默。

男子：我兒子，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我念他成績差、說他整天只愛玩不用功，有一天他離開家，就再也沒有回來。（頓）我是打聽到，有人在新公園看到他，我請組長調我來這裡掃，就是想知道他在哪，看他一眼，跟他說我不會生氣。

雲峰：我爸也這樣罵我，可是如果我離家出走，還是出家去修行，我爸爸一定會更生氣，他覺得我丟臉，丟他和家裡的臉，可能是因為這樣，我越覺得是自己欠他的，越不敢離開家。

男子：可是我不會要他回家。

雲峰：啊？

男子：我是說，我不會要我兒子回家，他不想回家，一定有他的理由，我只是想跟他說，我不會再罵他。

雲峰：真好，我爸倒是不希望我回家。

男子：不會啦，哪有爸爸會——等等，你的臉？

雲峰：啊……那個沒有啦，昨天不注意被刮到的。

男子：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你——

雲峰：不是不是，我昨天晚上在家，沒有來新公園。

男子：你怎麼知道我要問什麼，也是，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酒喝多了，也看不清楚。（停頓）不是你就好，我該向昨天的那個人道歉，我以為他是我兒子。

雲峰：嗯……叔叔，你一定會找到你兒子的。

男子：啊？

雲峰：我是說，如果我是你兒子，我就會想回家。

男子：就算會吵架？

雲峰：嗯。

沉默。

男子：我要繼續去掃落葉了。

雲峰：叔叔，你……（打斷）

男子：嗯，我去遠一點的地方掃，不打擾你，你寫吧，沒有人吵你了。

雲峰：好，謝謝，等一下。

男子：嗯？

雲峰：現在幾點？

男子：九點二十。

雲峰：嗯好，謝謝，還有時間。

雲峰拿起信紙跟筆，繼續邊想邊寫。

雲峰，我跟你說，我昨天晚上在新公園，嗯……不對，是今天早上在新公園，對，是今天早上，

我遇到了一個叔叔……。

燈暗。

表演導引

雲峰是相當纖細、敏感，且擁有著寂寞心靈的高中生生理男性，因此面對陌生人時的反應，需要多揣摩一下角色的內心變化，也因此兩人對話的節奏一開始可能不會這麼快，但仍然要保有對話拋接球的感覺。在兩個角色提及回憶的部分，可以適時停頓和思考，在陌生人面前要說出跟自己有關的故事，會需要一點準備。而男子的表演上則可以有各種嘗試，注意是否前後風格表現一致即可。

1971

〈畫菊自序〉

張李德和

文中描述個人作畫、詩文創作之動機，傳達女性在兼顧家庭之餘如何追求自我實現。〈畫菊自序〉為臺灣古典駢文作品，原收錄於民國60年所出版、由張李德和所編的《羅山題襟集》中；民國104年，國立臺灣文學館重新整編張李德和作品所出版的《張李德和集：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28》，亦將此篇收錄其中。

改編構想

〈畫菊自序〉原文僅百餘字，排比對仗工整詞藻華麗，敘事明快說理清晰，不卑不亢條理分明，但這些是否都是社會對於「女性」的框架跟期待呢？在改編的過程期望能夠站在女性的觀點去思考社會跟性別的關係，人的價值是什麼？女性只是為了相夫教子而存在嗎？一個才華洋溢的女性想做什麼事情竟然還要「事先申請」、「發文明志」？雖然在這個時代看來略顯荒謬，但換到不同的立場甚至是現代來看，我們真的有進步多少嗎？我們真的明白人的價值是什麼嗎？於是利用這篇獨白來探討女性的內心世界，把時間軸往前挪到女子剛生小孩沒有多久，藉由女子與娃娃的自問自答來投射出女子的另一個自我，也試圖描寫人感受到自己被物化的危機感，在與娃娃撫摸、相處的過程，是否能夠讓女性的性慾也能夠被捕捉、被描繪，而那些藏在「美好的事物」

背後的，是多少控制、工廠及不可說的無意識巨獸在操作、影響著我們的想法？

劇本內容

女子：（捧著洋娃娃唱著歌上場）妹妹揹著洋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娃娃哭了叫媽媽……
娃娃哭了叫媽媽……為什麼娃娃要哭，娃娃為什麼哭？娃娃不要再哭了，為什麼還在哭？為什麼一直哭，一直一直哭哭哭哭哭？為什麼要哭？不准哭，不要哭！為什麼哭了就要叫媽媽？為什麼哭了就要叫媽媽？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這樣揉你、捏你、揍你……你還是一直在笑？有什麼好笑的？你不要再笑了，我不喜歡你笑起來的樣子，一點也不喜歡。很假很噁心！你每天這樣笑難道你不會累嗎？噢，對啊，你被製造出來的時候就是笑著……我就是為了露出甜美的笑容被製造出來的……你看，我也會喔，我也是這樣笑著的。所以我知道你在做什麼，但我就是討厭你這種噁心的笑容，為了取

悅別人而存在，看吧，我笑起來好可愛喔。不管怎麼樣，我都會美美的笑著。真噁心。對，不用哭，沒什麼好哭的……笑。笑就沒事了。

（微笑，撫摸娃娃）娃娃，你有看到嗎？窗戶外面蓋了好多工廠，每天把人們吞到它的身體裡面去……你聽，你聽到了嗎？他們在裡面用力敲敲打打，做出一大堆東西，製造出一大堆一模一樣、好用的東西。你也是這樣被製造出來的吧？有一天，一個人說我們來製造娃娃怎麼樣？一個好看的娃娃。於是有個人把你畫出來，說你這樣好美，另一個人走過來塗了塗改了改說這樣更美，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接著一個……每個人都來告訴你怎樣更美、這樣更可愛……你看，金色的頭髮是用日本絲線做的喔，哇，蕾絲洋裝是歐洲進口的喔，你的臉畫的是現在最紅的女明星的樣子喔！大家都好喜歡這樣的你，連你自己好像也喜歡上這樣的自己了。所以你滿意的笑了、驕傲的笑了。你知道嗎？我的身體也是一座工廠，我也是被製造出來的，為了別人的需求被製造出來的，是我把我自己製造出來的……。

（抱著娃娃，哼唱搖籃曲）我好喜歡看你睡覺的樣子，你知道嗎？人家都說睡著的孩子像天使，可是我看到的不是天使耶……是一堆粉紅色的肉塊，像是從地上冒出來的菌類，一朵又一朵的泡沫……是……花朵。好神聖，又好悲慘。是我把你製造出來的嗎？我是製造你的工廠嗎？接著你會被誰製造成什麼樣子呢？我看到你，或是其他的娃娃就想到我還沒被製造出來的時候……我還可以變成什麼樣子呢？

（將娃娃放在地上）娃娃，我把你畫下來好不好？可是我不會畫其他東西，我畫得不好，也畫得不像，因為我製造出來的自己不能畫其他東西。但我想要畫你，我好想要畫你，想畫你的臉你的身體，我想要用我的筆重新描出你的樣子、重新創造一個你……接著我還要慢慢的撫摸你、搔搔你的身體，這裡濃一點，啊，那裡淡一些……我會一筆一筆慢慢勾出你的樣子、你的呼吸，還有你的身體，我會重新製造一個你，一個不用勉強自己微笑的你。

表演導引

《我的娃娃》雖然是以女性角色出發，但並不侷限由女性扮演，更期望透過這篇獨白讓演員及觀眾有意識地去思考感受自身的生命經驗。因此在表演過程中可以更多關注自我與台詞之間的連結。另外這段獨白刻意地以舞台指示、動作來分段，但並不是指只有這幾個動作可以操作執行，表演者可依想像自由發揮更多動作與可能性，而刻意寫下的這四個舞台指示分別呼應了段落的情緒轉折，是可以再深入發揮與拿捏的表演細節。最後是台詞裡有意放入了一些象徵和隱喻，

包含娃娃、花、畫畫……同時刻意的製造押韻、排比……藉此製造更多聲音的效果與畫面的氛圍，期待演員作這段獨白時能感受到矛盾、挑戰以及期待！

下課

顏千惠

改編構想

張李德和在〈畫菊自序〉中展現駢文文采，勾勒自身為人妻、為人母後的願景與文學抱負，謹恪守「傳統框架」下的女性職分，方能施展。以現代平權觀點針砭張李德和的思想和彼時的處境，有失公允，也非本篇改編所著力之處。然而，教育現場作為「傳道」的場域，為人師者在解惑、授業間的引導，往往會帶給學生至關重要的啟發與意想不到的影響。因此，本篇改編試圖以一對師生在非正式的教育現場，也就是下課時間，藉由兩人的對話隱隱帶出女性角色在時代裡的處境與衝突，以及個人意志追求的侷限與可能。師生活題從升學志願到張李德和的創作核心，最終，回歸到老師與學生個人的生命選擇。文學是一處幽密的小徑，提供新、舊時代與觀點，互通往來，相遇、相知及相識，甚者相惜。未必能、也不一定非要往同一方向走去，踏上小徑，便是風景。

劇本內容

辦公室內，國文老師正在備課。

學 生：報告！

國文老師：請進。

學 生：（進）老師，我來拿上次小考的考卷。

國文老師：這邊。回去順便提醒同學，明天我要考〈畫菊自序〉的注釋。

學 生：好。

國文老師：高三最近是不是有大學志願模擬？

學 生：嗯。

國文老師：你填什麼？

學 生：我……：想念中文系，先從台大、政大開始填，中字輩的也會考慮。

國文老師：老師以為你會選醫學還是電機。三類組怎麼想讀中文系？

學 生：想……：想創作，當作家。

國文老師：老師在當國文老師前，也想當作家。

學 生：那怎麼變成國文老師？

國文老師：（突然）想寫些什麼？總有個方向吧。

學 生：寫詩。

國文老師：啊！想當詩人？（瞅了一眼）跟張李德和一樣。

學 生：不一樣。她寫的東西很古板，很她那個階級的，我要寫的是很深層、很個人的。

國文老師：當然不一樣，年代不同，內容跟觀念也會不同。我是指身分。

學 生：還是不一樣。她是以母親和妻子的身分去創作，依附在丈夫跟家族底下才去寫詩。我是為自己而寫的，不是為了誰，也不需要。

國文老師：（頓）老師不曉得，你對張李德和這麼有……：個人的想法。

學 生：老師有想過，張李德和為什麼是張李德和嗎？

國文老師：什麼？

學 生：你在課堂上說，她是少數的女性菁英，是現代女性的表率。我不懂。

國文老師：你要知道，女性在那個年代要讀書識字，成為知識分子，是很困難的事情。她不但能服侍家人、相夫教子，奉養公婆的同時還能發展個人的興趣，很不簡單，也很讓人敬佩。

學 生：所以，如果她沒有家庭、沒有丈夫跟小孩，大家對她的評價就會不一樣？
國文老師：不是這個意思。

學 生：老師也覺得那是她身為母親和妻子的責任嗎？

國文老師：那是那個時代的觀念。

學 生：老師自己的呢？

國文老師：我？我希望你們把重點放在駢文的賞析，去了解她的寫作風格跟文采。

學 生：只是這樣嗎？還是，要先了解她作為母親跟妻子的身分後，才有辦法欣賞？

國文老師：一個人的才氣，跟她是誰無關——

學 生：但是你那樣教。

桌上的電話響起。

國文老師：（接起電話）主任，是！他是我們班的（看），好，我知道了。是她有才華，我沒什麼功勞，只有課堂上的指導。好，我會轉告她。沒問題，看主任怎麼安排。好，我繼續備課。（掛電話）主任說，你投稿青少年文學獎，得到新詩組首獎。

學 生：嗯。

國文老師：恭喜你！

學 生：謝謝老師。

國文老師：老師不知道你這麼有才華，怎麼不拿來讓老師看？我以前也常寫、常參加比賽，還得過一些獎。

學 生：後來怎麼不寫了？

國文老師：沒有時間。

學 生：是因為當了國文老師嗎？

國文老師：（愣）你家人一定很高興。

學 生：應該是生氣吧，我不知道。

國文老師：怎麼會？

學 生：他們不讓我念中文系，現在得獎了，更沒有立場拒絕我。

國文老師：他們會支持你的。

學 生：最好是，他們根本活在張李德和那個年代。我媽說，除非我去當老師，不然她不同意我念中文系。她還說，分數那麼高，不填個醫學系、電機系很浪費。最讓人不爽的是什麼，你知道嗎？「讀完大學後結婚，讀什麼都沒關係，大學四年好好找對象就好。」我媽說的。

國文老師：老師的先生也是大學時期認識的。

學 生：真的假的？

國文老師：我們是同學，後來他繼續念博士，現在是大學教授，我從畢業後就開始教書。

學 生：是因為結婚還要忙著教書，才不能繼續寫的嗎？

國文老師：或許。也可能是沒有什麼東西好寫了。

學 生：老師，你是不是比張李德和還辛苦？她停機教子之餘，調藥助夫之暇，還可以紙上生風，你荒廢了。

國文老師：不全是這些原因，當你選定一個方向，會伴隨很多——

學 生：我現在只想選一個，但家人不讓我選。

國文老師：老師能夠理解，我也經歷過。

學 生：老師的爸媽也不希望你念中文系？

國文老師：不是，老師的爸媽很支持我。是我自己想選的，想畢業後就結婚、開始教書，讓我先生專心念博士。我爸媽覺得，我應該要繼續深造，那時候他們很難過。

學 生：哇，老師好偉大，你一定很愛你的先生。

國文老師：可能吧。當時，我只是覺得應該那麼做，也想那麼做。

學 生：沒有後悔？

國文老師：一旦知道自己為什麼想要這麼做，沒有什麼後不後悔的。

上課鐘聲響。

國文老師：不管怎麼樣，你已經開始思考文學以外的問題，老師祝福你。

學 生：謝謝老師。

國文老師：快回教室。下次讓老師看看你的詩。

學 生：好（起身）。

國文老師：還有，不管念什麼科系，都不要放棄創作，你可以寫的。老師相信你。

學 生：嗯。你也是。

國文老師：什麼？

學 生：只要還想寫，就可以繼續寫。老師，我也相信你。

國文老師：嗯。

學 生：下次讓我們看看你的文章。（拿起一疊考卷）下課！（笑）

國文老師：（笑）下課。謝謝你。

鐘聲結束。

國文老師對於自己的教學內容和品質具有信心，相較於學生提出的諸多質疑，國文老師是站在捍衛的立場上，試圖以為人師表的姿態，答覆學生的質疑。學生面臨的困境除了有家人的反對、未來的茫然與徬徨，還展現出對部分社會價值的不滿，反映出學生的自我認同——學生是怎樣的青少年？

國文老師面對學生尖銳、坦率的詢問，在應對跟回答中能多嘗試不同的詮釋，可以就「師生關係」思考以下幾點：(1)老師對於課堂外的學生，了解有多少？(2)學生喜愛國文老師嗎？(3)兩人對立的緊張程度？

本篇亦可嘗試不同性別角色和性別氣質的師生組合。

1981

〈自己的天空〉

袁瓊瓊

描述一位傳統的年輕女性在遭逢丈夫外遇而離婚後，積極展開自己的人生，成為情慾自主、經濟獨立的新女性。

〈自己的天空〉收錄於1981年由洪範出版的同名小說集中，時值臺灣女權運動方興未艾之際，被視為女性覺醒的代表作。

改編構想

改編以男性視角出發，討論社會對男性的刻板印象是如何讓男性無法自由地去愛一個人。本劇反覆提問「愛」與「負責」的差別，列舉出許多「社會期待男性應該要有的表現」，並一一瓦解那些被期待的「男子氣概」，希望藉此讓男主意識到「愛」沒有上與下的權力關係，唯有學會平等的去愛，才能找到自己的天空。

開場，年輕氣盛的高中生敬強坐在餐廳裡，坐在對面的是他的女朋友，以及女友的父親。此次會面不為別的，只因女友懷孕了。敬強知道自己必須負責，他也想負起責任，鼓足了勇氣說出「我願意負責」以為能得到對方家長的肯定，但面對女友父親的提問，讓敬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無力感，以及自己的無能。

劇本內容

父親：你願意負責？你能負責嗎？你告訴我你能負責嗎？你先不要說話。你說你叫做敬強，跟我女兒交往多久？三年？國中就開始交往？青梅竹馬嘛，我知道，我知道你們認識，她有跟我說過你。你是個好孩子。你先不要說話。負責是好事，但我先問你，敬強，你知道什麼是「愛」嗎？知道？怎麼知道？我女兒為什麼會愛你，你知道嗎？因為你帶她去看電影嗎？帶她去逛街？去遊樂園玩？還是你能買車買房？開公司當大老闆？還是你能保護她？給她溫暖？這是愛？你覺得這是愛？你有這些嗎？她自己不能做到嗎？那我女兒為什麼會愛上你？你覺得呢？還是你覺得你很強大？體力很好、長得高、長得帥嗎？沒有？你太謙虛了。那不然是什麼？為什麼我女兒會愛上你？為什麼？你告訴我？

不然我這麼問吧，你愛她嗎？

愛？愛什麼？愛她哪裡？沒關係你說。愛她漂亮？愛她聰明？愛她能幹？愛她勤儉持家？愛她獨立自主？還是她的柔弱能讓你怦然心跳？什麼你說啊，你愛她哪裡？優秀？好，優秀。你覺得你能賺得比她多嗎？你知道她校排一直都很前面吧？當然我不是說成績就

決定一個人的成就，很多有錢人的學歷不一定很高。不然我換個說法好了，孩子出生後你在家照顧孩子，她出去工作可以嗎？可以嗎？你遲疑了。

你覺得這孩子是你的嗎？不是？是？為什麼是？在這之前你做了什麼努力？九個月過後你犧牲了什麼？你會痛嗎？你會骨盆移位嗎？那你為什麼覺得孩子是你的？你愛這個孩子嗎？還是你只是想負責這個孩子？是因為你愛她所以願意負責？還是你覺得負責就是愛她的表現？你覺得呢？都不是？那是什麼？

沒關係你先喝口水，站起來動一動，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想哭可以哭，不用忍。好。

我跟你說，我們已經決定要把孩子拿掉了。

這不是你的孩子你懂嗎？這不是你的孩子。你懂我的意思嗎？這是我女兒的孩子，不是你的，你不需要負責。「愛」跟「負責」不一樣，我們是單親家庭，我不是出於負責才愛我女兒的，出於負責的愛最後會把你壓垮的，你理解嗎？

現在，請你想想，為什麼你的第一句話是「我願意負責」而不是「我愛她」？你覺得呢？

待續……

表演導引

閱讀劇本時建議保持中立的態度，思考台詞是否合理。劇中「父親」可以替換成「母親」，並思考在台詞不變的情況下，觀眾的感受是否有差異？是什麼造成這個差異？以及若情境變成女性願意生下孩子但父母不肯，這些台詞成立嗎？為什麼？

演出時可以單人飾演，或多人共同詮釋。可以選擇對著一個人說話，或對著觀眾說話。建議將劇本以情緒分段，如冷靜、激動、柔和、強硬，並加入適當的停頓，自由地調整說話速度來營造氣氛。

最後大家可以討論愛與負責的差別是什麼？社會期待兩性應該要有的表現是什麼？合理嗎？思考若你是劇中角色你會怎麼做？

改編構想

故事從餐館中的會面繼續下去。

與靜敏離婚後，良三與妻子白玉蘭生了兩個女兒。依舊想要兒子的良三又結交了一個酒家女，但是這次他卻被騙了。焦急的良三挪用了公司的公款，被發現後不只失去工作，甚至官司纏身，更面臨破產與入獄危機。失意的良三借酒澆愁，卻讓整個家庭陷入愁雲慘霧之中。白玉蘭不得不重操舊業，一肩扛起家計，整日沉淪酒罈子之中的良三脾氣卻越來越差，對妻女動輒打罵。就在這個當下，一日，當一家四口外出用餐時，他們在劉汾的餐館巧遇靜敏，而靜敏的出現讓三個女人不約而同地看到希望。分別與靜敏會面之後，三個女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劇本內容

良三：敏雯！你在幹什麼？妳現在要反了是不是？

敏雯：我只是不想每天擔驚受怕的，難道我錯了嗎？

良三：徐敏雯！妳現在在說什麼？我供妳吃喝供妳上學，結果呢？妳說走就走，現在連妳爸的話也不聽了是不是？

敏雯：呸！我爸？在家裡打老婆打小孩，現在擺出一副大家長的樣子給誰看。

良三：在外人面前妳胡說些什麼！

敏雯：我胡說？是不是胡說你心裡清楚，還是要人給你評理？

良三：妳、妳——是不是妳！是妳教她的！

靜敏：我說過了，以前的我會聽你的，你老婆會聽你的，不代表孩子們也會聽你的。你遲早要被時代淘汰。

白玉蘭進。

白玉蘭：哎喲，怎麼動起手了？孩子的爸！

敏 雯：你打我——你打我呀！你打死我算了！橫豎我們這些女人在你眼裡也只是你的附屬品，是你的東西，你愛怎樣就怎樣——

白玉蘭：敏雯！別說了！

敏 雯：媽，我受夠了，我受不了了，再這樣下去遲早有一天我會瘋掉！

白玉蘭：敏雯、敏雯，妳聽媽的好不好？敏雯，妳聽媽的，我們回家，有什麼都回家再說，好嗎？

敏 雯：回家？回家？回家怕是我什麼都沒說就被打死了。我怎麼可能回去？

良 三：不要吵了！現在是怎樣？老子的臉都被你們丟光了！

敏 雯：好啊，反正我在你眼裡就是一個丟臉的女兒吧？多我一個少我一個你也沒差。你從來沒有打從心底好好愛我們，甚至不肯好好地看著我們，你不知道我是——

靜雯進。

靜 雯：敏雯……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

敏 雯：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羨慕那些有爸爸疼的同學。我是，姊姊也是。我們在你眼裡只是商品，賣出去之後還要數著鈔票，嫌我們沒能讓你回本。

靜 雯：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

敏 雯：你讓我們讀書，是因為這年頭讀過書的女孩子才能賣得好、賣得高；你精打細算著我們讀什麼書、讀多少、讀到哪裡收回來的錢才恰恰好，那你有沒有算到，有一天，我們會反抗你設計好的一切，你有沒有算到這一天！

良 三：徐敏雯！妳到底在說什麼！

敏 雯：到頭來我們連這一點價值都沒有，是我高估自己，也高估你了。

良 三：妳好大的膽子，敢這樣跟我說話！

白玉蘭：敏雯！

良 三：當初就不應該讓你跟這個賤人有一絲一毫的接觸，讓你今天這樣說話！讓你今天這樣跟妳老子說話！

靜敏抱著劉汾的兒子退場。

白玉蘭：你打我就好了！打她幹什麼呀？她又做錯了什麼呢？

良 三：妳閉嘴！我現在是在教她做人的道理！放開，我叫妳放開！現在連妳也反了是不是？

靜 敏：好了！你們要吵拜託回家去吵，我沒興趣圍觀別人的家務事。

良 三：妳等著，這事我跟妳沒完！

靜 敏：請你們離開。現在，離開這裡。

良三：靜雯，帶妳妹妹回家。

靜雯：回家……回家……

敏雯：姊，我們不回去，我們不回去了……我們不要回去那個地方了，好嗎？

良三：妳說什麼？徐敏雯，妳說什麼？

敏雯：我說我不回去了。

良三：徐敏雯，妳不要忘了，只要我還在一天，妳和妳姊姊就永遠是我徐良三的女兒。

敏雯：我不會忘記，麻煩你也記著，你是怎麼對待親生女兒的。

良三：妳、妳、妳這吃裡扒外的賤貨！

敏雯：是，我是賤貨。就算這樣也好過當你的「乖女兒」然後死在你手裡！這次我說什麼都不會再回去了。我要離開，離開你所謂的家，離開那個纏著我們的惡夢！

良三：離開家然後跟這賤人混在一起是不是？妳做夢都別想！

敏雯：你放手！放手、我不要回去，我不要！

靜雯進。

靜敏：你們鬧夠了沒有！

良三：呵，在這裡裝什麼好人。妳也是，當初看上妳是我瞎了眼，我操你媽的，人盡可夫的婊

子！

靜敏：徐良三！我楊靜敏是上輩子燒你全家祖墳，你要這樣大庭廣眾下給我難堪！我今天不還你一點顏色，你還要當我是當年那個任你打任你罵的笨女人！

良三：好，好，妳們一個個的，現在都爬到老子頭上來了是不是？不過會些三腳貓功夫，也敢出來丟人現眼。

靜敏：也沒什麼兩把刷子，就是認識的人多了，難免聽到一些閒言閒語。要不是你今天提醒我，我搞不好還想不起來呢。譬如說有人死性不改，還沒抱上兒子就先賠了兩百萬，還鬧到人家店裡，像瞎貓臭狗一般又被趕出來……看她們的表情，大概是早就知道了。你自以為天衣無縫，也不想想，你老婆是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嗎？

良三：妳早就知道了……妳早就知道了，妳是故意等在這裡看我笑話的吧！

靜敏：你還不值得我這麼大費周章。

良三：妳計畫了這麼久……妳到底想要什麼？妳還想從我這裡要什麼？

靜敏：你身上的東西我一件也不想要。我要的你已經給不起了。順便告訴你，保護令已經下來了，這兩個孩子你現在在一根汗毛也動不起！

良三：憑什麼我的女兒我不能帶走！

靜敏：她們現在手上有保護令，勸你想好再動手。已經背了好幾條官司了，我看你現在也不缺

這一條小的。

良三：妳給我走著瞧，我倒要看看公理會站在誰這邊！

靜敏：山水有相逢，該遇到的遲早會遇到。

劉汾：打人啦——有人要打人啦——男人打女人啣——

良三：妳、妳、不要含血噴人！妳哪隻眼睛看到我打人了！

劉汾：兩隻眼睛都看到囉！還不快滾？再不走我要報警啦！

良三：妳們給我等著！

劉汾：沒受傷吧？他有沒有對妳們怎麼樣？

敏雯：沒有，謝謝劉姐。劉姐，我能不能，找個地方給我姊姊休息一下？

劉汾：來來來，劉姐給妳們找地方休息一下。嚇到了吧？劉姐給妳們煮點熱湯，喝下去，睡一

覺就好了……

表演導引

幾個角色在進場前，他們在做什麼，這個理解對表演會產生什麼影響？

此外，可以就下面的人物設定，來討論角色在對話時，會做什麼事：

白玉蘭：良三另娶的舞女，在原著裡沒有名字。事事順從良三，就連遭到暴力對待也不敢反抗；生了兩個女兒，人老珠黃後被良三厭棄，但還是離不開良三。

靜雯：良三與白玉蘭的長女。個性較為沉著，敏感多慮，但因為家庭的關係對周遭的事情都有點無所謂，認為自己無法改變現況。

敏雯：良三與白玉蘭的次女。個性衝動，做事有點不顧後果，是就算撞上南牆、頭破血流也硬要拚出一個結果的女孩。會如此痛恨良三是因為不想再讓姊姊受到傷害的緣故。





1992

《徵婚啟事》

陳玉慧

小說源自1989年11月，作者陳玉慧於《自立晚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刊載了徵婚消息，後將與前來詢問的42位男子的徵婚經過及其人生故事寫成小說，展現群眾對婚姻不同的想像與茫然。自1992年由遠流出版社初版《徵婚啟事》之後，幾經多家出版社重新再版，本書更改編有同名舞台劇、電影和電視劇。



徵選啟事

王毓茹

118

改編構想

《徵婚啟事》是九〇年代小說，經過多次改編，包括電影、舞台劇和電視劇。如今婚家觀念的內核已隨時代改變，結婚似乎不是唯一的路。那麼，這故事放到現在來演，會變成什麼樣子呢？而我們平常在社交場合，是不是多少帶著扮演性呢？

因此，這個劇本是戲中戲，一個窮劇團在排練《徵婚啟事》，演員自己對徵婚的故事就高度懷疑，演得要死不活。此時卻來了一個真的想徵婚的男人，大家各說各話，又好像毫不違和。真徵婚、假徵婚，在舞台同時上演！

劇本內容

《徵婚啟事》演員徵選。男性，視覺年齡：三十五—四十歲，一人分飾多角。需經濟基礎（演員費很低），對排練無挫折感（導演說話很賤），願先演出後支薪，非詐騙集團，無誠勿試。

導 演：好囉，先走一次。

女主角：臺灣離婚率是亞洲第一，但阻止不了我想結婚的決心。我這種人就是愈困難的事，我愈要去做。就像那首抖音神曲唱的，（開始唱）可能我撞了南牆才會回頭吧——

男主角：（打斷她）抱歉導演，請問我現在演的是誰？

女主角：（繼續唱）可能我見了黃河才會死心吧——

導 演：（打斷她）仇女的男子！我拜託你趕快進入狀況好不好，下個星期就要公演了，你現在連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都不知道！

女主角：可能你見到棺材才會掉淚吧。

男主角：我一個人演太多角色了，難免會錯亂。

119

導演：你現在給我仇女！

男主角：來！

女主角：就像那首抖音神曲唱的啊——

男主角：（打斷她唱歌）像你們現在這個年紀的女生就是過太爽，整天挑三揀四，我每次看靠北女友都想說，哇，現在的女生每個都有公主病耶，到哪裡都要人家接送、請客，被寵得好好的，差別只是病得很嚴重跟沒那麼嚴重而已啦。

女主角：既然你那麼討厭，幹嘛還要來徵婚？

男主角：我就是看你 P O 文附的那張照片，明明長得不怎麼樣，還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什麼「不需經濟基礎，對離異無挫折感，無誠勿試。」拜託，你……，拜託你……

女主角：拜託，你以為你是誰啊？

男主角：對啦，什麼「不需經濟基礎，對離異無挫折感，無誠勿試。」拜託，你以為你是誰啊？女主角：我有說錯嗎？我沒有要求對方要賺多少錢，也沒有交往就一定要結婚，大家試試看，不合就分手，不需要有壓力。就像今天我們約在這裡吃飯，各付各的，這樣不是很好嗎？

男主角：你看，我就是討厭這種態度，還沒有發展就想撇清關係，好像怕我付不起一樣。

女主角：你不是討厭公主病嗎？所以才不讓你請客啊。

男主角：你不給男生一點機會表現，要怎麼進一步發展？人跟人之間本來就是，就是……

女主角：付出和接受。

男主角：對啦，付出和接受。

女主角：導演，你有考慮換人嗎？我記得男主角的徵選啟事還沒刪掉喔？

男主角：欸，我記得台詞好不好，我只是覺得，就是有點那個。唉，導演，我跟你說真心話，你不要生氣。我覺得這劇本寫得很爛。

導演：有比你的演技爛嗎？

男主角：有。坦白說，《徵婚啟事》這個故事你擺到現在來演，就是怪嘛。現在大家離婚都來不及了，誰還會徵婚？

女主角：這個我同意。我學陳玉慧在網路上 P O 文，想看看來徵婚的男生會是哪些人，結果我收一大堆私訊。

男主角：都是來約砲的？

女主角：都是女生。

男主角：女同志？

導演：多元成家？

女主角：她們說你不要這麼傻，不婚不生，快樂一生。

男主角：看吧，改編就是要順應時代的潮流，與時俱進。與時俱進的意思不是在劇本裡放什麼抖

音神曲好嗎，是價值觀，意思就是——

徵婚男子：不好意思，我是來應徵的。

導 演：請問你是？

徵婚男子：我是一名工程師，收入穩定，適應力強，很有誠意。

導 演：那你有做準備嗎？

徵婚男子：一直都有，一直都有。這位小姐，我看到你在網路上的PO文，覺得你是那種獨立自主、聰明能幹的女生，剛好是我喜歡的類型，我想我們應該會合得來。不介意的話，

可以先聊一聊，各付各的，不需要有負擔。但是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想先請你一杯咖啡。

女主角：不錯耶，夠誠懇，他一開口就很有徵婚的感覺。

徵婚男子：我不是玩咖，是真的想找一個人，好好度過下半輩子。

導 演：誰說現在不能徵婚的，你看，馬上就把你比下去了。

男主角：這種老實要演誰不會啊，重點是不同角色的轉換能力。

徵婚男子：我承認，能力比我好的大有人在，我只是想先展現誠意，我是很願意和你試試看，希

望你可以給個機會。

女主角：給個機會嘛，我都被感動了。

導 演：雖然時間有點緊迫，不過好啦，我們就試一下。

女主角：太好了，歡迎你。

男主角：喂，太尊重人了吧，那我付出的這些時間，到底算什麼。

導 演：先把你該說的話記清楚再說。

徵婚男子：兄弟，我們良性競爭。

男主角：嘖。

女主角：那從仇女開始怎麼樣？

徵婚男子：我不仇女，我尊重女性。

女主角：我也覺得應該拿掉這個角色。

導 演：不要亂改我的劇本！

女主角：那還是先從仇女開始吧。

徵婚男子：我真的做不到。

男主角：看吧，看吧，老實誠懇最好演，這種技術活還是交給我。

女主角：我相信你的潛力，你試試看，要對自己有信心。

徵婚男子：難道你喜歡這種類型嗎？

女主角：話不是這麼說，要run下去就必須這樣。

徵婚男子：好吧，我努力看看。

1997

〈彩妝血祭〉

李昂

故事在二二八事件五十年後的首度公開弔祭儀式中回溯。一位醫生被以家人逝於二二八事件而心生不滿為由，在新婚隔夜被捕，留下遺腹子。情治人員假偵防之名日日前來，眾人皆以為目的是美貌的未亡人王太太，直至兒子長大成人，繼承父志做為醫生，卻因自小被騷擾而成為有扮女裝癖好的同志，小說才真相大白。文章首度發表於1997年《聯合文學》雜誌，同年收錄於由麥田出版社發行的李昂小說集《北港香爐人人插》。

表演導引

女主角：太好了，先走一次喔。咳咳，臺灣離婚率是亞洲第一，但阻止不了我想結婚的決心。我這種人就是愈困難的事，我愈要去做。就像那首抖音神曲唱的，（開始唱）可能我撞了南牆才會回頭吧——

徵婚男子：別回頭了，嫁給我吧。

女主角：啊？劇本裡沒有這句台詞啊。你有先看演員徵選的附件嗎？

徵婚男子：什麼徵選？我是來徵婚的。

女主角、男主角、導演：蛤!?

這是一個劇團在排演，男女主角一下入戲，一下出戲，如果角色轉換拿捏得好，笑果更加分。劇本前的文字是劇團的演員「徵選啟事」，可以自由發揮如何處理這段。是交給旁白來唸？還是演員自己？好好玩一下吧！

改編構想

作品改編自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小說透過二二八事件的弔唁活動，串起化妝師、作家、政治受難家屬、演員、聲援者等等，傳達面對此事件眾人不同的態度。揭露在政治高壓箝制的血腥暴力下，人民的噤聲。並以政治受難者王媽媽發現兒子，為同性戀者的性傾向，呼應歷史。劇本改編設定在頭七的夜晚，王媽媽希望與兒子再次對話，冥冥之中傳來燕子的叫聲，彷彿是兒子的回應。但現身與她對話的，卻是兒子的情人，阿清。王媽媽透過與阿清對話，釋放對兒子的思念與歉疚。死亡是一條無法跨越的線，喪子的傷痛與國家造成的傷害，並不會隨著死亡消失。持續對話，與深刻的理解，才有機會使過去的傷口長出新皮，慢慢癒合。作品名稱〈夜的新人〉，有雙層含意，既是對新婚的人的祝福，所稱的「新人」。也是指與痛苦對話，傷口結痂，重生為

「新人」。

劇本內容

深夜廳內一盞燈，一具銅棺木，一名六十歲婦女。婦女跪坐棺木旁，瘦削的身軀，似已凝成石。臨街屋內靜寂，偶有燕子夜啼，彷彿在為死者引路。燕子聲啾、啾、啾，間或出現。

王媽媽：你返來了嗎？別怕。（沉默）讓我再看看你，好否？會寒否？（聽著燕子聲）你講啊，我在聽，今仔日做七，有什麼話……。

開門聲，王媽媽迅速回頭看向門，失望發現，是一名穿著體面的男子進場。

王媽媽：是你來了。

阿清：王媽媽，你在幹什麼？阿清急著走近王媽媽，想要將跪著的王媽媽扶起身。

王媽媽：（推開他的手）讓我跪。

阿清：王媽媽起來啦，沒人老母在跪後生的。妳要跪，我陪妳跪。

王媽媽：阿清袂使、你毋通跪！

阿清：他有一寡話，要託我跟你講。

兩人沉默。

阿清：他在病房很平靜，妳莫煩惱。坐起來講好否？

阿清扶王媽媽起身。兩人坐在棺木旁的一排椅子上。燕子叫聲，啾、啾、啾。

王媽媽：燕子到底在講什麼？聽起來又親像紅嬰仔在哭。

阿清：燕子會找好人家做巢，恁兜亭仔跤很多燕子巢，會有福報。今仔日暗暝不知為什麼，叫得那麼大聲。

王媽媽：阮兜若是好人家，他老爸就不會在我剛結婚就被抓走。（頓）三十年了後，想要看阿文成家、有自己的巢，也沒結果。

阿清：莫安捏想。

王媽媽：他一定真恨我，恨我沒去看他最後一面。

阿清：我有看到，妳來病院。

王媽媽沉默。

王媽媽：我也有看到恁兩個，看起來感情很好。我沒有看過他……笑得那麼歡喜。（頓）他自小漢就恬靜靜。

阿清：同學互相幫忙也是應該的。

王媽媽：今仔日暗暝，我英雄想起他小漢時陣，他老爸被抓去，一直找沒人。有一日淡水河，浮起來很多屍體，我想要下去找，又不敢。他就跟我講，阿母免驚，我跟你打暗號。警察若是來，我就用燕子聲跟你報。

阿清：甘是親像外面的燕子聲？

王媽媽：我知影，是他返來啊。

兩人沉默，聽著燕子聲。

王媽媽：那時陣在河裡面，我一個一個翻過來看，個的面攏給人打到爛去啊。我手一邊抖一邊找，一個一個沒面的人，到底哪一個是我的翁婿，我若是沒認出來，他甘會永遠找沒厝

返來？你知否，其實找翁找整世人，才知影被政府抓去的人，是討不返來的。

兩人沉默。

阿清：阿文希望你，原諒他。

王媽媽：講什麼原諒。

阿清：他講，他真歹勢。（頓）想不到那暗你拄仔好返來。看到他……他在畫胭脂。

王媽媽：不要緊啊、不是他……是我……。

阿清：他講他可以為你假一世人、為你娶某、生子，做你永遠的後生。

王媽媽：攏免假啊……是不對，早就應該去看他，拖到最後，遂讓他孤孤單單來離開（頓）這個政府，要阮假作沒發生恁麼多殺人、失蹤、恐怖的代表。我做人老母的，要自己的囡仔，假作去愛他不愛的人，實在太過分啊。

王媽媽帶著阿清，到棺木邊看阿文。

王媽媽：你看，我幫他畫的妝，有水嗎？紅色的胭脂，配他的新衫，做一個新人。不免再為任何人，假作任何模樣。（沉默）阿清……你也免假啊。（頓）你也莫閣等他啊。

在阿清的哭泣聲中，王媽媽擁抱阿清。

燕子叫聲由強漸弱，室內的燈光漸暗，直到完全黑暗。

表演導引

一、劇中的沉默有不同層次，可能是想要開口，卻千言萬語也說不出口的停滯感，或是沉默中的互相理解，或是沉默中的試探……等等的可能性，可以盡量去探索。

二、全劇是台語對話的雙人片段，若台語不甚流利，可以詢問身邊台語使用者，感受台語的語感。若嘗試過，還是有語言使用上的困難，可考慮轉成華語。

三、死亡是有重量感的，如果比較難以想像母親喪子的感受，可以嘗試思念、遺憾、失去等等，因死亡引發的延伸情緒。

改編構想

本篇延伸自李昂的短篇小說〈彩妝血祭〉：新婚夜丈夫遭難橫死，新婦以針線妝彩修補其遺容；多年後寡婦成為社運人士口中的「王媽媽」，其子卻又遭黨國鷹爪荼毒，生命中兩位最重要的男人皆因白色恐怖而與她死別。此後，王媽媽受戒出家，避居於一竹林寺。某日，一男子造訪竹林寺欲入佛門，便與寺方約定為掃地僧帶髮修行一年，始得受戒入僧籍。故事便從受戒當日天光未亮時，掃地僧來到觀音堂赴約開始：王媽媽手持剃刀，準備了三道題目，並暗自下了決斷，依照掃地僧的回答，自己將會幫他剃度，或是殺了他。

當社會要你遺忘過去、邁步向前，當衰老剝奪了你的力氣、脾性與尊嚴，試想一下，作為青少年的你、茫然無措的你、連發怒的權力都沒有的你，是何等的壓抑窒息。這是一個關於「老年

之怒」的故事——沒有力量，卻還想奮力一搏，但也是你的故事。

劇本內容

幽暗的佛堂只有兩盞燭火，一盞在觀音像前，一盞在王媽媽身邊。王媽媽背對觀音像跪坐在蒲團上，就著青燈與水盆打磨剃刀。
掃地僧自暗處走入室內，先是撩起衣襪跪在觀音像前，雙手合十、垂首禮拜後，方以跪姿來到王媽媽身邊端坐——

掃地僧：師姐。

王媽媽並不看他，而是拿起一旁的手巾將剃刀擦乾，然後攤開手巾將剃刀擺在手巾上，端坐起

身——

王媽媽：（台語）你來了。

掃地僧：晨鐘遲遲不見響起，不知究竟幾點，就來了。

王媽媽沒有回應，而是轉身朝神桌下伸手。掃地僧意會過來，手腳俐落地爬到神桌前將一木箱子取來給王媽媽。王媽媽打開木箱，取出又一盞燭台。掃地僧幫忙王媽媽插上紅燭並點火。這時窗外竹林颼颼作響，似是起風，王媽媽與掃地僧朝虛空處望去，王媽媽呢喃道——

王媽媽：（台語）咁是風颼？

掃地僧：去年也是這個時候，早早綁好了竹籬笆，颱風卻沒來。

竹林聲響漸弱，只剩竹葉窸窣窣的顫抖。掃地僧低下頭來——

掃地僧：今日若是失敗，也切莫手下留情。淨業師父。

王媽媽似是有所悟。她伸手取剃刀，緩緩起身，挪到了掃地僧的身後，空著的那隻手輕靠在掃地僧的太陽穴——

王媽媽：（台語）我以為剃度了就不會有煩惱，沒想到會有這一天。

一手緩緩地將剃刀從掃地僧的頭頂一路滑向頸動脈。中文本非王媽媽母語，而越是想好好發音，聲音反而更加堅硬冰冷——

王媽媽：《歎異抄》裡面說，「應知造惡雖小如兔毛毛之尖端微塵，亦無非宿業」。你跟我說，「宿業」是什麼？

掃地僧：是對自我的執念。若無彌陀生本願，度一切苦厄，往生得救僅是癡妄——宿業無非因果，須藉本願他力斬斷。

王媽媽：「本願」是什麼？

掃地僧：無善惡、是非，亦非道法之捷徑。法之深信，「善人尚得往生，何況惡人」。無論至善之人還是極惡之人，都是佛祖發心救度的對象。

王媽媽：何謂「惡人」？

掃地僧的頭微微轉動，但王媽媽的剃刀就頂在喉結上，掃地僧無法更回頭，只能領首半晌，方說道——

掃地僧：「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王媽媽放下手中剃刀，一臉冷笑——

王媽媽：「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哼！你把本願當剃刀了。

掃地僧聞言，只是將擺在膝上的雙手伸向地上合攏，垂首一拜——

掃地僧：弟子驚鈍。

王媽媽：你想得救嗎？

掃地僧回頭望向王媽媽。兩人視線終於交會，但也就這麼一會兒。王媽媽眼神暗淡，隨手便將剃刀扔在了地上，發出清脆的聲響——

王媽媽：「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王媽媽伸手握住燭台，支撐著艱難起身，口中呢喃不知說給誰聽。她舉著燭台轉身走向神桌，雖只是幾步路，背影卻彷彿獨行於無盡荒野。

王媽媽：（台語）我頭一次單獨跟他作伙，我的翁婿，就在新婚那一晚。再見到他時，卻是全身支離破碎。我幫他擦淨血污，針線修補他的容貌，為他拍照。

王媽媽停下蹣跚腳步，舉燭望向觀音像——

王媽媽：（台語）我竟沒有仔細見過他的面容。

掃地僧聞言起身端坐。而王媽媽低下頭來，捧起不存在的愛兒微笑——

王媽媽：（台語）十個月後，我兒出生了。我替囡仔拭掉頭上的血。如果沒有他，我想我死前最後會見到的，應該是先生那充滿驚惶（Kann-hiann）、黯淡與死亡的臉吧！但連他也不在了。

那捧著孩子的手絕望地垂下，話語消融在昏暗的室內。王媽媽轉身，不知是撐不住身體還是心緒難平，一掌重重搭在掃地僧的肩膀上，顫抖著手將燭火湊近掃地僧的面容——

王媽媽：（台語）你到底是誰？為何而來？從入寺的那一天起，你就有所盤算。為什麼要找我幫你剃度？

搖曳的火光中，掃地僧的面容彷彿也不安地顫動著。須臾，掃地僧才開口——

掃地僧：我記得，有一回我心血來潮，替妻子買了一條口紅。收到禮物的時候，她好高興，馬上

就拆開了包裝，塗起了口紅。看著每天面對的那張臉，我不明白了——為何要化妝呢？
妻子明明這麼開心，我卻一點反應也沒有。

掃地僧緩緩拾起地上的剃刀並說道——

掃地僧：弟子說著「本願」，但說不定我不是相信阿彌陀佛約定的救贖，只是莫可奈何地接受了
必須得假裝是正常人的自己。

掃地僧轉身面向王媽媽——

掃地僧：諸法實相，本來面目。

然後便雙手將剃刀捧起過耳，呈給眼前這位老婦——

掃地僧：淨業師父，讓我完成這三道題目吧。

表演導引

有些對白就是要拿來不懂的。仔細回想被長輩帶去廟裡拜拜的經驗，文中的佛學用語是否似曾相識但又讓人不解其意？這便是語境的創造——王媽媽與掃地僧的問答互為指涉，但其實也是在迴避問題與理解，這些刻意為之的艱澀對白，就是要讓演員在迂迴曲折的文字中感受滿腔怒火無可發洩的無奈。

究其故事根本，是在轉型正義的道路上聽了太多「為什麼不能原諒」、「要和解不要撕裂」等話語——為什麼受害者只能有一種立場、一種樣貌，委曲求全、一再退讓？為什麼你不發怒？因行動而感受內心，是演劇的一大魅力，我希望能夠以憤怒讓演員們透見始終壓抑的自我。

1998

〈萎縮的夜〉

郝譽翔

小說主角是一位照顧老病的父親直至死去的女兒，在病榻前倒敘己身與過世的母親在父親的專制束縛之下，自主開發情慾的出口，藉以大量的陰性(身體)書寫，探討男女關係的本質與心理變化，並對男性性交提出另類觀點。〈萎縮的夜〉為郝譽翔1998年《中央日報》文學獎得獎作品，同年由聯合文學集結其作品出版小說集《洗》。

改編構想

《昨日重現》改編自郝譽翔〈萎縮的夜〉，女主人翁成長於父權制度下，情感壓抑的家庭，成年後歷經喪母、離婚、照顧老朽的父親，最終她再次梳理自我，直面慾望與存在的價值。

劇本從壓抑的情感出發，女學生與母親的互動對照女學生成年後與家人、暗戀對象的互動，加進六零年代流行的英文歌 *Yesterday Once More*，刻畫角色心境。

劇本內容

角色：學生、學生母親、母親、父親、年輕女子、年輕男子

幕啓，一名背著書包的女學生，打開房門走入。她放下書包，拿出裡頭的課本、文具，坐下來，準備寫功課。

學生母親：（從書房外傳來聲音）轉來愛先換衫，你的制服我洗好矣，閣需要熨一下。

學生：好啦。

學生走向衣櫥，開啟收音機，傳來英文歌曲 *Yesterday once more*。學生慢慢地換掉制服上衣和裙子。同時另一個飯桌，坐著中年夫妻，以及他們二十歲出頭的女兒。

母親：今仔日的米煮了誠拄好，袂傷軟嘛袂傷有。恁攏食較濟咧。欲肉無？

父親：好。

母親：豬肉擔的頭家娶新婦，人一歡喜都清彩賣，實在足好笑。你嘛食較慢一點矣。

三人繼續安靜吃飯。

母親：你仔仔日是按怎，攏無講話？學生無乖？抑是同事欺負你

年輕女子：媽，你是毋是有來我的房間？

母親：我是無提（挈）你的東西喔。

年輕女子：你沒提（挈），毋過你有看。

母親：看啥。

年輕女子：彼是我的物件。

母親：我是恁母仔，我入去你的房間有啥物毋對？你的內衫內褲自細漢到今（tann），敢毋是攏

我咧洗？

年輕女子：洗內褲佻偷看我的東西無關連。

母親：你是講咧這乎？（拿出一疊信，以及一個卡帶，攤在桌上）你免想欲去學別人自由戀愛

……

Yesterday once more 音樂再次響起，房間光區的學生，將脫下來的制服上衣當作舞伴，在房間跳著雙人舞，年輕女子看著翩翩起舞的學生。

學生：· *Every shalalala/Every wo-o-wo-o / still shines.....*

一名年輕穿著筆挺襯衫的男子，拿著一封信跟一捲卡帶出現。

年輕男子：你喜歡英文歌嗎？B面蠻好聽的……週六下午一起去看電影吧。

學生：·（唱） *Every shalalala/Every wo-o-wo-o/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 to sing's so fine.*

學生的母親進，抱著一疊剛洗完的衣服，學生嚇了一跳，把收音機關掉。

學生：共你講過入來愛揸門。

學生母親：這是咱兜，是欲揸啥物門？你的衫，明仔載的制服。

學生：阿母……

學生母親：啥。

學生：你的手……

學生母親：拄才切菜，刀仔沒提好，無代誌。

一陣沉默。

學生：阿爸昨暗閣出門矣？

學生母親：你讀了這濟冊，但是三從四德，是查某人一定愛知影的。

學生：我知影。

學生母親：彼條歌真好聽……

學生：電台已經唱煞矣。（拉起母親的手腕）會痛無？

左舞台書房光區暗。正中央餐桌光區再度亮起。

父親：你嘛通好結婚矣，毋通閣烏白來。

母親：豆油欲無？

父親：前幾工，嬸婆講隔壁庄的有一个外省仔，無爸無母，只是年歲較大淡薄仔，有意思講欲娶某，相親的對象攏共你安排好矣。愛結婚，一定是予人招的。

年輕女子看著父親，放下碗筷，抓起桌上的信以及卡帶離開。

母親：飯沒食完是欲去佗位？

父親：早就共你講過，查某囡仔冊讀遐濟無路用啦！

母親：上沒路用就是你。

年輕女子再次出場，拿出卡帶，音樂再次響起。年輕男子的聲音。

年輕男子：教務主任說你下個月要訂婚，恭喜你。

年輕女子：Every shalalala/Every wo-o-wo-o/still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 to sing's so fine.

學生：（同時唱）Every shalalala/Every wo-o-wo-o/still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 to sing's so fine.

表演導引

1. 劇本對話使用國語與台語夾雜，同時搭配英文歌曲，女主角與家人相處使用台語，與學校

同事對話則使用國語，獨自唱歌的時候則是英文，除了確定語言發音正確而流暢之外，請思考一下女主角在使用三種語言時，是否可能呈現出人物不一樣的個性面貌？

2. 劇本中使用許多道具，收音機、制服、碗筷、書信、錄音帶，若單靠讀劇，希望演員能夠想像物件在手上的重量、質地、觸感、溫度。

3. 「女子」與「男同事」對話實際內容不多，你覺得「女子」聽到對方恭喜她結婚之後，會有哪些「潛台詞」？在排練階段嘗試在這個段落講出自己的內心獨白。

註：此劇台語文顧問為鄭閔尹。

致詞

蔡仔婷

改編構想

本劇的女子預設為〈萎縮的夜〉中主敘述者年老後的樣子，想透過在莊嚴、盛重的典禮中，失控、幾近瘋狂的獨白，呈現幼時至成人時期在家庭中所造成的創傷，如何影響她的後續生活，以及造成下一代的不幸；不僅談及男性父權／陽剛暴力造成的影響，同時也談及女性陰鬱／壓抑冷暴力的影響，在父親母親雙重壓力下，女子試圖逃離原生家庭的「牢籠」，但卻無法避免、任由自己的經驗和基因驅使，復刻這樣的傷痛在下一代身上。

劇本內容

燈亮。

熱鬧的婚禮現場。女子穿著一襲紅色長禮服，手拿麥克風站在舞台上，神情有些緊張。

女子：嗯……，謝謝、謝謝，謝謝各位來到這裡，參加我女兒妞妞的（哽咽）……，對、謝謝，有你們的祝福，我們家妞妞一定可以過得很好、很幸福。她是我一手拉拔長大的，從我懷胎十月把她生下來，就照顧她到現在，從小到大她也沒要求我什麼，真的是很乖，是我的心肝寶貝，喔，我有準備一些照片……。

女子翻找衣服口袋，拿出一疊照片，邊說邊分享。

女子：我看看，這張，是妞妞剛出生的時候，是不是很可愛，肥嘟嘟的手臂和腿，我每天都要來回摸好幾次，我那陣子心情很糟糕，離開前夫後，就帶著妞妞回娘家住，但是我爸爸不是很高興，也不完全是因為他，反正好多事情，我也跟媽媽生氣，可是我媽不會說什麼，

她就是傳統的那種女性，她不會說話，都很安靜，我跟她不一樣，我會把自己想的事情說出來，或是做出來——（被打斷）

女子好像聽到什麼聲音，有些生氣，邊尋找聲音來源，邊繼續說下去。

女子：……，哪有一樣，我跟我爸哪有一樣，你不要亂講，我才不像他不管女兒死活，到老了，還要我管他死活。

尋找聲音未果，女子對台下示意，繼續說下去。

女子：不好意思。（深呼吸）我最可愛的妞妞，我有幫她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喔，我告訴她，只有真的愛她的人，才會這樣幫她拍照，我是最愛她的——

女子停頓，拿出另一張照片。

女子：你們看！這是她剛上幼稚園的時候，我帶她去動物園玩，我說，妞妞啊，這動物園裡的動物，妳最喜歡哪一種，妞妞居然跟我說，（模仿妞妞的語氣）媽媽，我什麼動物都不喜歡，因為動物園裡面都沒有動物跟我一樣！

女子說完，自顧自地笑。

女子：我說，當然，哪有動物像你這麼好命，想幹嘛就幹嘛，動物，都是被抓到籠子裡的，全都是被逼的，哪像你，要做什麼，我就讓你做——我不想讓她跟我一樣，我媽就會逼著我做，我不喜歡也不行，她總是用眼神強迫我，有時候是懇求、有時候是威脅，有時候我好像知道為什麼她這麼對我——因為是她不想要的女兒，她看到我就會想到我爸爸，然後想到，她也是被逼的，被迫進這個「牢籠」。

停頓。

女子：而且是被「我」逼的，如果沒有我，她還可以自由生活，所以就換她逼我，逼我也要進這個牢籠。（停頓）她會擰我的乳頭，好像我做錯什麼事，是種懲罰，我越痛苦、她就越快樂，甚至看到她臉頰微微泛著紅光——那是不會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表情。

女子又開始看照片，邊自言自語。

女子：唉，算了，我對妞妞就不會這樣，她都是自願的，這裡還有，她念小學的時候，我們在房間拍的照片，她的胸部還沒開始發育，就像兩坨鼻屎；念國中的時候也有，這張，在她衣

櫃前拍的照片，她的胸部已經變大了，摸起來就像要拿去行天宮拜拜的米糕，上面有乾龍眼的那種；後來高中就是這張，在浴室的照片，我最喜歡跟妞妞一起在浴室洗澡，還有拍照，我會像她嬰兒時期那樣，來回摸好幾次，她那肥嘟嘟的手臂和腿。（停頓，對台下）你們別吵！這些照片——我都很喜歡——

女子抱著照片向抱嬰兒一樣來回搖晃，突然想到什麼，又開始翻找照片。

女子：喔，找到了，我最不喜歡的是這張，這是她大學的照片，唯一一張，不是我拍的照片。她在立法院裡面，和幾個男的一起拍的照片，頭上綁著布條，可是卻在笑，我跟她說有什麼好笑的，不管怎樣，不是都被關在立法院裡面嗎？結果我的妞妞居然告訴我，她是突破警察的防線才進去的，而且她是自願進去的，她好開心，妞妞說，進去才知道世界這麼好玩。我是不知道哪裡好玩，是因為進去了，還是因為那些男的，跟我就不好玩嗎？

女子來回踱步，一副焦躁的樣子。女子突然生氣。

女子：哪有動物像她一樣！（碎念）哪有動物像她一樣……，這種時候我寧可她像動物一樣，不要像我爸爸，那天回家，他也好開心，可是家裡的木地板全是他踩出來的腳印——沾著血的腳印，他是自願、自己去現場，到現場看政治犯被槍擊，被槍擊耶！沒有人逼他，

他自願去的，他笑得好開心、好邪惡，我真的好怕我的小乖乖、我的妞妞會跟他一樣，因為那個笑，真的、我真的覺得好噁心。

女子在台上乾嘔一陣子，突然大笑，接近瘋狂。

女子：噁……哈哈，好累，啊！我真的好累，我的人生就是，撿角，撿角你聽不聽得懂，都是我爸爸害的，我爸爸害我不夠，還要害我女兒，妞妞今天這樣都是他害的，他害的！（停頓）剩我孤單一個人，我女兒再也不會來陪我，（恍然大悟）對，這是她的報復，要讓我感到愧疚，做她的媽媽，我真的是，這是她的陰謀，對，她從小就想著，想著讓我難堪，在學校的時候也是，不在學校的時候也是，我沒有要她滿足我，但她只會讓我難堪，她小學三年級在學校自慰耶？自慰！我被老師叫到學校去，才知道這叫作「自慰」！我真的是，她去立法院也是，讓骯髒男人那樣對她！對我的妞妞！但她都說她是自願的，她說她跟動物不一樣……，可是，她就跟動物一樣，就只知道交配，只知道跟我頂嘴，說不要給我摸，她的身體她自己作主！作主？作主！我什麼時候作主過了？蛤？什麼時候！？就只會給我難堪，還會什麼？

女子彷彿看到妞妞，對著妞妞講話。

女子：妞妞？妞妞！妞妞來媽媽這裡——讓媽媽摸摸，妳肥嘟嘟的手臂、像鼻屎的乳頭、乾扁的屁股、我們可以像籠子裡的動物、交配、自慰——妳說話啊！說啊！（停頓）就連現在——也給我難堪，是嗎？

女子沉默，驚覺自己失態，尷尬笑了幾聲。

女子：哈哈……咳咳，不小心嚇到大家了，我今天在台上，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妞妞和我相依為命的日子啦，其實我也不是要她一定要陪著我，但我這個女兒很孝順，一直到她現在三十歲了，只要我生病，她不管是在上課、上班，就一定會請假回家照顧我，我再活也沒有多久，我不像我爸爸自私，我沒有把我的女兒當作是我一個人的……

女子沉默，收起相片。調整服裝，抓緊麥克風。

女子：今天站在這裡，該說的都說了，那我就獻唱一首《花若離枝》謝謝。
司儀：家屬答禮。

女子敬禮。

女子禮服由紅轉白，敬完禮起身。

表演導引

女子的表演是有點神經質而瘋狂的，雖然是致詞式的獨白，但是對於三個面向的觀眾卻表現出不同的反應，觀眾包含致詞場合台下的來賓／吊唁的親友、不在場的女兒，以及女子自己／潛意識延伸出的幻聽，雖然僅有一個角色，但因應不同的反應表現，也可由多人共同演出女子，增加戲劇的張力，以及增添在婚禮／喪禮上，不顧他人進行瘋狂致詞的荒謬感。

2010

〈女兒命〉

林佑軒

故事主人翁為跨性別的男同志青年，他發現父親竟與他同樣愛穿母親的衣裳。小說以摸骨算命師推算父親有「女兒命」而命名，隱含父子兩人皆有做女人的想望，也都想做母親的女兒。此作為2010年《聯合報》文學獎小說組首獎；2014年收錄於九歌文化所出版的選集《崩麗絲味》之中。

改編構想

原著小說本身已經具備了如同內心獨白的寫作風格與奇思幻想的氛圍營造，字裡行間藉由大量不同語言的使用製造諧音、誤讀等等效果，不只展現了不同性別氣質在社會上的多變樣貌，同時也折射出同志文化當中的暗號、特殊語彙。這群原先被主流社會刻意忽視的族群隨著時代的推進，也開始發出不同的聲音、揮灑出屬於自我的姿態。因此想保留原著作者的奇思幻想，在絢爛狂歡的場景中迸發出對愛情對生命的呼求，不強作解人，也不故作悲情，而是試圖尋找人物關係之間幽微的秘密。改編過程利用「漫才」、「變裝皇后」、「婚禮場景」這三個元素營造角色的扮演性，堆砌語言之間的真偽攻防，藉此試圖探討在這個社會中我們是否能夠真正的去了解自己，做自己，也聽見其他不同聲音。

舞台上子以變裝皇后的妖豔裝扮，搔首弄姿登台。

子：大家好，我是幼幼。好久不見，有沒有想人家？幼幼都有每天想大家喔。謝謝你們常常過來支持人家，不過今天很特別喔！今天是我 and 褚褚的大日子，來，自己的婚禮自己主持！來賓掌聲鼓勵鼓勵！先跟大家分享我和褚褚認識的過程，真的非常浪漫。我和他一起演戲，「羅密歐與茱麗葉」，他是白馬王子——

父親臉上畫著妝奔跑上台。

父：——你是小婊子。

子：喂！你才是大騙子。

父：大家好，我是幼幼他老爸，纖纖。

子：我是纖纖他後生，幼幼……不對啦！你嘛卡拜託咧，老爸，你在這邊幹嘛啦？

父：來喔，跟大家放送一下，今天是我後生的大好日子。祝他們吃甜甜明年生後生。

子：吃再甜也不會生啦。等一下，後生的大好日子爸爸不是應該在下面嗎？

父：爸爸偶爾也會想要在上面啊。

子：討厭啦，你這句話是不是有其他意思？

父：哪有，你都給人家亂講。人家是最有氣質的仙仙哪。

子：假仙。你麥假！

父：你才是 gay —

子：我若是 gay，你嘛係 gay —

父：在這邊大家都「干啲 gay gay」啦！

子：對啦對啦，現在大家都麥假啦。你是 gay 我嘛是 gay。好了，我們現在要先介紹新娘，等等再叫你上台。

父：我不夠娘？不夠台？

子：是爸爸要結婚嗎？

父：不是，是幼幼。

子：那可不可以讓我先介紹新娘？

父：可以。

子：今天的新娘就是——我自己：幼幼！

父：新娘好漂亮，腳毛光溜溜，身材一級棒棒好棒棒。不過幼幼長大秋起來就有乖了，不孝子。

爸爸揪你去算命你攏嘸愛陪我去。

子：拜託，算命都騙人的。

父：對啊，算命仙都黑白摸黑白講，給人家全身摸了了，說我有女兒命。結果生一個查埔有雞雞。

子：我才有個爸爸愛穿裙裙。而且你感覺被摸得很開心。

父：我是知道你演公主主要穿，先幫你試穿，爸爸真偉大。

子：對，爸爸最偉大，你先下去我們等等再繼續。

父：對對對，爸爸偏題，今天是大日子，幼幼要結婚。

子：跟我的白馬王子。

父：我知道，是褚褚！從你們兩個細漢就看你們抱著做伙玩。

子：才不是抱著玩。褚褚說我下面多一支，撞門框看看誰比較硬。

父：猴囡仔！這麼可以這樣子？

子：對啊，都不懂得憐香惜玉。

父：婚前性行為？爸爸也想要。

子：來不及了啦，你已經結婚當爸爸了。

父：婚外情？好刺激。

子：你爸爸這樣當難怪我整組壞掉，他們都說我是人妖。

父：你攏冇咧聽爸爸媽媽的話。

子：就是有聽你的話才不想跟你講話。

父：你不乖爸爸欲給你打。

子：現在才管教我太晚了啦。

父：是調教，爸爸也想玩玩看。

子：我以為你只愛玩變裝。

父：你變態，你壞壞，偷看人家穿衫。你不陪我去算命摸骨是不是在吃醋？你被褚褚抱著欺負怎麼都不告訴爸爸，是不是爸爸害的？爸爸是不是變態？

子：爸，你的妝花了，我幫你補好不好？

父：嘸免嘸免，爸爸可以自己來，順便去把衣服換下來……

父親漸漸離場，子看著父親的身影。

子：你不用做我爸爸沒要緊，你可以穿你合意的新衫。媽走了，不會回來了。她的衣服都留著，你穿，我也穿。那些衣服你不用關著，讓它們出來套在你身上，它們抱你抱得越緊，你越自由。

父親離場後。

子：我的老爸，身材纖纖，年紀還鮮鮮，害羞又純情，還會偷穿我媽的新娘衫。他不是一個好老

爸，我不是一個好兒子。我們都想過努力當個白馬王子，最後才發現我們本來就是昏睡的白雪公主，等不到白馬王子來親吻。沒有毒蘋果，沒有壞繼母，只有永遠不會醒的夢。我是幼幼，剛剛是我老爸纖纖。今天是我們的大好日子。

表演導引

同志議題原本被深深埋藏在社會底層，在近年多元性別意識漸漸抬頭，我們也能開始去理解、辨別彼此的相同與不同，透過對話取代誤解、謾罵、批判。在對白中充滿了諧音、嘲弄，在排練及演出的過程中希望表演者能夠營造出一種充滿傲氣卻又隱含著悲涼的歡快感，同時對白中也運用了台語、華語及外語的諧音，希望在聲音語言中製造出不同的層次感。而這段表演需要大量工作語言的節奏、角色的偽裝扮演以及性別的玩笑，需要表演者再多下功夫摸索不同族群的語彙及背後的心境。

改編構想

林佑軒在〈女兒命〉以父親與奕誠作為對照，展現宿命般的輪迴感，在結尾以一種開放式結局方式處理，看似美好快樂的婚禮，卻可能只是一種破滅的幻想。筆者捕捉住結尾的非寫實做為起點，安排父親的死亡以造成悲劇性。但筆者仍希望這種輪迴有打破的時刻，因此在前面以兒子的婚禮對應後面父親的死亡，讓父親的死亡造就兒子的新生，使這種悲劇感仍有一絲希望。

劇本內容

第一場

場景：婚禮會場

人物：奕誠、新郎、主持人、小女孩、小女孩媽媽、其餘來賓

主持人：今天！這個大喜的日子！我們真的是非常的感動，我感動到我都快要哭了，恭喜你奕誠，恭喜你俊賀！我真的是覺得……噢！我們臺灣隨著這場婚禮，又更進了一步！

奕誠：（在新郎耳邊小聲）你哪來這麼浮誇的朋友……

新郎：他自己當初吵著要當主持人。（聳肩）

主持人：他們！可是從大學時期就認識，在我們社團，一個社長，一個副社長！有沒有浪漫，羅曼蒂克！我們那個時候要做宣傳看板，都是這兩個人這樣（合掌）黏在一起，像白膠一樣，黏踢踢的！看了真的好羨慕喔！

新郎：（拍了主持人手臂一下）

主持人：好啦好啦，人家新郎已經等不及要看美美的新娘子了！現在，讓我們以最熱烈、最熱烈的掌聲謝謝他們！新郎新娘現在要去換下一套禮服了！鼓掌！鼓掌！

底下熱烈鼓掌聲，奕誠與新郎走到舞台另一側。

小女孩：哇！為什麼是叔叔當新娘子啊！

燈光暗。

來賓1：因為他就是一個變態！

來賓2：同志就已經夠噁心了，現在還多了一個什麼什麼？跨！跨性別喔！我咧跨三小啦！大雞雞說自己是女生，沒懶趴說自己是男生，不男不女，哎呦這些人怎麼敢活著啊！

來賓3：你都不知道，他老公是撿破爛的嗎？他高中就被破了喔！超～～～破～～～

來賓4：對啊！我那時在現場，他被他們校隊隊長幹到超～～爽～～一直叫！一直叫，叫到我們午餐都快吐了。欸果然隊長就是不一樣，是不是？

來賓5：所以他爸是被幹死還是被氣死啊……聽說他爸也有那種問題？

一聲尖銳的音效，聲音瞬間戛然而止。

奕誠停下腳步。

新郎：怎麼了？

現場安靜，奕誠拉住新郎的手，匆忙離開舞台。

小女孩媽媽：噓！小聲一點，不要亂講話。

小女孩：我只是覺得叔叔很厲害啊，那麼漂亮……我以後也想要變成他一樣的新娘。

第二場

場景：婚禮後台梳化間

人物：新郎、奕誠、父親

舞台上只有奕誠一人，他整理了自己的妝容，把頭紗、項鍊、耳環脫了下來，掛在衣架上。
新郎進場，後背抱住奕誠。

奕誠：我看著鏡子中的自己，抓起一把粉撲裡的蜜粉，將鏡子中自己的臉糊成一片。

新郎：他望著糊成一片的鏡子，開始怨恨自己，但實質上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怨恨什麼。

奕誠：他手指輕點著我的後背，試圖在我身上找一個立足點，什麼是立足點？是想要變成女生的男人？還是搞不清楚性向的他？是那些人說外面過度自由的法律？還是他們內在保守的思想？

新郎：我不知道他想要在鏡子中找什麼？但絕對不可能是我，或許是他父親，他父親早就死了。那我又想找什麼呢？可以免費幹的對象？伴侶？柏拉圖？我只是自以為聖母，可以拯救他的那種，其實我什麼也不是。

奕誠：我轉過頭去，與他激烈的熱吻。（背景傳出兩人的呻吟聲）

奕誠父親一身紅婚紗，對應奕誠的白色婚紗，從另一邊進場。他走到衣架前把頭紗取下，戴到自己頭上，把脖子上的白繩取下，掛上奕誠的白鑽項鍊。

奕誠：（喘息，被新郎吻著脖頸）我們還有幾分鐘？

父親：我們還能有幾分鐘？

奕誠、新郎、父親：我們，一分鐘，都不可能有的！

第三場

場景：奕誠大學套房

人物：奕誠、父親

奕誠回到租屋處，打開門，看到吊在天花板上的父親，一襲紅衣，桌上留下一封信。

奕誠：（拿起信）奕誠，他把我甩了，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選擇，我好喜歡這麼聰明的人。他知道我會是一個責任，一個累贅！他說幹男人的對女人可能不行，幹女人的對男人可能不行，但還沒遇過像我這樣不男不女的，真有趣。他用有趣來形容我，你媽還沒這樣說過我。算命說我有女兒命，那我不知道你阿公阿嬤有沒有。他們應該沒有，是我猜錯了，很多事都錯了，包括生下你。我還是愛你媽的，我也很愛你，你跟我不一樣，你知道你要的是什麼，但我不知道。我只有自私，自私的人就是活該跟報應。

我想要跟你媽永遠快樂，但我選擇在她面前戳破，我知道我會戳破，但我還生下你，我知道我會生下你，但我還是讓你媽離開。我知道你會難過，但我還是在你家選擇了結。

因為我想讓你看我最美的樣子。

奕誠，下輩子，我們會是最美的母女，對嗎？

奕誠折起信，燈光暗。

表演導引

在這個作品希望可以引導學生對於性教育以及多元性別的尊重，了解他們的心情與處境。在第一場奕誠幻聽到來賓對他的羞辱聲，可以善用多種舞台形式處理，諸如讓所有演員背對舞台表演來賓聲音，或是請台下的觀眾幫忙念出來。在第二場時，可以讓父親的聲音製造奕誠與新郎台詞的回音，幫他們強化台詞的重點，增加渲染力。第三場，父親可以跟奕誠疊音念出重點句子，強化感情。獨白中盡量能讓聲音展現出層次感，堆疊氣氛，讓壓抑的氛圍展現。

2014

〈佑佑〉

林新惠

此篇為2014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之佳作作品。以日復一日的打卡機和長鐘的嘆息聲計數著職場女強人在傳統社會的期待下走入家庭、將厚望寄予兒子身上，面對產後重返職場的光景不在，丈夫與兒子有家不歸的親情疏離，她在與兒子同名的實習生「佑佑」身上重新找回生活的熱情。文中如實的歷程書寫，反映著職業婦女在身分轉換時的迷失與困境。

誰才需要吃鮭魚

林佳穎

172

改編構想

為了讓青少年能透過劇本大致理解原文脈絡，選擇擷取部分原文並加以描寫情感部分。我認為〈佑佑〉很符合青少年現階段與家人、自身內心的拉扯，並想藉由「鮭魚」這個物件闡述父母期望與孩子自我認同的落差，這就是一個衝突點！那麼在這樣的僵局中，誰該讓步？誰該堅持？或是大家都需要靜下來好好傾聽對方？

劇本內容

角色

她（六十歲）劇本中簡稱「她」女主角
佑佑（二十二歲）公司新進實習生
檔案室同事劇本中簡稱「檔」
兒子（二十八歲）

場景

餐桌、檔案室

物件

便當裡的鮭魚（年輕人補腦、老年人延遲腦力視力退化、改善心血管疾病、適合消化不良者）

173

舞台示意

舞台中央燈亮。她坐在椅子上，稍面向右舞台，桌上擺著兩個便當。兒子佑佑從右上舞台開門走入，背光向著她拉長影子。她緩緩抬頭與他對視，沉默許久又垂下眼，兒子拿起一個便當離開，重重關上門，燈暗。

燈全亮，檔案室。她轉身面向左舞台的同事。

檔：你這幾天來得真早，現在才八點半呢。

她：是啊（將垂在臉龐的頭髮順至耳後），好像有種回到年輕時的感覺了。

檔：我倒覺得是老了呢。上了年紀，總是越來越早起。

她：總之，我們也算是到了能好好照顧自己的時候。最近看了幾個專做養生的頻道，要從飲食方面下手，功效最好。啊，說到食材，鮭魚不錯！以前說是吃魚能長腦。而且鮭魚做煙燻、炒飯、油煎、清蒸都很合適！簡單又不失多樣性。

佑佑小時候，我常給他煮鮭魚，自己都捨不得吃呢……（回憶起往事輕笑）你說牛？唉，我跟你說，那種東西吃了也不過長一些肉，久了還傷身！……佑佑啊？唉，他一直都很乖（我也沒什麼好操心的……最近也是平平啦，我是覺得喔，孩子健康快樂最重要，工作好不好有沒有賺錢是其次啦啊哈哈……（莫名感到心虛）啊……對了！你今天午餐吃甚麼？

很少看你在這裡吃飯耶。

檔：吃全家？姊我跟你說，微波食品對身體不好（至少也要買個自助餐之類的熟食啊。時間夠的話也自己做便當，就當作一種興趣吧！妳看，我最近都自己做午餐，早點起來精神好像跟著好了呢！

她：噯！我沒有吃那麼多啦！另一個是給佑佑的……是……

敲門聲。

檔：（起身開門，看見佑佑在門口）要找資料嗎？

佑：是的。請問：檔案室還有人嗎？

檔：（指向她）有問題的話再問她就好。快進去吧！（離開）

佑：阿，好的……（擋住快關上的門，探頭）

佑：（小聲）您好……請問財務部的資料在哪裡？

她：最右邊第三格。

佑……謝謝。（進門拿資料）

她拿著便當起身走向佑。

她：我們今天：一起吃午餐吧？（想把便當塞給佑）

佑：！（驚嚇，下意識往後退了幾步。便當掉到地上）對……對不起，不……不用了……謝謝。

她：……？

她：（錯愕）什麼？我這是為你好啊！都是為你好啊……（屈膝蹲下撿起掉在地上的便當，倉促打開蓋子，雙手顫抖把便當往佑佑胸口送去）你看、你看，今天也有鮭魚哦……多吃鮭魚很好……

佑：（終於情緒爆發）需要吃鮭魚的人是妳吧！（把便當推離）

她：（驚嚇）佑佑！！……原來……你不喜歡吃鮭魚……是嗎？

佑：不是不喜歡……是不適合。（翻起袖口）你都沒發現嗎？我對鮭魚過敏。

她：（像是突然想到什麼）啊……

佑：（嘆氣）而且妳知道大家講得多難聽嗎？什麼姊弟戀……連母子戀都出來了……對不起，請不要再這樣了……（面向她，微微顫抖一步步退向門外，關門）

她：（有點生氣）什麼母子戀？

佑愣在門口。她緩緩蹲下，輕撫地上佑佑扭曲的影子。

她：我們……本來就是母子啊。沒關係，沒關係，媽媽明天做別的就好了。好不好啊，佑佑？

表演導引

給「她」：你是否很堅持某件事情，並希望讓大家這些都是真的呢？你會採取甚麼手段達成目的？如果事與願違，你心裡第一個感受又是如何？

給「佑佑」：你被期待過嗎？如果有人不理解你，卻對你懷抱很高的期望，又在期望落空時批評你，你的感受是什麼？你會如何反抗？

改編構想

小說中，女主角在年輕的同事身上找到了兒子佑佑昔日的身影，之後她一連串看起來脫序的行為可能只是想要彌補自己所失去的機會。我最感興趣的，是主角發現自己變成一個不符合自己預期的母親的挫敗感。原作的兒子其實只是繭居在房間裡，沒有死去。但在劇本裡，我想賦予女主角一個近未來的科幻空間，以及更加艱困的處境，以便辯證這個主題。這個科幻的設定中，有人發明出仿真的AI機器人，可以像觀落陰一樣讓生者跟死者溝通，而女主角想透過這個新科技來問出自己沒來得及從兒子身上得到的答案。

劇本內容

一個像實驗室或病房般潔淨、除了兩張椅子外空無一物的小房間裡，坐著一位低著頭的十八歲年輕男子，因為一點都沒有動，看起來像是個假人。一位腹部隆起的高齡產婦走進房間。這時，男子才彷彿被啟動般，緩緩抬起頭，對孕婦微笑。孕婦發出壓抑的驚呼聲。

孕婦：佑佑！

孕婦上前，情緒激動地撫摸著男子的頸部。她身上發出微微的警報嗶嗶聲。

孕婦：還痛嗎？

男子：我沒有神經。不會痛。

孕婦：喔，對，但真的太像了……太像了……

男子：那我們開始吧。請問有沒有什麼禁忌的話題？

孕婦：沒有，我們盡情聊。

男子：對了，剛剛您進來前，我們同仁幫您裝了心跳血壓的偵測。一旦有異常就會發出聲響提醒。

孕婦：好，來吧。你想說什麼就說，不要有顧忌。

孕婦在空椅子上坐下，貌似疲憊。男子的神態產生些微的變化，進入他所扮演的「佑佑」角色。

男子：媽媽，妳……

男子指著孕婦的肚子。

孕婦：嗯，四個月了。

男子：爸爸也同意嗎？

孕婦：說我浪費錢，都幾歲了還……

男子：嗯嗯……

孕婦：不對啊……你之前都會陪我一起罵的。

男子：對不起。我再試一次……（男子調整成凶狠的態度）自己腦殘投資賠了那麼多，還有臉說別人浪費錢。

孕婦：好像又太嚴厲了一點吧。佑佑是很溫和的，也很有同理心，大家都喜歡他。

男子：那……「這怎麼會是浪費，小孩當然是最棒的投資啊。」（頓）這樣可以嗎？

孕婦：我也不知道，沒關係。

男子：抱歉，下次我會調整的。目前我已經把他的日記都處理完畢、前三次算是測試，免費的。

只要把我當作他，正常談話，我會愈來愈像。

孕婦：沒關係。慢慢來。

停頓。

孕婦：（指著肚子）要不要跟他說說話？

男子：嗨，我是你哥哥。雖然我成績沒有很好，但是小學的作業，我還是可以幫你寫的喔。以後

如果有同學欺負你，你就說「我哥哥會來把你揍扁！」啊！我還可以教你打籃球……對

不起……媽媽，妳不喜歡小孩打籃球。

孕婦：不會，打籃球是很好的運動啊。

男子：為什麼妳不讓我打？

孕婦：讀書時間少，成績可能會受影響。

男子：大概是我頭腦不好吧，別人都做得到。

孕婦：怎麼可能頭腦不好，我跟爸爸都……

男子：數學我就是不懂。

孕婦：媽媽的數學也沒有很好啊，所以才要更努力補強。

男子：不能跟妳一樣念文科嗎？

孕婦：念文科沒有一技之長，怎麼跟別人競爭……

男子：媽媽不是也在公司做得好好的嗎？

孕婦：……你是男生啊……

男子：啊，因為男生應該做一些比較勇敢的事情對吧。妳怕我被人認為沒出息嗎？

孕婦：當然啊！

男子：沒出息，會怎麼樣呢？

孕婦：會很後悔啊！後悔以前怎麼不努力。到時候會怪我沒有好好栽培你。

男子：不會，媽媽對我很好啊。

孕婦：對啊，我對你很好的啊！那你為什麼再也不跟我說話了？

男子：不知道要說什麼。

孕婦：你現在不就說得很好嗎？

孕婦的心跳血壓偵測開始發出微微響聲，後來會隨著情緒愈來愈明顯。

男子：但準備考大學那時候，我實在太容易惹妳生氣了。

孕婦：什麼生氣，我才沒有。

男子：妳看到我成績的時候就很生氣。

孕婦：我從來沒有罵你，也沒有打過你，因為我知道那樣對小孩的心智發展不好。

男子：那我大概是搞錯了。

孕婦：對啊，而且我不是一直告訴你嗎，你是最棒的。

男子：我是最棒的？

孕婦：對啊，只要你肯努力，一定可以的。

男子：可是我學測考得那麼糟糕。

孕婦：所以我不是跟你說，再給自己一年，你一定可以的。

男子：萬一再一年還是不行呢？

孕婦：不可能的！還記得嗎？你小學的時候，十二個學期有十個是前三名欸！還得了好幾次五育

績優獎！

男子：小學已經是好久以前了。

孕婦：但你的資質是很好的，就叫你不要放棄啊……

男子：不能放棄嗎？

孕婦：一旦放棄你就輸了啊！

男子：我沒有一定要贏啊……

孕婦：什麼意思？

孕婦身上的警告嗶嗶聲愈來愈大。

男子：我建議現在先暫停。

孕婦：不是，你剛剛那是什麼意思？那是你的意見還是佑佑的意見？

男子：抱歉，我也不曉得，我才剛啟動，很多事情還不熟練。

停頓。孕婦試圖回復冷靜，下意識的摸著肚子。

男子：是男生還女生？

孕婦：還不知道，照超音波時他都盤著腿。

男子：到時候，要記得告訴我結果喔！

孕婦：好。（停頓）唉，我現在只剩下他了。不知道是出了什麼問題……好像我身旁的人都沒辦

法好好待在我身邊。先是你爸開始不回家，然後是你這樣……

男子：放心，以後想見我，我都在這裡。

孕婦給男子一個久違的微笑。

男子：那麼，今天時間差不多了。最後，有個問題想問您。日記本裡面，有破損的幾頁我們已修復並判讀完畢，您可以授權開啟嗎？

孕婦：當然可以。

男子：抱歉，今天應該早點詢問您。

孕婦：是什麼部分？

男子：大概就是寫到「不知道是哪天開始，我不是你想要的孩子了，真希望我可以變得更好」的那一部分。

男子語調平靜，但他的話語顯然對孕婦造成不小衝擊。警告聲開始嗶嗶作響。

男子：需要先停一下嗎？

孕婦：沒關係，你繼續。

男子：還有「希望我在媽媽肚子裡就淘汰掉、希望可以重來一次」的那一部分。

從孕婦身體緊繃的程度和震耳欲聾的嗶嗶聲可知，她的忍耐已經到了臨界點。

男子：最後，還有最後面字跡潦草、紙張被撕碎的「真的好累，想放棄了」那一部分。

孕婦：如果你跟我講，我會改的啊！為什麼都不說呢？不可以！不可以這樣！我不要你丟下我，

不要！！

男子：下一次我們會把這些部分加入談話。希望你會喜歡。還有，之後我們將推出理想小孩培育

計畫，我們會提供跟新生兒一模一樣的陪伴員，讓新手爸媽練習怎麼樣教出一個完美小

孩。如果現在預購，可以折抵維修費喔。

表演導引

仿真機器人的角色很挑戰。因為他一人分飾兩角：一個是扮演佑佑，一個是初始機器人的設定。起先兩者區別會很明顯，但後來界線逐漸模糊，直到最後公司的新服務廣告才真正完全回到

機器人的本來面目。表演者可以容許自己在兩極之間的光譜中尋找角色當下的位置，並不是一直非黑即白。相對的，孕婦雖然理性層面上知道眼前的不是自己的兒子，但「入戲」了之後對機器人的態度也會隨之改變。

2017

《花開時節》

楊双子

以21世紀少女穿越臺灣1930年代日本時期為題材，描述富裕家族中一千女性各自應對不同命運的歷程與心理變化；同時結合詳盡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之考據與具可讀性的小說體裁，以及鮮為受人著墨的女性情誼描寫，試圖開拓臺灣當代歷史小說類型。作者楊双子以同名小說向臺灣首位女記者楊千鶴之作品〈花開時節〉致敬，同時為楊千鶴所提出的歷史叩問作出深刻的回應。

能不能永遠是少女？

陳佳君

改編構想

現代女大學生馨儀因意外落水後穿越至三〇年代的臺灣，化身為富裕的知如堂楊家尪千金雪泥，與日本華族出身的灣生早季子成為最親密的摯友。兩個年紀相仿的女孩，一起分享喜悅、度過悲傷、談論夢想，許下一同前往內地讀書的約定。然而，一封意外的電報傳來，登時打破兩人原本規劃好的人生。雖然早季子不顧一切地要幫助雪泥達成留學的夢想，然而，在幾經考量後，雪泥還是決定留在本島承擔起家族責任。

現實的殘酷讓她們被迫分離，如果雪泥不是雪泥，如果雪泥和早季子永遠是少女，那該有多好？如果雪泥跟早季子都只是平常人家的女孩，同樣的故事會否有不一樣的結局？還是她們一樣得衝撞當時對女性的種種桎梏？

劇本內容

臺中車站的剪票口附近，有一個嬌小的女孩站在大廳的角落，白色顯眼的水手領制服招來了不少詢問的目光，一只輕便的皮製行李箱安靜的放在腳旁。她的眼神來回在人群裡不斷的搜尋，看起來似乎在尋找著誰的身影。

雪泥從遠方快步走來，好不容易才穿過車站重重的人潮，見到早季子的身影後緩緩靠近那女孩。

雪 泥：不好意思，小早等很久了吧？

早季子：我以為小雪連最後一程都不來送我了？

雪 泥：怎麼可能？只是家裡事務繁雜，匆匆忙忙的。這幾天去了一趟大肚山，賽馬場剛完工，

會來看賽馬賭錢的人，應該也買得起美國雪糕，家裡商店可以調整一下進貨商品，錯過這個賺錢的機會就可惜了。

早季子：小雪的腦袋真好，現在的知如堂應該已經不能沒有妳了？

雪泥：（嘆氣）正因為我是知如堂的扈千金。當我過著比其他人更好的生活時，也得開始為家族承擔一些事情。

早季子：可是小雪不是也想要去內地讀書嗎？

雪泥：當初把最重要的人生規劃都寄託在哥哥身上，或許是個關鍵的錯誤。原本以為，哥哥從東京順利完成學業後，可以回來本島接管知如堂。看樣子，是我想得太天真。

早季子：為什麼要這樣輕言放棄？身為一個女性，只要有獨立的想法和經濟能力，就可以靠著自己生存在這個世界中。如果是錢的話……

雪泥：就連貴為華族的松崎家，還是得選擇離開日本來臺灣，才可能過上真正想要的生活。何況，知如堂楊家只是本島地方一個小小的地方家族呢？

早季子：是小雪讓我鼓起勇氣，走一條不尋常的路，當一位大學教授，但小雪卻在最後向夢想進一步邁進時，選擇放棄。我不懂、真的不懂，都還沒有試過，怎麼……

雪泥：我一直想，想要改變知如堂，想要和這個世界對抗。不斷地想著、堅持著某些事情，但努力這麼久，卻始終停留在原地。

早季子：是因為惠風哥哥的關係？

雪泥：自從惠風哥哥吞禁自殺的消息從東京傳回來，所有的計畫都被打亂了。阿嬤也氣到心臟病發作，知如堂是不可能再託付給哥哥了。

早季子：那小雪真的要結婚嗎？

雪泥：我也沒想到家裡真的決定招贅，不過，這應也是四、五年之後的事情，阿嬤說好的對象需要花時間細細觀察，沒急著幫我訂下婚事。但是說實話，我現在也煩惱不了這麼多事情了，所有的事情就一直冒出來，不到最後一刻，什麼事情都很難說。

早季子：小雪這麼聰明，難道沒有其他辦法？

雪泥：在知如堂，有能力的要幫沒能力的擔起來。雖然阿嬤沒有明講，但我們都得為大哥分擔他肩頭上的責任。

早季子：為什麼非得是小雪，那些是小雪必須一個人沉默接受的事情嗎？難道知如堂沒有其他人可以共同承擔嗎？

雪泥：有誰？春子姊為了家族的生意嫁給大稻埕的茶商，恩子姊嫁給一般商家，她們光是努力站穩自己的位置就快耗盡了心力。知如堂在我還沒意識到之前，就早早規劃好我們之後的人生道路。現在的我，還有其他選擇嗎？

兩人並肩坐在車站大廳長椅上，早季子突然轉身盯著雪泥。

早季子：我們一起去內地吧！

雪泥：怎麼……突然這麼說？

小早將手伸過來，小雪感覺手心裡有一張小早遞過來的硬紙。

早季子：對不起，瞞著小雪擅自妄為。

雪 泥：這是……船票？往內地的？

早季子：（急促）我都請哥哥安排好了，不用擔心。小雪搭船到神戶港後，會有人接應妳的。食宿及入學的申請都已經準備好，妳可以在東京專心準備考試。

雪 泥：我們……

早季子：也許短時間我們沒辦法見面，但還是可以透過電報跟信件聯絡。對不起，小雪……（雪泥站起身也拉起一旁坐著的早季子，直直往剪票口走去）

雪 泥：走吧，我們一起坐火車去基隆。

早季子：（語無倫次）什麼？小雪是答應了嗎？那學校課程呢？

雪泥沒說話，直接拉著早季子進入車廂內，蒸氣火車發動的鳴笛聲響起。）

早季子：小雪，對不起、對不起……

雪 泥：噓……沒事的。

雪泥和早季子在途中買了月台小販叫賣的炒米粉，以及放有鹹魚的鐵路便當。

早季子：記得嗎？去年冬天我們一起去臺北時，也是吃著同樣的便當。

雪 泥：配菜比去年減少好多，或許是戰爭的關係。唉，想不到糧食配給也終於影響到這裡了。

早季子：如果能夠跟小雪再去一次淡水就好了。

雪 泥：想去的地方太多，我們曾經說過春天要搭火車上阿里山看櫻花，還有要一起去爬新高山……

早季子：到內地後，我們也可以去上野恩賜公園看櫻花，小雪應該也很期待到東京看看吧。

雪 泥：小早太貪心了吧。可是……說真的，真想跟小早再去一次夏天的海水浴場，就算會被曬傷也沒關係。

早季子：我還想著能一起做好多事情，像以前一般在知如堂內閒晃胡鬧、到禾埕上騎腳踏車、偷跑去大肚溪邊釣魚、摘時計果當點心，妳再用蘆薈汁液幫我塗抹被曬傷的地方……那時候好快樂。

雪 泥：被曬傷也是快樂的事情嗎？

早季子：就算是在大雷雨之中奔跑，只要是跟小雪在一起，也會是美好的回憶。

雪 泥：小早，你知道嗎？我們路邊常看到日日春花，它的花語是什麼？

早季子：不知道吶，是什麼？

雪 泥：就是快樂的回憶。

早季子：好懷念那時候可以和小雪一起玩耍和冒險。不論做什麼，只要跟小雪在一起，都是快樂的（將頭靠在雪泥的肩上）。

雪泥：還有那個時候可以大膽的做夢，管它會不會實現。

早季子：未來的日子值得期待嗎？

雪泥：當然，因為小早要準備當大學教授，就會成為推動這世界前進的一股力量。

早季子：別說了，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做的到，但我希望能改變女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雪泥：儘管不是立刻就會發生的事情，但我想這個願望，一定會在我們有生之年出現的。

火車響亮的氣笛聲再次響起，正準備進入月台，舞台標示站牌為基隆。

雪泥：對不起，我只能陪小早到這裡，我還是沒有辦法拋下知如堂的大家，跟著小早就這樣一

起到遠方。對不起，我以為我夠勇敢……

早季子：怎麼……小雪的選擇對我來說好殘酷。

雪泥：因為我生在知如堂，如果我是平凡人的話……

早季子：為什麼……為什麼神明大人沒有聆聽我的願望？我只是想和你一起漫步在大學裡……一起努力去追求妳所說的那個未來，那個女人都能自由做自己的時代。

雪泥：對不起，小早，對不起……如果可以，真想帶著小早，走到天涯海角，走到世界的盡頭。
早季子：如果……如果我們能夠永遠都是少女就好。

表演導引

雪泥是知如堂的扈千金，身體裡有著從現代臺灣穿越至日治時期的女大學生靈魂，總想著改變知如堂、改變世界，原本要和早季子共赴日本讀書，卻因為家族內的變故打亂了她原本的計畫。演員詮釋時可以展現出一種對人生的無奈和失落，想像自己因背負家族的重擔而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早季子為松崎家么女，個性內向，舉止優雅有禮，從小跟雪泥一起長大。當得知雪泥因為其家族內的變故，可能無法共赴日本讀書時，為此想方設法。演員詮釋早季子可以在溫柔的性格中展現堅毅的態度，想著要如何說服關係親密的好朋友一起追逐夢想。





2018

〈性意思史〉

張亦絢

藉由主角路易對性的好奇與研究，反映出少女們之於性的集體失語。〈性意思史〉原是2018年《聯合文學》雜誌中的12篇連載，後為《性意思史：張亦絢短篇小說集》中的一篇小說，文中談及女孩自慰、性幻想、為性受傷與成長，張亦絢想為少女找回談「性」的語言，並予以陪伴；而其所謂的少女，也包含認為自己是少女的男孩。



改編構想

〈性意思史〉以第一人稱寫路易的好奇——她好奇自己的身體、心理和慾望，好奇別人怎麼看性，更如勇者無懼無知地解鎖好奇之事——對象不分男女，性與感情不論高低貴賤。長大後學電影，接觸所謂的藝術與準藝術家與更多以浪漫之名、行浪蕩之實的人。這提供她更多觀察、狩獵與被捕獲的樂趣。

Isaac／依薩克在原書中占了一頁不到，卻是路易的對照組：路易覺得他優秀單純、閉塞羞怯，只因跟別人不一樣而遭受不公平漠視。一次聊天時太投入，一把抓到路易的胸乳，尷尬得有點可愛。

《知己》將時間改編到二〇〇八年：Isaac一看就知道兒時討喜、長大有點討人嫌——不是

長得不好，事實上才貌雙全，但大部分時候有種超現實的樂觀自信與外放，導致與旁人格格不入。於是他格外珍惜路易的友善親和，卻誤抓路易的胸。除了尷尬慚愧，又心生旖旎、春夢一場；他備感羞恥不堪，卻情不自禁；他想說服自己「炮友易得，知己難尋」、切莫入坑，殊不知路易已經滿腔好奇地在坑邊等他了……

劇本內容

Isaac 從洗手間出來，瞥見路易走進酒吧。

Isaac：嗨，路易！好久不見。真高興見到妳！

路易·Isaac——（兩人擁抱）這個時間你怎麼在這裡？不用加班？

Isaac：我到附近辦事，剛好經過了，就來喝一杯。

侍者：先生，我先幫您整理桌面的餐點好嗎？還有，您前兩天想試的 Imperial Porter 也來了，

您今天也沒有開車吧？要不要來一點？

停頓。

Isaac：呃，可以啊。

路易：（意有所指）這裡的服務，很不錯啊，連你想喝什麼、有沒有開車都知道。

Isaac：嗯……是蠻好的……

路易看著 Isaac，等他說些什麼。

Isaac：……好吧，我來這裡，是因為妳。

路易：（故作無知）因為我？有什麼事嗎？

Isaac：其實也沒什麼。只是想到上次陽光劇團用了雙面式舞台之外，還有一個林奕華改編的《包法利夫人們》、*Madam Bovary is Me* 也用了雙面式舞台。我覺得蠻有意思的，想聽聽妳的想法。

路易：就這樣？

Isaac：嗯，對啊……妳不覺得他的舞台用得也很妙嗎？一面黑板、幾張桌椅，就重現了整個故事。

路易：是還不錯。但我不太喜歡他的作品。大概因為這幾年看太多了，好多性、慾望、情感。

你不覺得這些東西口說無用，而應該要實踐與探索嗎？

Isaac：沒錯！

路易：就好比機智問答那一段，簡直太搞笑了不是嗎？

Isaac：對啊我也這麼覺得！

路易：那你呢？你喜歡哪一段？

Isaac 沉默不語。

路易：你覺得呢？

Isaac 繼續沉默不語。

路易：Isaac，你不會根本沒看過《包法利夫人們》吧？

Isaac：呃，對。

路易：你騙我？

Isaac：呃，我也沒有說我看過……

路易：所以這是怎樣？你上網查資料？你幹嘛這樣？

Isaac：我只是……我只是想多跟你聊聊。我覺得妳很有趣。我們有很多想法很接近。我覺得我找到了一個……知己！所以，我對妳……。

路易：啊？喔，好喔……知己喔？

Isaac：呃……

路易盯著 Isaac。路易的手機鈴響了，有人來電，路易接聽。

路易：喂……什麼事？喔，是嗎……好我知道了。（看見 Isaac 坐立難安，心念一轉，開始故作

甜膩地對話，但其實電話已經掛斷）親愛的，妳不該這個時間打電話給我的。妳不是應該洗乾淨，在床上等我嗎小蕩婦？嗯……好了，去準備吧，我很快就回去了，嗯？妳給我等著！好了掰掰。（親吻）夠了喔！等一下我就從頭到腳、由裡到外來一遍！去去去！

路易掛上電話，回頭挑釁地看著震驚又尷尬的 Isaac。

路易：抱歉，久等了，我們家那個，有點黏人……（一邊說一邊觀察 Isaac 的反應）

Isaac：不會不會！蠻好的！

路易：不過沒關係，等一下我就回去「探索與實踐」了。我們剛剛說到哪裡了？你說你對我……

Isaac：沒事，我就是想說我對妳……

路易：你對我有意思？

Isaac：啊？

路易：不，我應該說，你是不是有意思……睡我？

Isaac：什麼？

路易：嗯？

Isaac：這……這怎麼可能呢呵呵妳別開玩笑了，我們是朋友！

路易：少來了 Isaac！老實告訴你，最近我幾次經過這裡，都看到你坐在裡面，難道你不是在守株待兔？你不就是為了等我、跟我聊，然後找機會跟我睡？

Isaac：我……

路易：而且，朋友？哼，難道你沒有跟朋友睡過？

Isaac：呃，有。但是那是因為……

路易：這不就對了？

Isaac：我……我們兩個交情不一樣，我把妳當……好朋友！

路易：然後？

Isaac：這……好朋友就是好朋友，不是炮友！

路易：嘖！都是朋友嘛！

Isaac：這不一樣！好朋友會聊工作、講幹話，也會一起抱怨老闆、一起大笑……

路易：這不衝突啊！我們「餓了」的時候還可以「餵食」彼此，然後在床上一起呻吟吼叫呢！

Isaac：可是好朋友要是成了炮友，不會太親密嗎？而且萬一沒興趣了，連朋友都當不成！

路易：你會不會想太多？喜歡，就……幹了再說啊，嗯？

Isaac：路易！路易……你知道……我不是太討人喜歡。有妳當好朋友，我覺得很好，所以我不想把它弄得……亂七八糟！

路易：你現在是怎樣？找理由自我欺騙？那你上次幹嘛抓我胸部？

Isaac：呃，那不是抓！那是摸……不，不是！路易妳不要這樣，妳明明知道那是個意外，我是跟妳聊得太開心了，不小心碰到的！

路易：好好好，別急別急！你不是故意的，那是一個意外，好不好？你也沒有想跟我上床，我只是你聊戲的朋友嘛好不好？我走了。反正我只是不重要的人，自作多情自取其辱嘛！

我回去找個人來睡，現在！馬上！

Isaac：路易，對不起，妳不要生氣，我……，等一下！什麼找個人來睡？妳剛剛在電話裡不是說……？

路易：那是我表妹！

Isaac：什麼？那妳剛剛的電話是什麼意思？妳跟妳表妹那個……

路易：一開始是我表妹，後來是我的貓。

Isaac：妳跟妳的貓？這尺度……

路易：你在想什麼鬼？！這陣子我太忙了，把貓寄在我表妹那裡，我剛剛在跟我的貓說話！我在逗貓啊！你這個豬頭！

Isaac：呃……我不懂。妳這麼做的意思是？

路易：意思是「我在逗你」！我也想睡你、跟你既當朋友又當炮友！但是，現在，我不想了。

兩人沉默不語。路易凝視 Isaac，得不到想要的回應，轉身走。

Isaac：路易，我把妳當好朋友，覺得妳是男、是女，對我來說都沒有什麼兩樣。但後來我發現，還真的……不一樣（眼睛瞥見路易的胸部，抬眼看見路易正瞪著自己，倉皇轉開視線）。

我是說，我以為女人和男人不一樣。我以為只有我們男人滿腦子想做愛，連自己都想上。

路易：也沒有那麼不一樣吧？至少，我跟你以為的女人不一樣。我和「特定的人」做愛，有時候也和「慾望」做愛。有的人可能覺得這樣很下流很卑鄙，但是，這樣子的我，至少很誠實。

停頓。

Isaac：那……也許……妳願意和我去吃個晚飯，再看看接下來怎麼……

路易：一起實踐與探索情感，性，與，慾望？

Isaac：……對，從頭到腳，由裡到外。

兩人凝視彼此，一起離場。離場時路易拉著 Isaac 的背包，經意或不經意間，碰 Isaac 的腰。

表演導引

〈性意思史〉是篇大膽的小說，《知己》是大膽的改編，直白又誠實地書寫「性」，書寫了某些人對性的意識與行為。

性既狂烈又幽微，與人性並無二致。建議先讀〈性意思史〉，思考、感受並回溯爬梳自己的覺知與經驗；再來到《知己》，為兩個角色設定成長背景、性格態度，用不同角色、態度或立場「玩」台詞。於是或許能在貌似露骨挑逗的對白中，看見路易世故言談背後的率真與純粹，Isaac 外放言行背後的曲折心緒與缺乏自信；你理解你的角色，一定程度地喜歡甚至認同你扮演的角色，才能有說服力地扮演；而後，看見自己害怕的、害怕自己看見的，甚至，害怕看見自己，也不一定。

最後，Drama is serious fun. So is Sex. 它們都值得認真以待、真誠付出與享受。

路易掛掉電話，再度拿起乳液時，手機又響了。

路易：盧沛妳幹嘛還不睡！打斷我的好事耶……什麼？妳又搞上人家女朋友！……好啦明天再說，整個下午都給妳，情節不夠「嗨」晚餐錢妳付喔……好啦，我要去睡了，

Bye——

路易斜躺在床上，手機又響起，皺眉，接起。

路易：哈囉，十二歲的我，現在還不睡……今天又有什麼問題啦？

氣氛變得有些不寫實，小路易拿著撥式轉盤的電話走出，坐在床的另一邊，有點侷促不安。

小路易：沒有啦，想說看妳在幹嘛啊，大人晚上很忙喔，我爸媽剛剛已經把房間門鎖起來……

路易：大人等小孩睡著以後有很多事要幹啊，妳以前還不是不小心看到，還裝！

小路易：對對對，有一次爸媽忘記鎖門，我不是故意的，嚇死我了！

路易：有什麼好嚇，太尊敬爸媽所以從來沒想像過？不然妳以為妳是哪來的？自己從水裡爬到陸地誕生的嗎？

小路易：（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嗯，妳本來要睡了嗎？

路易：妳是來問問題的嗎？真的把我當性愛導師喔！

小路易：什麼性愛導師啦……喂，我才十二歲，先說我還沒有要幹嘛喔！想說問別人還不如問問以後的自己——比較有經驗嘛！……所以，妳在幹嘛？

路易：我本來要和自己快樂一下啊，電話一直來。

小路易：喔喔——那個啊……其實我有在偷偷練習。

路易：我知道啊，如果十二歲還不會自慰，現在說出去會被笑吧，以前我連盧沛都沒說哩。

小路易：這種事是要跟誰說……自己來，真的很快樂吧？

路易：當然快樂！自己的手想去哪就去哪，要揉要壓、要搓要摸，力道隨心所欲，輕輕鬆鬆、爬到高峰，一個人就能「嗨」。

小路易：「嗨」到底是什麼感覺？昨天媽跟隔壁阿姨聊天，我剛好回家，結果阿姨的女兒跑來拉著她的手炫耀：「媽媽媽媽！摸妳下面，她會啾啾，啾啾，像小鳥叫一樣。摸摸看，妳知不知道妳下面會啾啾啾？」超傻眼，什麼啾啾啾！妳應該看看她們的表情，不對，妳以前看過了。

路易：咦？妳剛不是說在練習嗎？沒有感覺到「啾啾啾」？

小路易：呃，不知道怎麼形容。但我最近看小說看到「軟玉溫香抱滿懷」七個字，覺得……該怎麼說……心裡癢癢的？我這樣很奇怪吧！

路易：喔，只有心裡癢癢的嗎？「軟玉溫香抱滿懷」，妳要認真感受，每個人的性都有不同的形狀、氣味、聲音，還有，不同的抵達方式……

小路易：不同的抵達方式？我是要去哪裡？

路易：去我們想去、該去的地方啊。

小路易沉默。

路易：去快樂的地方啊。G點妳知道吧，妳想想，這件事一定是可以造成很大的快樂和幸福

啊，不然怎麼那麼多人努力找G點。

小路易：嗯，我在書裡看過，我自己摸來摸去，按按捏捏，但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不是快樂的G點。

路易：……難道還有不快樂的G點嗎！小朋友，「快樂已經造成了」就繼續造成吧，不過沒關係，至少妳知道陰蒂和陰道是什麼了。

小路易：咦，有人不知道嗎？

路易：妳說呢？不要忘記，妳以前還因為「精子會游到女性的子宮」而不敢去游泳哩。

小路易：唉唷，人總是會長大啦。

路易：對呀，妳要努力長大，妳現在學習自慰，等妳十五歲，妳會聽說有個同學把小黃瓜放到陰道裡面，感受它的形狀；等妳十六歲，妳會從書上讀到舞蹈之神瑪莎·葛蘭姆，她跳

舞時的爆發力核心，竟然是來自陰道肌！然後妳會開始偷偷練習，在上課時玩弄妳的陰道肌膚。

小路易：小黃瓜也太誇張了，不會痛嗎？

路易：看人囉，這件事自己開心就好。然後，等妳再大、大、大一點，陰莖比小黃瓜還要大、大、大的人，和妳做愛時就會說：「我好愛妳身體裡的水。」

小路易：等等，妳說水？嗯，我好像知道是什麼，有時候我自慰，有點像……嗯，沙漠掘井？！

路易：傻唷，妳真的知道嗎？他們說那水像是柔軟的水毯，當他們的陰莖被水覆蓋著，會非常舒服。但不知道也沒關係，因為有時候就是沒辦法說出那種感覺，才必須一直和自己的性一起玩……這才是做自己啊。不要忘了，做自己是很棒的一件事。

小路易：真的可以一直玩嗎？我真的可以自己嗎？

路易：是啊，越玩會越好奇，——妳知道吧，妳要為妳的性負責，也只有妳才有資格。所以，我現在要來負責了……

路易吹熄手中的精油蠟燭，劇終。

給自己一個機會聊聊很難啟齒的性吧！透過角色不論你是何種性別，都希望你能在對話裡去感受女性認識自己的過程。在輕鬆幽默的語言中，可以試著揣摩即將邁入青春期的「小路易」羞怯又好奇的心情，以及「路易」像是分享今日天氣一般，坦率自然的姿態。對於「性」的探索是每一個人的共同成長歷程，閱讀此篇作品時，不妨回憶一下你的性啟蒙經驗，思考自己如何看待「性」。在詮釋時，如果遇到聽眾大笑也請不用在意，因為當人們學會以了然於心的笑聲去回應，而不是尷尬的凝視彼此，相信「性意思史」又再度寫下新的一頁！

2018

〈他和她〉

顧德莎

為2018年有鹿文化所出版的顧德莎短篇小說集《驟雨之島》中的一篇。全書以臺灣紡織業的式微與轉型為敘事核心，發展出彼此呼應亦能各自獨立的短篇，相互延伸出書中主角各自的人生變故。在〈他和她〉中，主角的父親曾經營成衣加工廠，赴大陸後有了婚外情，便一去無回，成為主角自小成長的一道陰影；直至父親病重，才從他的外遇對象中獲得音訊，讓主角陷入親情的愛恨掙扎之中。

他和她

謝采芳

218

改編構想

原作小說描述兒子前往醫院探望分開多年生病的父親的過程。在這段探視時光間，兒子與父親及父親外面的情人之間的互動，慢慢揭示了兒子對父親當初離家一事，乃由最初的盼望、傷心轉而為淡漠的過程。小說中的時間及場景不斷轉換，而改編劇本則為顧及演出需要，以對話穿插獨白來展現主角的內心變化。

劇本內容

女人：（在電話上）你爸爸住院了，你可以過來看看他嗎？

兒子：十幾年了，我們早就習慣沒有他的生活。（沉默）

獨白：我和我弟早就學會在每次颱風來襲之前，釘死所有的門窗，抬高所有的家具。我們早就學會把一個熟悉的人，變成只是填寫資料時需要用到的三個字。九二一的時候，整個家都毀了，我們接到家扶中心的補助通知，才知道原來爸媽早就離婚。十幾年來，我從來沒有接過他一通關心的電話。這個人和這個家就像被地震劈開的兩邊。

爸爸：你來了？你弟弟呢？

兒子：不知道，我沒有聯絡上他。

爸爸：你特地請假來醫院嗎？

兒子：颱風假。

爸爸：你們這些年都好嗎？

獨白：我們都好嗎？我不知道。小學的時候，我曾經幻想，如果有一天爸爸回家，我一定會快樂

219

地大叫，把書包甩到天上。後來進國中，有一次我在學校被一群人堵在廁所，錢包被搶，我多麼想要爸爸替我討回公道。但這些都只是幻想而已。

女人：好大的雨！你是……坐啊。

兒子：我不坐，謝謝。

女人：吃過早餐了嗎？我去買，有想吃什麼嗎？

兒子：不用，我馬上要走。

爸爸：你忙的話，就先走吧。

女人：他明天要開刀，膽結石手術。

爸爸起身離開床。

兒子：你起來做什麼？

爸爸：上廁所。

女人：等我一下，不要急，我把點滴拿下來。來，搭著我肩膀，走慢一點。

獨白：我高中的時候，我媽因為子宮下垂動手術，我在醫院陪她。睡到半夜，我被馬桶沖水聲吵醒，一看床上沒有人，才發現我媽自己拿著點滴下床，很生氣，我站在廁所門口問她：「為什麼不叫我？」媽媽：「你白天還要上課。」兒子：「如果妳什麼都可以自己來，那我

明天就不必來了。」

獨白：我不知道我媽如果知道我來醫院看我爸，她會怎麼想。她恨過那個女人嗎？那個女人雖然看起來比我媽年輕十幾歲，但是卻不是我想像中的那個樣子。我現在看她，比較是像早餐店的阿姨，手腳俐落、嗓門開闊。如果她不是和我爸在一起的人，就只是一個無冤無仇的路人了。我到底為何在這裡？我是為了親眼看到他遭受病痛，證明他遺棄我們所以受到報應嗎？他為什麼找我來？是想跟我們道歉嗎？這個女人為什麼打電話給我，是可憐我爸，還是只是要找人分攤照顧的辛苦？十幾年了，我到底會等到什麼？我們可以習慣有他的生活嗎？

表演導引

在對話中，離家多年的爸爸仍希望自己是被兒子重視與關心的人，兒子則因為多年沒見到爸爸而表現冷淡。兒子外表雖是疏遠，但內心有許多起伏。獨白表現應盡力呈現兒子對父親心情的

起伏轉變。媽媽與爸爸外面的情人的演出表現則可呈現對比，冷靜自制與熱情隨興。

防颱準備

張釋分

改編構想

作品改編自顧德莎《驟雨之島》裡的短篇〈他和她〉，敘述父親外遇後，母親獨力扶養兩兄弟長大。父親的缺席，是家中所有人內心不能提起的缺口。在長大成年後，哥哥一天，意外收到久未謀面父親的近況，卻是由父親的外遇對象電話告知父親病危，可能隨時會離開。哥哥與父親見面之後，回憶起青春與母親的衝撞，對面前年老又衰弱的父親形象，起了不捨之心，突然有一種多年來的恨意，也不知道可以朝誰發洩的挫折。短篇劇本〈防颱準備〉，聚焦在兩兄弟面對父親的缺席，呈現的不同態度，哥哥對於病重的父親，心裡是想和解又和解不了的內在衝突。弟弟是對父親複雜的愛，只能以拒絕跟劃清界線來表達。兩兄弟的父親，像是影響他們人生，以及整個家的大颱風，長大後他們終於有能力做防颱的準備，重新面對與父親的關係。

劇本內容

弟弟站在梯子上，手拿著膠帶，黏貼門窗。哥哥進門後，直接走進廚房。

弟弟：你有看到嗎？全臺灣都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了。新聞說蘇迪勒颱風啊是地表最強的颱風耶！

路上的樹都被吹斷了，超誇張的啦……冰箱沒東西，不用看啦，我超餓。

哥哥從廚房問向客廳的弟弟。

哥哥：媽去哪？

弟弟：買晚餐，泡麵什麼的啊，你要買什麼，打給她。

哥哥：怎麼不是你去？

弟弟：不是啊？我在貼窗戶耶。

哥哥：她去多久了？

弟弟：不趕快貼一貼，等一下整面玻璃被吹破。

哥哥：我說她去多久了？

弟弟：怎樣？

哥哥：外面風真的很大，你們要買什麼幹嘛不打給我？

沉默。

弟弟：不然你打給她啊，看她現在在哪裡了。

哥哥：你怎麼可以讓她自己去。

弟弟：她說她可以。

沉默。

哥哥：靠。

弟弟：怎樣。

哥哥：網路斷線了。

弟弟：該不會基地台也被吹斷了吧？

哥哥：電話也完全沒有訊號。

弟弟：難怪是地表最強的颱風。

哥哥：她到底去多久了？

弟弟：沒事啦。

哥哥：沒事？

弟弟：沒事啦，她說她眼睛現在看得很清楚。

哥哥：最好啦，她才剛開完刀。

沉默。

哥哥：我今天去醫院幫媽拿藥，然後……

沉默。

哥哥：然後，有跟爸見面。

弟弟：蛤？

哥哥：他也在醫院。

弟弟：靠！廢物。

哥哥：剛剛，今天下午。

弟弟：為什麼是今天？媽的。

哥哥：很會選。

弟弟：廢物，才會選在颱風天。所以他是怎樣？

哥哥：我先接到電話，結果一開始，是一個女的，「她」一直哭，一直哭。

弟弟：詐騙噲？

哥哥：不是啦，是爸外面那女的。她說爸看到我在醫院，所以叫她打電話給我。

弟弟：什麼？他還不敢自己打。

哥哥：她一直哭，說叫我去看看他。

弟弟：你就去了？

哥哥：我沒辦法，她在離我沒幾步的地方跟我講電話。我一掛電話，就被拉去病房了。反正我看
到爸了，他可能快死了，（沉默）我們要不要去看他。

弟弟：「我們」？

哥哥：嗯。

弟弟：「我們」？我們怎麼可能去看他？

沉默。

弟弟：我真的拜託他不要再出來鬧事了。

沉默。

弟弟：你知道嗎？我以為他國小畢業典禮會至少出現一下，或是國中畢業典禮，再不然高中畢業嘛。十八歲耶！不是天天在十八的啦。不然……不然大學畢業典禮……總該出現了吧！結果是今天，颱風天，一天到晚只會給我們惹麻煩，欠債也是媽在還，而且為什麼是今天啊？應該要是更重要的日子吧！要死了，才會想到我們，好意思叫我們去看他？

沉默。

弟弟：我們三個現在很好。

哥哥：先做好防颱準備吧。

弟弟：你去哪？

哥哥：去找媽。

哥哥出門。

表演導引

- 一、哥哥與弟弟是兩個不同特質的人，一靜一動，一沉著一浮躁，可以嘗試在聲音上做出個性的對比。
- 二、父親長久的缺席，又再次出現的消息，像是風暴一樣，將要席捲這一家人。整段會有一種，未知的變化即將發生的不安感。
- 三、可以查找蘇迪勒颱風，或是颱風造成巨大災害後的照片，去感受巨大颱風將要席捲而來的緊張感。

2019

〈火車做夢〉

劉芷妤

〈火車做夢〉最初登載於2019年6月的《自由時報》藝文副刊，2020年收錄於由逗點文化出版的《女神自助餐》一書。文中描述一位母親在火車轟隆聲中追憶和女兒一起搭火車的舊時光。樂觀無私的母親在火車上為被性騷擾的少女伸張正義，面對女兒後來不明所以的憂鬱和躁鬱卻只能感到無知，路途因而漫長，車窗外的時光切片猶如夢境，母親在文末說著：「那是多好的年紀啊。那時候，什麼東西都不能傷害她的女兒，連女兒自己也一樣。」

改編構想

我的改編著重在母女的牽絆。在小說中，女兒已經不在場，看見的是以婦人角度敘述，粗枝大葉的婦人如何不能了解文青易感的女兒。在創作過程中，我把時間倒帶，再加上一些我對她們兩人的想像，讓演員們能直接呈現母女在病房的對話，和兩人之間的衝突與愛。母親的部分，延伸原文中早餐店阿姨的形象，我設計的角色是女性化，但直接、大嗓門、不知個人空間或隱私為何物的。她可能期盼女兒跟自己相像，兩人可以像姊妹淘般分享衣服或心事，一起逛街，但女兒偏偏是跟自己完全相反的典型。而女兒部分，我加上了原文沒有的中性氣質，以及女友部分。劇本中，兩人將會慢慢發現到，在這些表面的不同之下，兩人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對愛的奮不顧身、以及對彼此的關懷。

劇本內容

五十幾歲的秀琴穿著飽和色彩的歐巴桑衣服，忙著在病房各處擺放從市場搜刮來的戰利品。她的女兒姍姍躺在病床上，閉著雙眼。秀琴的動作沒有因為姍姍在睡覺而放輕，講話聲音也是。

秀琴：沒想到鄉下的市場不輸我們那裡，本來只是想看看，結果沒辦法，買一堆。

秀琴把窗簾拉開，讓戶外陽光透進來。姍姍翻了個身。躲開陽光。

秀琴：好了啦，不要再裝睡了。

秀琴把病床升高。姍姍睜開雙眼，不情願的樣子。

秀琴：剛剛外面的住院醫師很不錯欸，很斯文、家裡是書香世家欸。

姍姍：媽……

秀琴：而且屬狗，跟妳很配。

姍姍：妳沒有跟他亂講什麼吧？

秀琴：才沒有咧，人家自己找我講話的。他還說他下個月班比較少，我說到時候妳們可以去新的落羽松秘境啊。

姍姍：沒興趣啦。

秀琴：交個朋友而已啊。

姍姍：不需要。

秀琴：他媽媽很年輕就走了，不會有婆媳問題。而且醫生那麼忙，其他時間妳都很自由喔。

姍姍怒火攻心，拉開被子、坐起來的動作大了點。

秀琴：唉唷，妳不要動作那麼大，傷口會破的。

姍姍：妳不要再搞這些有的沒的，我是不可能會結婚的啦。

秀琴：我知道啦。是說，結婚也沒什麼好的啦。

秀琴遞給姍姍一個菜市場的小食，姍姍接過食物，覺得媽媽今天太快放棄，嗅到一些不尋常的氣息。

姍姍：爸又怎麼了？

秀琴：怎樣，你想要他來啊？

姍姍：也是不用啦……

秀琴：離婚了啦。

姍姍：蛤？

秀琴：怎樣，妳分手可以鬧成這樣，我不能離婚喔？

姍姍：什麼時候啊？

秀琴：幾個禮拜前。我想說妳回臺北再跟妳說。但妳忙著談戀愛都沒回來。

姍姍：我以為妳愛他愛得不得了。

秀琴：才沒有。

姍姍：他晚回家妳不就奪命連環叩。

秀琴：我是怕之後我們要去警察局認屍。

姍姍：他手機有女生名字妳就跟他大吵。

秀琴：我是怕外面有小三，以後妳領不到遺產。雖然說他的錢也都是我一張蛋餅一張蛋餅煎來的啦。

姍姍：不是都結婚這麼久了。

秀琴：看到他那張臉就煩。

姍姍：那妳還說我像他。

秀琴：妳哪裡像他？我把妳生得這麼漂亮。

姍姍：妳自己說的啊！每次妳罵我罵到最後，都說我像爸爸，才會這麼討厭。

秀琴：沒說過妳討厭喔，我是說很難搞。

姍姍：妳可以不要管我。

秀琴：我只是覺得妳浪費時間跟那個女的在一起，沒有用啦，還好妳趕快跟她分手。

姍姍：是她跟我分手的。

秀琴：反正齣，她一看也不是什麼好人啦。

姍姍：妳看過她？

秀琴：對啊。

姍姍：怎麼會，妳不是都不想見她。

秀琴：前幾天妳還沒醒的時候她有來啦。

姍姍：怎麼不跟我說

秀琴：啊妳就昏過去，我是要怎樣跟妳說。

姍姍坐起要找手機。

秀琴：你幹嘛？

秀琴從自己的口袋掏出姍姍的手機，姍姍想搶過來，被秀琴躲過。

秀琴：妳不要再去找她了。追著人家只會惹人厭而已，這是你爸告訴我的。

秀琴把手機放回口袋，邊說邊把一個塑膠袋裝的雞湯倒在碗裡。

秀琴：不愛了就是不愛了，就像這個塑膠袋，沾到雞油了趕快把它丟掉

姍姍：她自己一個人嗎？

秀琴：嗯。

姍姍：妳跟她說了什麼？

秀琴：我跟她也沒什麼好說的。她好像很閉俗是吧。帶了一堆營養品不知道要幹嘛，我把它送給隔壁了。後來還在那邊哭。我心想，妳嘛幫幫忙，該哭的是我吧。

姍姍：妳沒揍她吧？

秀琴：我揍她幹嘛，我當然很有禮貌，要表現我們的氣質嘛，還問她要不要吃水果。欸，她走的時候還跟我說「姍姍馬麻，對不起」，娃娃音喔。我說妳不用跟我說對不起，不要再來找我女兒就好。

姍姍：幹嘛這樣說！

秀琴：她害妳變這樣，連說一下都不行嗎？
姍姍：我不是變成這樣，我本來就是這樣。

秀琴深深地打量著姍姍。

秀琴：到底為什麼？

姍姍：嗯？

秀琴：是不是因為我不讓你買那件綠色的洋裝……

姍姍：什麼洋裝？

秀琴：你小時候看鄰居姊姊穿很想要的那件啊。

姍姍：哪有這種事。

秀琴：有啦，妳不記得了，妳小時候是多可愛的女生啊。不應該讓妳到這麼遠的地方念書的。

姍姍：就算留在臺北我也是這樣，只是讓妳們更不開心而已。

秀琴：是不是因為……妳小時候我也這樣……

秀琴指指姍姍腕部的傷口。她的身體微微地顫抖著，她隨即握緊自己的雙手想要抑制住激動的心情。

秀琴：我不要妳跟我一樣啊……。很痛欸！很痛欸！

突然，姍姍抱住秀琴。

姍姍：我知道……我知道……

秀琴回抱姍姍，太緊了，讓姍姍不太能呼吸。

姍姍：欸，我有傷口欸。

秀琴：很久沒有被抱抱了。

姍姍開始輕輕拍著秀琴的背。安撫著她。

秀琴：妳回來吧。

姍姍：再看啦。

秀琴：休息一下，再找一個把妳當寶貝的人。

姍姍：那不然這樣，妳搬來，改天跟那個醫師去落羽松秘境？

秀琴：妳白癡喔。

姍姍：開個玩笑。

秀琴：他屬狗，跟妳爸一樣，我才不要咧。

表演導引

1. 母親與女兒都表面堅強，但內心有一塊不敢觸碰的傷口。表演者可試著揣摩母親和女兒對彼此最擔心的事。

2. 表演者可以先想想，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一個最在意，卻最不敢面對的人，並想像對他說出心裡話的感受。

2020

〈嫦娥應悔〉

劉芷妤

為2020年由逗點文化所出版的小說集《女神自助餐》中的一篇。長生不老的嫦娥下凡修煉化身為瑜伽老師，曾經她驚恐人類之惡，後來卻對性別霸凌無感。作者以嫦娥一角試問：四千年後，性別已經夠平等了嗎？

改編構想

長生不死的嫦娥，在漫長的歲月中見證人們所謂的進步，但人們是否真的總是朝向民主、自由與正義前進，或是僅僅輕忽了人的劣根性？臺灣號稱亞洲性別平權第一的國家，但在這所謂「最進步」的社會中，女性遭到物化的案例卻仍層出不窮，親密暴力更是許多人不敢說出口的苦痛。來自仙宮的嫦娥，當她重新回到凡間，是否能夠見到更平權的社會，或是只能在這波浪潮裡苦苦掙扎？

劇本內容

一位男子走進瑜伽教室強行將一位中年婦女拉走，現場一片混亂。

警察接到嫦娥報案，來到瑜伽教室外，準備處理現場狀況。

警察：誰報的警？

嫦娥：是我。我的學員被老公毆打，但她剛剛已經被老公強行帶走了，請問警官能不能……

警察：（打斷）小姐，你確定？這事可不能亂開玩笑的……你看到打人怎麼還讓他們離開呢？既

然當事人都離開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那就先這樣吧。

維妮：怎麼可以這樣？那個男的明明已經對蓮媽動手動腳，她的手臂、臉頰都受傷了，警察不是

應該主動偵查嗎？這種人不給他一點教訓……

警察：這位小姐，請妳冷靜一點好嗎？這樣我不好處理。

維妮：你這個警察是有什麼毛病？沒道理的是動手的那個人，叫我冷靜？我看起來有比那個打人的王八蛋更歇斯底里嗎？為什麼是我要冷靜？

警察：人家夫妻吵架關妳們什麼事情，那是一個溝通的過程，懂嗎？當事人都不在現場了妳跟人家湊什麼熱鬧。

嫦娥：（輕拉維妮）不要再說了，就按照警察先生的指示。

警察：小姐，還是妳比較明理。（頓）現場我已經記錄了，妳們兩位看看有沒有問題或要補充修正的，沒有的話就趕緊在底下簽個名（將文件遞給嫦娥）。

嫦娥：沒有問題，就這樣吧。（頓）維妮，已經午夜十二點了，簽完後趕快回家。

嫦娥和維妮分別在筆錄內簽名後，將紙張遞給警察。

嫦娥：維妮，這麼晚了，捷運末班車也走了，叫妳男朋友來接妳回家？

維妮：我剛剛傳訊息給他都沒回，可能已經睡死了吧。我自己慢慢走回家。

嫦娥：妳等我一下，我叫計程車陪妳一起回家（拿出手機打開叫車APP）。

警察：唉叻拜託，妳不用擔心這位小姐，她長得很安全啦，不用怕，這麼晚了男朋友也沒在管。

（對維妮）她那麼大一隻，男生在路上看到你，才害怕她會熊熊對人家怎麼樣吧。

維妮：我……

警察：說真的，我覺得妳護送妳這位朋友回去還差不多，人家被強暴一次可能都還輪不到妳一次，妳免煩惱。

嫦娥：警察先生，為什麼你覺得你有資格說這種話？

警察：唉叻，開個玩笑而已，不要生氣，而且又不是在說妳真的會被強暴。這是男人稱讚女人的

漂亮的意思，妳應該要說謝謝，連玩笑都get不到，誇妳漂亮都聽不出來，這樣no cool啦。

嫦娥：您處理這麼多案件難道沒發現，歹徒不挑受害者？

警察：自己穿成這樣，被人家強行侵犯……然後說他們都是壞人這樣，那妳為什麼要穿這麼暴露？

嫦娥：需要我跟你解釋女性被性騷擾和性侵，跟穿著其實沒有直接關係。

警察：穿著性感是會引起別人遐想的，本來還有點理智的，誰知道看到雪白的肌膚就忍不住……

嫦娥：所以就是你們這些大男人管不住底下那根小小的懶覺，找我們的穿著當藉口？

警察：什麼啊！你這個女的長得漂漂亮亮、秀秀氣氣，說話怎麼這麼髒！

嫦娥：嗯，人家有說什麼髒話？管不住那根小小的懶覺嗎？

警察：你一個女孩子家一直把那個掛在嘴巴上，有沒有教養啊你！

嫦娥：人家從頭到尾都畢恭畢敬地向警察先生您討論。

警察：我要回警局了。（眼神上下打量嫦娥的身材）穿這麼貼身的衣服褲子，是想給誰看？自己回去注意一點，不要讓警察多了一大堆不必要的工作。

警察離開瑜伽教室，留下還在等待計程車的嫦娥和維妮。

嫦娥打開叫車APP，確認計程車的位置。

嫦娥：計程車已經在常月路，大約再五分鐘就到了。

維妮：仙女姊姊，其實你不用送我回家，再怎樣也應該是我送你回去才對，你那麼正，應該比較容易遇到危險。

嫦娥：你認真？

沉默。

維妮：仙女姊姊，你別生氣。

嫦娥：我沒有生氣，我只是無奈。

維妮：為什麼無奈？

嫦娥：妳剛開始為蓮媽這麼奮力爭取，怎麼自己被講的時候卻選擇沉默？

維妮：不一樣，蓮媽她身上都是傷，我的話……

嫦娥：剛剛人家說妳長得很安全時，妳同意？

維妮：我是真的長得很安全。又不像仙女姊姊，要身材有身材，要臉蛋有臉蛋。

嫦娥：不要在那邊給我假肖。

維妮：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其實我也覺得聽了有點刺耳，但從小到大也聽習慣了，而且那位警察也說他是開玩笑，如果我真的抗議，就好像變成是我開不起玩笑。

嫦娥：開玩笑也要當事人覺得好笑，當那些話讓人家感受到的是惡意，那就不是玩笑話了。

維妮：這些道理我都懂，只是不想讓氣氛變得很僵。而且我要怎麼跟他們說，其實歹徒不挑受害者。這句話連我自己講起來都覺得哪裡怪怪的。

嫦娥：哪裡怪？

維妮：要先強調歹徒不挑，才能推測我也有可能是受害者。簡直是自取其辱！

嫦娥：所以妳還是會在意。

維妮：仙女姊姊，你要知道，我們這種不漂亮的胖女生，剩下的最大優點就是好相處，如果我們被說成那種連玩笑都開不起的人，會沒有朋友。

嫦娥：不是不是，那跟身材一點關係也沒有，沒有人規定胖胖的女生就一定要好相處，人不管是

圓的扁的高的矮的都應該被尊重。

維妮：那是因為仙女姊姊你長得漂亮，不懂我們這些厚片女孩的困擾，我們最大的優點就只剩下好、相、處。

沉默。

嫦娥：四千年來，我怎麼還是在同樣情境下打轉。胸腔裡湧起四千年來我所學會的所有髒話，一時之間我卻無從選擇要讓哪一個脫口而出，說起來那些髒話裡卻有十分之九都是用來罵女人的，而此刻，我最不想罵的就是女人。（嘆氣）女人們在父權社會扮演好他們期待的性別角色，但後來掌握權力的男性，卻在這數千年來，一直在決定女性渴望被強暴的慾望、享受性卻不用承擔責任的慾望。

維妮：姊姊，妳嘴巴喃喃唸著什麼？什麼性別、權力的？

嫦娥：哦，沒什麼，以前一個人時養成的壞習慣，不小心把內心的小劇場講出來了。

維尼：我就知道姊姊跟別的女生不一樣，其他人都在關心化妝或怎樣讓自己更美的話題，姊姊妳卻想到更遠的地方了。

嫦娥：是你把我想得太好了，說穿了，我也只是一個普通女子而已。

叫車APP提示聲響起，計程車已抵達瑜伽教室外。

維妮鑽進計程車內。

維妮：車子來了，我們走吧。

嫦娥：我一個活了四千年之久的老女人，無數次溝通的結果只是讓我失望。現在滿腦子只想著要把達爾文從地獄裡拉出來鞭屍，什麼物種會將好的留下，壞的淘汰，這一切根本是bullshit。

維妮：（從計程車內朝窗外大喊）仙女姊姊，妳怎麼又發呆了？我們趕快回去了，缺乏睡眠可是女人的大敵！

嫦娥上車後，計程車駛離瑜伽教室外。

表演導引

嫦娥曾遭受性暴力，對父權感到憤恨不平，卻又無可奈何。一旦遇見性別暴力，仍會義無反顧地挺身而出。演員無須將嫦娥詮釋為特別陰柔或陽剛，以免落入二元視角。

維妮因身材較不符合社會主流審美，在人際關係上慣性迎合他人，並透過自嘲以塑造自己「好相處」的性格。演員詮釋維妮可以適當放低姿態，但在與警察的對話中，表現出一反常態的激動。

警察對於暴力事件見怪不怪，處理案件時總是預設歸因咎責女性。演員詮釋警察可以刻意描摹父權刻板印象，在與嫦娥對話時，流露輕佻隨便的態度，而不是以人民保母的公正客觀去處理。

嫦娥 ONLINE

梁家綺

改編構想

原作劉芷瑜的〈嫦娥應悔〉刻劃當代女性種種無法言說、未能突破的處境，讀來頗感悲觀，充斥無力之感。但正因女性處境仍有漫漫長路需行，更需要力氣與力量，故在改編中嘗試翻轉、重新設定嫦娥一角，使其嬉笑怒罵形容於色，在遇見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語言時能夠回擊與抵抗。場景設定於網路直播，凸顯留言的匿名性、旁觀他人痛苦的視角等，並希望能讓此議題在嫦娥、西王母與吃瓜群眾充滿笑鬧的對話中展開。

劇本內容

嫦娥與西王母正進行 YouTube 直播。

姮 姮：花好月圓，人也圓圓，歡迎來到嫦娥仙女姊姊的月亮瑜伽教室。姊姊今天不做瑜伽，姊姊要請你各位來評理！

先來唸唸留言：「仙女姊姊終於回來了」，謝謝，姊姊也想妳們；「終於更新，姊姊好凶」，胸你媽啦噁男滾；「我來評給姊姊五顆星星」，謝謝你賞星星，姊姊開心。

西王母：姮姮，怎有我倆的人頭在此，這是何物？又怎有愛心與拇指列隊而來，這又是何意？看得我好生驚恐。

姮 姮：我說西王母娘娘啊，要好生歡喜才是。人家說你好棒棒的意思。

西王母：好棒棒！姮姮，你怎能滿嘴髒污！這奇邪淫巧之語不可言啊！

姮 姮：傻眼，到底是誰腦袋髒……。

西王母：咳……不說也罷。妳今天要我到凡間來與妳相聚，所為何事？

姮 姮：忘記跟大家介紹，這是今天的重量級嘉賓：西王母娘娘。娘娘，跟妳介紹一下，這個框

框後面，現在有很多人在看妳，妳可以跟他們說話。

西王母：姮姮所言，是指眾生正在此框框外凝視著奴家？真是好生羞赧。

留言刷起來。

西王母：噢！這一排排上上下下的又為何物？「重量級是指體重嗎？」

姮 姮：好眼光。

西王母：大膽！

姮 姮：別人說的不是我說的喔！直播是現代修行啊娘娘。

西王母：「這個叫西王母的臉還不錯，胸有份量，但不到女神等級。」「好久不見仙女姊，想念下犬翹屁屁！」「樓上是想看還是想幹啦？」

姮 姮：留言為什麼可以這麼歪？

西王母：這……汗言穢語！姮姮何以陷奴家於此地？莫非，此乃曩昔玉皇大帝禁止妳使用之頻道乎？

姮 姮：經營瑜伽頻道招惹誰？引來噁男留言，趕跑女性學員。天理昭彰！

（怪我囉？）

（說好兇就說我們噁欸！）

（你才噁，你全家都噁。）

（陪她戰啦！）

（姊姊姊姊，戰鬥的時候可不可以穿戰鬥服？）

西王母：人歪必有其理，做歪事才有歪言來哉。妳看看，奴家所求，從來就是一個正。

（阿桑，沒有喔，你不算正捏。）

（仙女ㄥ台女）

（自助餐夾好夾滿好飽喔）

西王母：自助餐？試問乃 Buffet 乎？奴家正感飢腸轆轆。

（笑死，西王母有ㄥ一九）

姮 姮：竟然還知道 Buffet……又不是做吃播。妳看大家說妳ㄥ一九啦。

西王母：ㄥ一九又為何物？

姮 姮：不要轉移話題。今天找妳，是要讓大家評理。

西王母：奴家有理走遍天下，所評何事？

姮 姮：之前天庭警告我不准直播，玉帝說我傷風敗俗，妳說我悖德求關注，我也就乖乖不更新，安分守己過日子。

西王母：所為甚是，姮姮棒棒！

（幹，原來都玉帝啦，難怪仙女這麼久沒發！）

（欸欸我都有拜天公欸，機車！）

姮 姮：妳看看留言，這些鄉民有給你們拜拜的都這麼怒，說你們「管屁管！」

西王母：猶記此頻謂「水管」，「管屁管」想必是另個框框。人世實屬複雜。

姮 姮：呃，我要略過妳。我昨天收到三從四德懲戒委員會的審查通知，說我拍 A 片，丟臉丟到天庭去？一要賜我毀容、二要收我回月宮，三竟然要審查衣著，你們說，這是不是吃人夠夠？

（天庭做什麼道德審查啊，這樣我們看屁喔！）

（要求很多欸！有病喔！）

（要審也是我們審吧！上面的憑什麼審啊。）

西王母：悲哉痛哉，容奴家說明：近日天庭收到這個小玉還是西瓜所製「低波吠客」（*Deep Fake）框框匣子，姮姮淫言浪語之聲、欲仙欲死之姿，好不精采。

姮 姮：蛤！

西王母：啊，非也非也，是毫不知恥！眾神觀後大怒……

姮 姮：一起看？

西王母：惟有感：比凡間所獻電子花車女郎之扭腰擺臀，更勝一籌。

姮 姮：那根本不是我，是合成我的臉！

西王母：噢？既女主非姮姮也，姮姮何以怒？

姮 姮：被移花接木很不爽了，還審判我？

西王母：但姮姮在那框框匣子裡……頗爽！

姮 姮：都說了不是我！有沒有天理！

（沒有影片連結，天理難容啦！）

（唯一支持姊姊脫離天庭，做自己喜欢。）

（選的AV身材比姊姊還差，真的不OK。）

西王母：咳……此便是天上之理！為了卿卿好，是不得不為，吾等苦在心頭。

姮 姮：我看是爽在心頭！為我好？框框外的人說衣服脫了大好，框框內的人說衣服穿越多越好，笑死人！到底是誰為誰好？！

西王母：姮姮何以如此逼人咄咄？汝從前可不曾如此，娘娘甚驚。

姮 姮：我都被人授精了妳還甚驚咧。

西王母：啊，汗言穢語，汗言穢語啊！

姮 姮：妳三番兩次代表天庭下凡來警告我：裙子太短，褲子過緊，胸口太空，眼神太勾，連我養的月兔都給妳結紮了，妳是住天上，還是住海邊？

西王母：奴家確實想搬至海邊休養休養。

（這個什麼西瓜阿母的管很多欸，惡劣。）

（超丐一尤，對豬彈琴。）

（西王母跑錯棚？）

（今天風向很亂。）

（姊姊靠我們守護啦，西王母滾。）

姮 姮：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西王母：我不是女人，我是女神啊。

姮 姮：你先是女人，才是女神！

燈暗。

表演導引

因以直播作為形式，故可思考在表現上是否與演繹日常有所不同。直播中的對話為了吸引觀

眾，通常充滿張力，故可注意姮姮與西王母兩人拋接台詞的節奏、面對鏡頭的面相等，而姮姮作為直播主，在面對粉絲時如何形塑個人特色。另外，直播中的留言原先以文字形式、瞬間且大量的留下，在演出時則可以思考如何創造出不同的表現方式。

劇作家介紹

王毓茹

作品——《徵選啟事》改編自陳玉慧《徵婚啟事》

現為電影編劇，熱愛喜劇和恐怖片。對舞台劇有莫名的喜歡，希望未來也能寫出好看的舞台劇本。

李品萱

作品——《天亮前的戀愛故事》改編自翁鬧〈夜明け前の戀物語〉

世新廣電系畢業，劇場人，主要從事編導，平時兼職日文翻譯工作。現為樓頂劇團的團長，擅長從聲音出發創作。這次在文學改編工作坊的活動中，學到好多關於「劇場編劇」的技巧，更重要的是，閱讀到很多臺灣很棒的文學作品，同時也很謝謝指導我們的許孟霖

老師！創作這條路還很長，我會一直一直一直走下去。共勉之。

林佳穎

作品——《誰才需要吃鮭魚》改編自林新惠〈佑佑〉

來自臺南的新鮮肝，目前就讀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

左撇子，討厭卻享受著各種左撇子不友善的設計。我是一隻喜新戀舊的孔雀。喜歡新知，也惦記舊情，想要在重視的人們面前漂亮開屏。如果要說一個夢想，那就是盡快打造符合自己步調的精緻生活了。可以在陽光被雲層稍微遮蔽的涼爽午後，騎著檔車在小巷子裡亂晃，是個人目前最大的心願！編劇新手，幸運地「破例」參加劇本改編工作坊，很高興能和經驗豐富的講師與同學交流，未來也會繼續在劇本工作方面努力學習！

張幼玫

作品——《知己》改編自張亦鈞〈性意思史〉

臺灣澎湖人。生性疏懶衝動、言行恣意妄為；但骨子裡又有許多糾結恐懼、循規蹈矩。張幼玫，大學念國文、碩士讀應用戲劇，現在在國民中學賣藝為生，還要國語台語加英語，偶爾陪伴同行學習如何賣藝。最大的煩惱是今天兒子不知道要惹什麼麻煩、如何不暴怒以

免爆血管；最有效的放鬆則是閱讀垃圾小說和買菜煮飯，二事並行尤佳。始終相信最宏大澎湃的浪漫來自於文字，最讓人神魂顛倒的四個字是「銷魂蝕骨」，而不同於〈性意思史〉中路易的「軟玉溫香抱滿懷」。

張伊維

作品——《永不放棄》改編自林新惠〈佑佑〉
——《秘境》改編自劉芷妤〈火車做夢〉
北一女中英文教師

張釋分

作品——《夜的新人》改編自李昂〈彩妝血祭〉
——《防颱準備》改編自顧德莎〈他和她〉
嘉義民雄人。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嵩艸合作社共同創辦人。轉換身分在演員、劇場編導與戲劇教學者之間。演出作品，春天藝術節橄欖葉劇團《凍土》、嵩艸合作社創團製作《困》、臺南藝術節窮劇場《紅樓夢續》、不可無料劇團《第366夜》、再現劇團《物怪之里》、盜火劇團《閉上雙眼是種罪》等等。

梁家綺

作品——《媽咪》改編自陳若曦〈最後夜戲〉
——《嫦娥ONLINE》改編自劉芷妤〈嫦娥應悔〉
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
教書、寫字，行走人間。

陳佳君

作品——《能不能永遠是少女？》改編自楊双子《花開時節》
——《達爾文的進化論全是bullshit》改編自劉芷妤〈嫦娥應悔〉
來自南國的孩子，不務正業，最喜歡在大自然裡發呆。一次偶然的機會，進到部落裡兼課，引導孩子們以自己的生命經驗作為起點，透過影像記錄土地上的故事，影像作品有〈回頭看我們的馬里山溪〉、〈回家的路〉、〈教堂裡的聲音〉以及孩子獨立拍攝的個人故事MV。如今，於業餘時間投入社區劇場，深入地方，將在地人文與生命故事匯集並轉化為劇本，透過共同參與演出，喚起地方的記憶與傳承。

陳聖文

作品—《寂寞的人》改編自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

——《自己的天空》改編自袁瓊瓊〈自己的天空〉

綽號歐摩。

「理想國的劇團」團長、「地面基地呼叫湯姆上校」策展人、「歐摩的垃圾山」Podcast 節目主持人、「劇場導演擋根煙」Podcast 節目主持人。喜愛哲學與社會學，近年的創作多為編導合一，作品有：《五分情人》、《逆水平》、《2046 小酒館和那個摔角手》、《騷人》、《靠——近》，創作風格荒謬寫意，文字幽默、日常且具節奏感，擅長解構生活中的哲學符號，拼貼出特有的詩意美學。Podcast 節目討論哲學、佛學、基本收入、劇場等議題，歡迎收聽！

曾馨霈

作品—《路易的性意思史：關於自慰》改編自張亦鈞〈性意思史〉

八卦山上的國文教師，曾修習臺灣文學，年少時發願為臺灣文學奉獻一生，邁向中年的現在，仍期望在體制內以文學教育埋下各種反叛的可能。喜歡散步，偶爾帶學生穿街走巷尋找故事，有時深潛於文字之海，忘了回家。身為兩個女兒的母親，在養育幼獸的過程中思

考女性生命史，此次嘗試用新的方式訴說心底的聲音，也和未來的自己說說話。

程皖瑄

作品—《昨日重現》改編自郝譽翔〈萎縮的夜〉

臺大戲劇系、臺藝大表演藝術碩士畢業，創辦烏組人演劇團，擔任藝術總監。

二〇一七—二〇一九臺北藝穗節看戲大隊，二〇一九表演藝術評論台專案評論人，二〇一八至今擔任新北市立新店高中表演藝術教師。劇場是生命養分，生活給予創作靈感，教學與劇場工作並進，豐富彼此風景。

黃琦勝

作品—《我的娃娃》改編自張李德和〈畫菊自序〉

——《水水拔拔》改編自林佑軒〈女兒命〉

臺灣彰化人，現定居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肄業，就學期間向楊士平導演修習表演、編劇、導演以及 Viewpoints 觀點表演技巧，退伍後從事表演指導及兒童戲劇表演與教學並隨愛慕劇團宋淑明導演進行編導工作；二〇一九年成立響座劇場並擔任團長，持續進行跨領域、實驗性與現代劇場創作。現為專職劇場演員、導演、戲劇指導及編劇與戲劇評

近年編劇作品：原聲巴洛克樂團《爺爺的奇幻旅程》、衛武營藝企學《愛憂喂呀》、《關鍵行動》、衛武營週年慶《萬衛三路》、鹽夏不夜埕環境劇場《風吹過海，沉默》、《夏夜夢遊》響座劇場《壞情人》、《親愛的魔神仔》、愛慕劇團《阿伯的DJ夢》、《前鎮草衙，我家的事》

黃煜安

作品—《毋是一个人》改編自葉陶〈愛の結晶〉

佇高中陪伴少年人逐夢，毋過我也有一個夢，希望有一工，會使佇學校將台語文學kah戲劇推揀成文化ê大樹，予後來ê人沉醉、nah涼，甚至爬懸看遠。就算夢會醒、戲會煞，我猶是想欲做好這件懸代誌，做一個愛作夢ê戀人。

廖弘欣

作品—《剃度》改編自李昂〈彩妝血祭〉

——《天亮前的戀愛相談所》改編自翁鬧〈夜明け前の戀物語〉

出版暨媒體業出身，文字作品散見過去任職之報章雜誌。現專事劇本創作，以原創刑偵推理劇本《白色的房間》榮獲「一〇六年度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佳作」，原創時代電影劇本《心音》入選臺灣華文原創編劇駐市計畫、並榮獲「一〇七年度優良電影劇本特優劇本獎」。創作裂變為刑偵推理、心理驚悚、警政、律政等類型劇腦，以及虛構紀實的時代人文劇腦。認為所有的故事最終都是在講述「人如何成為一個人」的故事。

蔡仔婷

作品—《那天，在新公園》改編自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

——《致詞》改編自郝譽翔〈萎縮的夜〉

喜歡創作與思考，平時製作兒少節目、歌曲、短篇故事，在實驗高中任教，近期在寫音樂劇劇本，想要說很多看起來很平常、讀來卻又不平常的故事。

矯宇菁

作品—《女人的日常相談》改編自袁瓊瓊〈自己的天空〉

矯宇菁，非裔高雄左營人，口頭禪是番石榴。是個標準的吃貨兼御宅族，ACG坑裡反而偏好小說，動畫其次，打各種手遊從來沒中過單抽SSR。目前就讀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一年級，正在跟選課系統搏鬥中，一邊跟語音學鬥智鬥勇。喜歡寫字，但飽受腕隧道症候群所苦，加上期末考的無上限手寫，右手目前接近報廢。

視寫作為生命之必需，正進行高強度閱讀計畫與創作實驗中，什麼都寫，包括各位看到的劇本都是我的實驗品。深信只有不斷向自己的極限發起挑戰才能成長，為了不踏入自己和同溫層的思維盲區時時刻刻警醒著，希望有一天能成為不再畫地自限的人。

謝采芳

作品—《愛的結晶》改編自葉陶〈愛の結晶〉

——《他和她》改編自顧德莎〈他和她〉

我在小學擔任閱讀與作文老師，也在成大現代文學所進修。我喜歡教學，也喜歡學習。謝臺灣文學館與衛武營舉辦劇本改編工作坊，二館工作人員皆用心安排每個環節，也謝謝芳婷老師陪伴與指導修改劇本，讓我得以悠遊自在學習如何改編劇本。

顏千惠

作品—《最後夜戲》改編自陳若曦〈最後夜戲〉

——《下課》改編自張李德和〈畫菊自序〉

一九九三年生於雲林縣，北藝大劇藝創所表演組碩士，現為演員、表演藝術教師、劇場工作者，二〇二一年栽進劇本創作的世界，喜歡跳舞、閱讀跟爬山。演出作品形式多元，亦參與肢體、舞蹈創作。近期劇本作品《Zào》獲二〇二一臺南文學獎首獎；《公園綁架案》獲二〇二一臺北兒藝節劇本創作貳獎。做演員練功，寫劇作練筆。人生練習一場，願勇氣、智慧和愛，溫柔相伴。

蘇柏蓁

作品—《命底》改編自黃金川〈女學生〉

——《婚紗》改編自林佑軒〈女兒命〉

目前就讀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碩二。研究領域在於劇場文本研究、改編及比較文學研究、臺灣電影研究、新詩小說創作等。曾於「湛華國際華文研究生及大學生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李昂小說〈彩妝血祭〉與林美虹舞劇《新娘妝》比較研究〉。曾於「新竹在地文化與跨域流轉：第五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執行總召。

劇場中毒者，興趣是每週末都沉浸在臺灣劇場中。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成為劇場人之中的一分子，並為劇場研究做出貢獻。

後記 文選本事

陳昱成

第一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由吳明倫、林孟寰、許孟霖、耿一偉、詹傑、陳彥廷、鄭芳婷（依姓氏筆畫）等名師進行授課及指導，二十名學員共完成三十八篇作品，惟本館洽詢原著作家授權時，部分篇章未能取得網站公開瀏覽之授權，故僅能進行割捨；又因每位原著作家授權的時間長度不一致，故未來可能會於授權期間截止後，於相關網站平台下架。

本書目前僅有電子版，未正式出版，可供教師於課堂上讀劇，相關作品如欲正式公開演出，仍應重新洽原著作者同意。

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化部的附屬機關，也是臺灣首座國家級文學博物館，主要蒐集、整理、典藏與研究臺灣近代文學史料。除蒐藏、保存、研究的功能外，更將透過展覽、活動、推廣教育等方式，使文學親近民眾，帶動文化發展。另設有文學圖書閱覽區、文學樂園等空間，並特別增設「臺北分館」，利用首都的政經地理優勢，發揮文學的跨界潛力、探索新的價值定位。

臺文館館址位於臺南中西區的國定古蹟原臺南州廳，落成於一九一六年，戰後曾為空戰供應司令部、臺南市政府所用，自一九九七年開始進行修復整建工程，至二〇〇三年修築完成，並於同年十月十七日臺灣文化日開館營運，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正式升格為中央三級機構。

眾人的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座落於高雄市鳳山區，相鄰衛武營都會公園，基地總面積九·九公頃，其中建物面積共有三·三公頃。音波式的流線外型與白色波浪的自由曲線，以流暢的弧度滑入地面，與周遭環境巧妙結合。由荷蘭建築師法蘭馨·侯班以衛武營的老榕樹群為靈感設計，樹齡過百的榕樹群，盤根錯節、枝桠糾結，虛實互應的景象，開啟了建築師賦予衛武營具穿透感與呼吸節奏的想像，整棟建築物讓民眾能四面八方、毫無阻礙的走進場館，而由廳院屋頂延伸的通透空間，則是向眾人二十四小時開放的榕樹廣場，民眾能夠自由穿梭其中、自在地活動與休憩。一座無圍欄的藝術中心，不僅有助於氣流流動，也創造了劇場與生活零距離的空間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於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三日啟用開幕，積極發展南臺灣的表演藝術環境，成為接軌國際的重要藝術基地。

別緻時代——演繹跨世代性別聲響
第一屆文學劇本改編劇作集

發行人——蘇碩斌、簡文彬

主編——陳昱成

編輯協力——朱賢哲

編輯委員——陳秋伶、陳巧儀、連映涵

責任編輯——洪玉盈

封面設計——羅俊驛 Marco Lo

內頁排版——藍天圖物宣字社

校對——吳美滿、洪玉盈、王毓茹、李品萱、林佳穎、張幼玫、張伊維、
張釋分、梁家綺、陳佳君、陳聖文、曾馨霈、程皖瑄、黃琦勝、
黃煜安、廖弘欣、蔡仔婷、矯宇菁、謝采芳、顏千惠、蘇柏棻

著作權聲明——本劇本集各篇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屬於改編者所有，如欲利
用本書作品進行正式公開演出，需取得改編者及原著作
者同意。

初版——2022年8月

第一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
工作團隊

總策畫——蘇碩斌、簡文彬

計畫顧問——耿一偉

國立臺灣文學館

業務督導——陳秋伶

業務執行——謝韻茹、黃勝裕、陳昱成、曾于容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業務督導——陳巧儀

業務執行——連映涵、朱賢哲

第一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劇作集

本書收錄 30 篇關乎性別、女權與父權，或僅僅純粹來自身體的欲望書寫。橫越 1930 年至 2020 年間社會思維的變革、創作文體與意識的流轉，將 17 篇時代經典重新改編為劇本作品。展現跨世代在議題關注上詮釋觀點之異同，以及敘述性文字轉為肢體與對話時情感表現的分別。

1930

80

10

2020